

# 卷首语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文艺的历史方位,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埋头耕耘,积极创新,努力把北疆文艺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高昂旋律成为祖国北疆大地的最强音。**文艺战线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篇”上下足功夫,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情感悟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关爱之切、嘱托之重、期望之深,用鲜活生动、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形式,把总书记的关怀和期望传递到草原最深处,激励全区上下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进一步振奋精神、再鼓干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新篇章。

**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作为文艺工作者要有忧患感,更要有责任感,紧跟时代、贴近人民,努力创作更多充满生活气息、饱含营养价值的美篇佳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多到基层一线去,多到人民中间去,激发灵感,汲取养分,创作出优秀作品。

**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躬身践行守望相助理念,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发挥好文艺战线的独特作用,把“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作为艺术追求,以饱满热情讴歌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以优秀文艺作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赤诚之心和满腔热情为内蒙古鼓与呼,当好展示内蒙古形象的先锋队排头兵。**今天的内蒙古,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祖国北疆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缺美的东西,不缺动人的故事,缺的是有形有感有力的塑造和展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到各地去采风,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中找素材,以充沛的感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创作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全方位、全景式展示内蒙古的好形象。

**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守艺术理想、深耕文艺园地,在内蒙古“高原”上努力铸造文艺高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大格局、大志向,带着对内蒙古的深厚感情,带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全身心投入到文艺的海洋中去创作、去奋斗。努力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时代精品,创作更多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让北疆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璀璨。

——孙绍骋同志在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 河套文学

河套文学 目录  
2023 2  
总第60期

编委会主任 白建军  
副主任 金智 杨瑞璞 张浩  
编委 官亦鸣 李金娥 李明  
陈慧明 何立亭 高莉芹  
李玉宁 陈旭  
主编 白建军  
编辑 陈旭 刘庚明 李玉宁  
何立亭 高莉芹  
执行编辑 陈旭  
美编 贾凡芮  
发行 李伽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 特别推荐

- 04 你弟是老总 / 梁丽萍  
07 创作起源于生活经历(创作谈) / 梁丽萍

## ※ 小说

- 09 数码也成人 / 亚宁  
18 开夏利的莫比乌斯 / 陈雪琴  
27 走进格日敖包 / 六月荷

## ※ 散文

- 35 大河长吟(外一篇) / 漠耕  
40 阴山腹地 / 高莉芹  
45 乌海边上 / 刘光明  
48 红泥炉火驱小寒 / 王怀君  
52 林海公园的桥 / 刘少光  
54 贾拉格大峡谷 / 甄生联  
59 故乡的原风景 / 张平

封面设计: 贾凡芮



## ✿ 诗歌

- 61 草本植物(组诗)/付志勇  
65 蒙古马传奇(组诗节选)/燕南飞  
70 河套平原,  
    亮出你春天的坦荡来向人间问候(组诗)/高朵芬  
73 五月(组诗)/苏目  
77 南行记(组诗)/河套叶子  
81 巴彦淖尔诗草(外二首)/齐·恩和  
82 永恒黄河(外二首)/梅伟  
84 诗词集萃/张雅萍/张素亭/陈广林  
    /张霞/马慧玲/李美香/任玉莲

## ✿ 评论

- 86 陈慧明,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官亦鸣  
90 浩荡的春风吹过巴彦淖尔大地/谢鹤仁  
93 矗立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一座不朽丰碑/马永真  
95 蘸了塞北风的黄河情结/薄燕妮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河套文学》编辑部

社 址 内蒙古临河西市区生态环境局  
    局(环保局)9楼市文联

投稿邮箱:

小说、评论:htwxxiaoshuo@126.com

散文:htwxsanwen@126.com

诗歌:htwxshige@126.com

邮 编 015001

通 联 15547870091

电 话 (0478)8655363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 你弟是老总

■梁丽萍

“你弟是老总”这是一个同学跟我说的。

说实在的，弟当什么村长、经理、老总，都与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只知道他一天到晚瞎跑，说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我从来不问，他也不说。不过，他当村长时与妹妹发生的一件事，我对他很不满意。

那是一个冬日下午，也就是弟当村长的第二年，我回老家过春节，在镇上下了车。从镇回我家要步行10公里乡间小路。

隆冬的太阳也是个懒蛋，午时一过，它就想回家，光线很快暗淡下来。我背个大包快速走着，时不时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驴车、马车、摩托车能带我一程。

果不其然，后面来了辆马车，我招手。“吁！”马车停下，车上躺着一辆崭新的豪爵摩托车。车底铺着麦秸秆，麦秸秆上铺着毡，摩托车像是个病人，四平八稳地躺着，占满整个车厢。

一个老汉坐在左手车辕，一个小伙子坐右手车辕，显然是一对父子。我把包放摩托车上，面向外，坐在车帮，腿垂下，问：“大叔，修摩托去了？”

老汉戴个大棉帽子，双手交叉插在衣袖里说：“新买的。”

小伙子喜眯眯地说：“你看不见是新摩托？”

“噢，咋不骑？躺车上，我以为坏了。”

老汉说：“一崭新，路上黄尘大，回去给座上缝个罩子再骑。”

“驾”，老汉一甩鞭子，问我，“去哪啊？”

“二红圪旦。”

小伙子急忙问：“二红圪旦谁家？”

我说了弟的名字。

小伙子说：“你弟当村长啦。”

我疑惑地问：“我弟不是去年就当村长啦？”

“去年是预备的，今年正式当。”老汉说。

那年我弟二十六岁。他当了村长我没感觉到荣耀，我对他不满意是因他当了村长跟我妹妹结了仇。

事情是这样的，弟给农民引进一种经济作物——番茄。妹妹说其实就是长不大的西红柿，做成酱出口呢。

每家每户同时种番茄，到秋天要熟都熟，卖的时候就得排队。弟能搞到走后门的票，愣是没给我妹妹一张，全分给村里的唐人（智商低），连他老丈人都没给一张。卖一车番茄至少要等一两天才能卖掉，妹夫能不恨他吗？

妹妹沾不上他的光也就算了，他把票给了别人，这些人一高兴到处宣扬。你说

我妹妹的脸往哪搁呢？

这些拿到票的人一没有后台，二穷得叮当响，连口水也不给他喝，他还把这些入抬举得比他亲姐姐还亲。

妹妹是我们全家人的功臣，我们饭桌上的肉食全是妹妹无私奉献的。妹妹每年给弟半扇猪肉，平时杀个鸡都要叫他一家人回去吃，他却这样对我妹妹，真没良心。我很气愤。

最后的番茄更不好卖，妹夫一生气，拉的全倒路壕里，路壕离弟家几米远。妹妹愤愤地说：“我就不相信他看不见。”

倒一车就是一千多元，我听了实在心疼，回去不数落他才怪呢。

老汉说：“你弟的人品和你大（爸）一样，但比你大有远见。今年春天跟辽宁农科院签合同，培植玉米种子。秋天，农民的收入翻了好几倍，咱们村差不多都买了新摩托。”

这事我也听妹妹说了，弟弄来一帮东北人，说是农业技师，住在村里，从种到收都得听这帮人指拨。那时候一斤玉米两毛钱，培育成种子是一块五。收入可不是翻几倍吗？

老汉说弟比我大有远见，我还是觉得我大有能耐。我大是孤儿，没念过一天书，从小跟着奶奶要饭长大。我大当了36年大队书记，在我大任职期间，带领村民修路、建学校、植树造林。大队分十个小队，也就是十个小村庄，每个村庄树木葱茏，老有所养，少有所学。大队每年卖树，到冬天，给各村的孤寡老人缝一身棉衣，买一冬烧的煤。

临村有个老汉叫三斜眼，是个瘸子。三斜眼的情况比别人特殊，他还有个精神分裂的儿子。到过年，我家就多泡一份黄米，多蒸几锅馒头给三斜眼。

我大退任后，换了个村长，这位村长任职五年期间，我们村由一家小卖部拓展成四家。小卖部一到冬天红火得很，男女老少都钻进小卖部打麻将、推对子、喝酒，把一年的收入吃光弄净，开春再贷款种地。五年后换届选举选上我弟，我弟才当了两年村长，咋能跟我大相提并论呢？

回到妹妹家，妹夫也买了摩托车，还换了一辆新的拖拉机。妹妹说：“今年杀了两头大肥猪，两个兄弟分了一个猪。”

妹妹和我一样没心没肺的，她似乎忘了弟是怎么对待她的。弟的脸皮也够厚的，他吃妹妹家的猪肉心里不愧吗？

我私下里含沙射影地说弟弟：“你当村长，我们不求你帮忙，就是你三姐，你多关照她。”

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我姐、大弟。

弟笑了，说：“秋天卖番茄，三姐可恨我呢。”

“你还知道啊？”

“咋不知道？没办法，像糖猫猫、糖满柜那些人不给走个后门，番茄卖不了，冬天连煤也买不回来，还得大队给买。大队也没经济收入，土地都下放到户，哪来的钱给贫困户买煤呢？我三姐夫跟我置气，把番茄倒我房后。早晚，我家院里院外铺满苍蝇蚊子，番茄的臭味熏得我们一秋天不敢开窗户。”

这不是欺负人吗？当了村长又没犯错。妹夫咋能这样惩罚弟呢？妹妹也傻，那可是自己的亲弟弟，还有两岁的小侄女，就不怕他们中毒吗？我强压住怒火说妹妹：“当姐姐的应该理解弟弟，他没心帮你，也没心害你吧？你怎么能跑十几里路把番茄倒他房后呢？”

妹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把人气得，快拉出去倒了算了，就那也比种葵花强好

几倍。”

“你咋不倒到你家猪圈、羊圈、粪堆？你这姐姐是咋当的？他招你惹你了？行了，以后你全当他是糖货，糖得六亲不认，你就别指望了！”

弟每年自费去外地考察，参加农产品交易会，结识了一帮生意人，他当了十年村长，村里的马车、摩托车基本被淘汰了，换成面包车、越野车、拉货车，还有大型机械。

十年换届选举，弟不想参与候选，村民还是推举他当村长。

那年，他已经搬到市里，一边做生意，一边经管村里的事，一天忙得焦头烂额。弟去乡政府辞职，乡里县里都不同意，弟又勉强干了一年。

第二年四月底，我给妹妹打电话，问她种啥，妹妹说：“不知道，弟也不干了，农民不知道该种啥。”

“他当村长时种啥你们就种啥呗。”

妹妹说：“不行，没合同不敢种。弟干的时候种青椒、南瓜、玉米都有回收合同呢，农民才敢放心地种。”

看来弟还是给村民办了实事，深得村民信赖的。在村邻的殷切期盼中，弟又亲自去了辽宁农科院，请来专家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农科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培育玉米种子长达十几年。

年底，我回去过年，邻村孤寡老人三斜眼去我家找弟，说他去大队领每年给特困户发的三百块钱，会计说大队从来没发过这笔钱。

我大（父亲）拨通我弟的电话让三斜眼跟弟说。弟说：“三大爷，你别去找大队，我过两三天给你送去。”

我大接过电话问咋回事，弟说：“那钱是我给的，大队没有这项开支。”

三斜眼一听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大队没有就算了。”

我大欣然一笑说：“老三，娃娃给你，你就拿住哇，我儿比我有能耐，他现在生意做大了，不在乎那三二百块钱。”

三斜眼握住我大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你教育的娃娃好啊！我不能老吃你们花你们，别让娃娃送了。”

三斜眼走了，我问我大：“弟做啥生意呢？”

我大说：“不知道，好像是捣石头呢。”

“嗨，捣石头还是大生意啊？那就是卖石头的，谁家盖房子、垒院墙、盖猪圈扎根基用的。大你也学会吹了？”我忍俊不禁。

我大也笑了，笑容里满是骄傲。

过后，我才明白，我大不是吹，是给三斜眼宽心呢。

现在，弟去了北京，我们知道弟品行端正，一身正气，到哪都不会干违法乱纪有害国家的事情。至于他干什么我们还是不问，因为我们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们。

那天，很多年不联系的同学在微信群里说：“你弟是老总。”我想笑，他才有多大啊？就称上“老”了？他为人诚信，喜欢交友，全国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他能认识我同学也不为奇怪。

我问同学：“你在北京干啥呢？”

同学说：“给你弟打工呢。”

我以为他开玩笑。另一个同学私聊跟我说：“是真的，我俩都给你弟跑业务呢，我是去年十月份来的，干的还可以。”

“五一”期间，弟媳妇和小侄子从老家去了北京，我打电话问候他们。弟正在做饭，弟厨艺不错，喜欢给老婆孩子做一些自己研发的菜，比如鱼肉饺子，鸡肉勾鱼等。提起同学，弟说：“十月份来的这个同

## 创作谈

## 创作起源于生活经历

■ 梁丽萍

学到四月份就挣了四十万,年底挣一百万没问题,公司今年研发了九项专利,以后的前景会更好。”

弟问我儿子学习咋样?我说不好,愁得我睡不着。弟说:“让上个技校,学管道安装,毕业来我公司上班。外甥现在年薪十万。”

外甥是我妹妹的儿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弟让外甥到北京跟他干。妹妹想着,让儿子在弟那暂时过渡一下,积累些工作经验,不打算挣工资,没想到弟能给那么高的工资。弟给的工资高他要求也高,整天让外甥学习,不是考这证就是考那证,外甥忙得连电话也顾不上给妹妹打。

弟弟安排了外甥,帮妹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现在又让我儿子学管道安装。我思量:管道安装就是修下水道、安装马桶,那工资是高,可我还舍不得让儿子撬开这个下水道盖钻进去,从那个下水道盖钻出来,每天臭烘烘的。

我问弟:“你们公司是修下水道的?”

弟说:“不是,制冷呢。”

弟给我发了个网址,我打开,北京中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中冷,低温可以用水,省电、环保、运行费用低。

公司宗旨首先是诚信至上,这正是弟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原来弟弟很优秀,我应该为有这样的弟弟感到骄傲才是,可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他。弟弟独闯北京打拼下一家公司真不容易,他还为家乡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十个就业岗位。做姐姐的没有分担过他的辛劳,也没分享过他的快乐,此时特别惭愧。

我不是一个刻意想当作家的人,一来我不会讨巧读者,二来我不刻意追求写作技巧更没能力炫耀技巧。我喜欢用文字表达生活,对一事一物或某段经历的切身感受都是用实实在在的情景呈现出来的,所以形成了一种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写作风格。

我从不模仿,也不虚构,我的创作源泉在于我的生活经历。

小时候,我爱哭爱闹爱生病,不招父母待见,常偷偷钻被窝里哭,哭着盼自己快点长大,长大赶紧离开家。河套平原堪称“塞外粮仓”,七月中旬放暑假,正是小麦成熟的季节,我头一天回家,家里第二天准时开镰。早上五点进地,中午十二点收工,姐姐回家帮母亲做饭,我去给骡子割草,烈日炙烤脱几层皮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蚊虫咬蜜蜂蛰。我是过敏体质,脸被蛰咬了,最痛苦的是眼睛肿得睁不开;胳膊被蛰咬了,手肿得握不住镰刀。父母不会因这点小伤让我休息十分钟或少割一捆草,更不会给我一句温暖的话,那时候,我幻想,好好念书考个学校,离开这个地方。

终于,我长大了,离开了家,离开了宽厚仁慈的河套平原,开启了一生漂泊的旅程,异地他乡,没有亲人,没有同学,没有夏日里的蛙鸣鸟叫,没有冬日里的朗月繁星,没有无边无际的向日葵花……

我特别孤独,虽然成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始终没有归宿感,累了、伤了、

痛了无处诉说便用文字倾诉,由此撞开写作的大门。牵着记忆中的故事,径直往里走,安顿自己。漫漫长夜,西树林爬树端鸟窝的情景浮现眼前,东沙窝羊群中传出的牧歌萦绕耳边,翻个身,记忆中猪肉烩酸菜的味道又一次刺激味蕾,口水忍不住分泌,这些经历都是我的创作源头。

可是,生活和工作让我的时间都非常碎片化,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去构思和写作,我只能忍痛将从小到大记忆深刻的故事切片分割,写成短篇小说或小故事,为此,浪费了不少有价值的素材。

大概十年前,我白天忙于生计,晚上写作到凌晨,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写作、为何执着,但我知道不写的日子很寂寞,且潜伏着焦虑和不安,生活也失去了支点。

近几年,我明白了为何而写,也明确了写作方向以及写作使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虽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万卷书,却因特殊的经历行了不止万里路,这些实实在在走过的路印刻在脑海,震撼于心灵,铺就了我写实的创作底色。

2019年,我随铁建大军奔赴西非,撰写“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人故事,切身融入属地采集异域风情,讴歌中非友谊,弘扬大国担当。这回,我用镜头留住飞速发展的非洲风采,用文字记录中铁

建筑参建者克服重重困难,将一项又一项中国标准的民生福祉工程矗立于西非大地。作为参建者,我现场采编过总统给竣工工程揭牌剪彩、水厂通水、公路贯通等实况,参加过企业给孤儿院捐赠物资,为属地政府赈灾抗疫等公益活动助力等等。我很幸运,如此珍贵而特别的经历并非人人可得,这种宝贵的素材像一条河流,经过眼球流入心底,最终倾注笔端。

我将继续求索,用文字书写和记录,抵达内心的安宁和富足。

作者:梁丽萍,女,笔名斯琴,出生于五原县塔尔湖镇,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曾在五原三中任教,现定居陕西咸阳市中铁二十局六公司咸阳基地。2019年4月至今随铁建大军奔赴西非,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采写异域风情,讴歌中非友谊。作品见于《人民日报》《千高原》《中国铁道建筑报》《敕勒川报》《陕西工人日报》《当代文学精选》《西部作家》等报刊。《老姜和他的罐车》《铁路爸爸》获得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征文大赛散文类一等奖和优秀奖,通讯报道《总统来了》被翻译成7国语言在国内外媒体报道400余次。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数码也成人

■ 亚 宁

—

母亲在生我前,希望我是个女孩子。父亲相反,希望我是个男孩子。两人认识上的差异,源于我的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的存在已经满足了父母对儿女双全的盼望,对我的性别没有了原初的那么明确的迫切。

我不想当男孩子,也不想当女孩子,我只想当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没办法,二者选其一,这是必须的自然法则。矛盾之中,我选择了进行反抗,拒绝出生。于是,我在老妈的子宫里,住了十一个月还不肯出来。

“天啊,这媳妇这回是怀了个啥宝贝。大了这么多的月份,还没动静。”奶奶是过来人,先就担心上了。

“咋还不往出生,是不是娃有啥问题?”邻居那个老女人,心思多着呢,嘴上这么问,回到家里眼斜了,嘴扁了自语说:“凭我的经验,八成,娃在肚子里早死了。”

邻居老婆的态度,有一个原委。她家连生了三片女子,一心只想要个儿子,女人却说啥都怀不上了。对我母亲的能生会生,这一家人早有嫉妒。

生男生女,不是说出生那一刻的选择,而是最初的那一点混沌天成时,就已经确定无疑。十月怀胎,我就已经是一个男人,

这一点毫无疑问。父母的无知,是因为当时的科学手段不比现在,往机器前一站,生男生女,活着还是死了,都一目了然。

对于我为什么就是我母亲和父亲的基因合成,而不是其他的原因,或我不是我,而是随便的哪一个别人替代而成。我相信,当时我一定很聪明的思考过。且一直到后来,都不时的成为无解的天问,困扰着我的人生观。

到了第十一个月底,虽然我叛逆,但我还是开始了不得不出母体的努力。因为母体的排挤力,已经让我有点呼吸吃紧,心脏不适。同样,我的母亲也已经不胜其力了。

前面说过,我的母亲生过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对我的出生,属于轻车熟路的自然。只是我的迟迟不肯下就,还是让父亲担心。所以,母亲肚子一疼,父亲便紧张地请了一个接生婆。结果是产婆还没来家里,我已经在炕上呱呱而啼了。

“这个迟出来的小子,将来不知是个啥命。”母亲虚弱地看了我一眼,不无忧虑。

“这媳妇,咋说这种没来头的话。大月份的娃娃命都贵气着呢。”奶奶坐在炕圪崂,吸着一个烟嘴子,反驳也是训斥说:“人人头上一片天,老天爷给每一个猪儿子头

上还戴三两糠呢,看把你们愁得才没意思呢!”

在母亲的肚里时,我心明眼亮,啥事都清楚。一出母体,被窑内的光一晃,我两眼抹黑了。黑了的双眼,睁着,啥也看不见,像身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般。

我人生的第一个不由自主,便发生在出生的前前后后。这里边包括那些性别选择的天问。后来,我读了好多的哲学和医学类书,再想这个与生俱来的问题时,才觉得有了点眉目。

天地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算数,细到一粒尘埃落地的轨迹,都能清楚无遗。我的出生,是天算,是父母算,是我算。算来算去,我就是个定数。

## 二

我四岁上已经开始念书了,是跟了父亲,在他的复式班中滥竽充数。这样的学校,只有我们老家的穷山沟才有。贫穷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能让人的愿望卑微到尘埃里,都不一定起作用。它的好处是,穷到极至时,谁都可以无所不能为。

我所在的班,学生四十多个,老师只有两个。年龄大的学生已成家,小的如我。大的学生学大人的课,小的学生学孩子的课。我呢,懂与不懂,反正是跟着通吃。吃得有时说梦话,都在复述课堂上听到的东西。

到我六岁时,我成了山村小学中一名神童。报上的文章我能读通顺,队里的账务,我能用上算数。会计用算盘,我用指头,结果一出来,惊人的一致。

会计是个老滑头男人,瘦得皮包骨头,下颏尖的像钢笔头。他跟我的父亲说:“老耿啊,你这个儿子上辈子要不是个神,要不就是个鬼胎转世,你好好培养着哇。”

父亲听得心事重重,常无语地偷偷盯了我看。有一次,父亲骂我说:“小小年纪,什么东西,再给我显能的不行,就回家放牛去。”

要说放牛的经营好啊,可父亲只是嘴上这么说。家里放牛的好差事,都由二哥负责,轮不上我。在全家人的眼里,我就是个吃闲饭还花钱的念书娃。

盯了我看的还有村长。那是个黑脸老汉,看我的时候,双眼皱成了三角状。我一看到他这样的眼睛看我,就想笑,就尿憋。说实话,村里人都怕他,我不怕。

有一天,风清云淡,阳光灿烂。我正站在路边的崖上,抬了自己的小鸡鸡往高了尿。天上白云朵朵,过了一上午还过不完。崖下边是一条清水河,一直就在那里流,从没停过水。

“耿家的小东西,好大的胆子,敢尿天尿河,这还了得。”耳边响起一声牛吼,不对,是一声断呵:“还不把你的那个脏东西收起来,看我把它给你割了。”

我撒尿不是故意要在这个地方,只是走到了这里了,想尿了就尿。至于尿天是我鸡鸡有劲,尿河嘛是碰巧了地方。牛吼的老村长骂我,是看我不顺眼,故意寻我的茬。他不知道,这一声吼,吓得我把半泡尿挤回了体内。从此得了个毛病,时不时的会沥尿,一直到了初中才见好。

我的初中是在几十里外的公社念的。我学习成绩优异,归根于我的记忆力好。好的记忆力,得之于在复式班中,照相式的形象记忆法所培养成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会有这样的本事。反正,这是个好事,我也高兴。

这样的好记忆,把生活中所有的事如石块般垒在脑子里,越垒越高,越垒越沉重。到初三年级时,我崩溃了。主要的症状

是头疼，一坐在课堂里，两耳蜂鸣，头重脚轻。

没办法，我回家休学了两年。两年里，我放羊，放牛，还放过生产队的猪。我的二哥，已经在地里劳动，成了一名挣全工分的农民。

两年后，调整到位的我鼓足勇气再上一个台阶，到县城去上了高中。我的好记性终于没有拖累我，让我在后来的学习和考试中，一再获得成功。

考大学报志愿时，ABCD的院校选项，我钟情于A，最后中榜的却是C。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反而入了A。究其原因，无它，专业问题。我后悔，后来反而庆幸。

还有一件事，为了我的上大学，十七岁的二姐，未成年就嫁给我的二姐夫。这是父亲的安排，却是我的一桩心病，至今想起来，肠子还会抽筋。

等我从研究生的院校毕业时，二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山里的生活不能以幸福与否来论，只能说是活着罢了。

就我的念书路，还在小时候，就被耿家的六爷爷在摸顶时说中过。当时的一群光腚娃娃中，老人家独在摸了我的头时说：“这个娃娃头顶圆圆的，就是个念书命。”

六爷爷的这句偈语式的话，让我的努力与好记性的天赋黯然无色。我想不明白，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是哪个的宿命。

### 三

在大学的时候，我谈过三段恋爱。与我纠缠最厉害的是第一段的赵小娥。那毕竟是我的第一次爱情，所以感受非常。对我来说，刺激主要是异性的相吸与性的神秘。

当我体验了她，她体验了我之后，我们的交往没多久便失了彼此的引力。王美丽掺和进来，还有李平的掺和。我与赵小娥一掰两瓣，互相赌气分手了。当然了，毕竟是初恋，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赵小娥这个人，个头不高，心眼多，相貌般般，个性还算开朗，最大的缺点是人懒，话多，有点邈邈。而王美丽属林黛玉式的人物，只是物欲强，爱花钱。李平与我同性别，是个花花公子。他与赵小娥之间有点暧昧。

赵小娥与我分手，负气之下，把自己给甩了出去。李平正好随手一接，手到拿来。这个拾破烂的家伙，贱。此贱也贱，让我一段时间，恨恨不已。

看到赵小娥与李平在街上走，迎面而来的我鼻息一哼，不无嫉恨地想：“一个破落户，一个花花公子，看你们能好在哪儿去。”我心里这么想，却让相向错身而过的赵小娥眼里的白给抽了一耳光。

女人眼里暴出来的一耳光，让我发起疯来，一时冲动，和王美丽不小心爆了火花。没多久，我就钱紧得饿上了肚子。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这是最要命的细处。所以，我赶紧就收了手。

如果说赵小娥让我这个乡巴佬，知道了自己的本事。那么，王美丽这样的女人，吓了我一跳，也让我惊喜。我得了最大的好处，是开始有了经济头脑。想发财的算计，让我无意间进入了数学的神奇世界。

大学四年，我走马灯地换了四个女朋友。众人骂我是山里来的毛驴，我哈哈大笑。谁让娘生父母给了我一副好皮囊，一米七八的个头，一张英俊的国字脸，很能吸引女人呢！

我在大学交女朋友的钱，都是通过自己的本事，从股市中抢下来的。我的启动

资金,当时仅区区的二百元。我凭借的手段是与生俱来,当时还不自知的数学天赋,还有年轻气盛时好的运气。

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我就是个撞头撞脑的愣头青。最大的资本是年轻和无畏。可有一件事,让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我与赵小娥的关系,在毕业前又经历了一段稀里糊涂的旧情重温。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各奔东西。

上了研究生后,我的兴趣大转移,只一门心思跟着导师,沉湎于数学理论的研究。后来,我入了一家科研公司,专攻数学与概率论。二者的理论关系很抽象,也很枯燥,但进入模型推演,进一步进入博彩与股票市场,那就趣味十足,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的第一桶金,就是傍着这家公司的大灶,捞了几筷子肉到自己的碗里。

有了钱,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我在城里买了房,父母都被接了来。我还给二姐一份特别的帮助,从而让自己的心中的歉疚,获得一丝平复。

生活中万事具备,只欠一个管家婆。可我不知何故,对女人有些兴味索然,就连下面的那个东西,也不争气地没了当年的雄风。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是成功性阳痿症。

我用自己的那套理论,求自己的命理,结果是东风和西风,此消彼长,当下这个时段,属于必须的空档。老天爷都这么安排着,我自然也就不那么上心了。

#### 四

我成才了,用自己研究的概率模型,加入数学推演,精准地测出了股票市场两家主力庄家掌控的大牛股的走势。这让两

家小投资公司借坡上驴,一下子凭空收入了上亿元。我个人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有人闻风而至,来抢我这个香饽饽。我反而胆怯了。

概率论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理性的博弈,没有百分之百的胜利之说。它只能让风险在倾向性中,多了几分把握。我真正的秘密武器,是利用数学原理在大数据中,抽茧剥丝得出的结果。二者一结合,事半功倍。

而运气攸关生命,这我深有体会。我的导师更是人老成精,深知此道之纵深。我听从导师的意见拒绝,再拒绝,直至被对方威胁,都没敢去应承新的尝试。我们师徒都怕,一失足成千古恨,都抱着见好就收的理念。

导师有一回对我说:“数理运算的最终选择权在人。宇宙无穷尽,科学无穷尽。此一时,彼一时,趋利避害,旦夕祸福。我们的能力必须自保在前,风险在后。而概率,归根结底在于选择。没选择,无概率。存在的合理性,永远大于认知。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风。物质之累,重于泰山。”

导师的话言简意赅,让我大受触动。在我以为身边有大山可倚靠的时候,导师却仙逝而去。临终,他老人家又给出了一些建议,让我另辟蹊径,往纯粹的数学理论研究的路上走。导师还说,数学的神奇与精深,现代人只识得一个皮毛。你的天赋,适合。

我以导师逝去为借口,谢绝了条件非常优越的投资公司的邀请。我手头的钱,足以让我的父母家人,过绰绰有余的城市生活。无后顾之忧的我悄无声息,跑到了秦岭山中隐居起来。这在当地算是一种时髦的活法。

我并不是隐居,而是专心钻研数理的奥秘。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数理才是世界的根本。我有一个野心,想找到存在的真正本质,即找到老子所说的那个道,找到道何以为道的本质。

那是整整两年的面壁图破壁的修行式的思考,总是不得要领。我真想念我的导师。那是一位多么睿智而风趣的老人啊!

没有完成达摩式的面壁愿景,我走出大山,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大数据的管理与分析工作。没想到,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让我面前的崖壁瞬间土崩瓦解了。我借别人家的草地,放自己的牛马,干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那时候,网上流传着挖矿者与比特币的故事。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的数理学研究,如天上日月般光辉。我骄傲于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我知道自己的见识,这是上了又一个台阶。

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金危机。银行指望不上,年轻的方董事长召集大家群策群力。这是正义之举,我宝刀重出鞘,自信满满地领着一群行将溺水的人,抢进了处在水深火热的股市。

随后的几天,收入以百万递增,大获全胜就在眼前。我想起了导师的话,提醒方董事长说:“咱们见好就收吧,抢来的钱够用就行了。”方董事长比我长两岁,高高大大,圆头圆脑,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好,好,听你的。咱们最后再抓一把收工。”

股市一如赌场,这最后的一把,一如我不好的感觉,让前面的收入,多半又输了出去。我坚决撤离,留下一群人,在大户交易室内,面面相觑。

发现了我的价值,方董事长百般抬举。公司却困境依然,面临分崩离析。我自

己的研究,也处在最后的关头。一时,我的行险之心蠢蠢欲动。

我的冲动,不但没能救公司于水火,相反将它推进了北冰洋。我败在了自信与良好感觉上,根本的原因是,我被自己钻研的大数据分析给欺骗了。

## 五

这些年,失败,成功,每一个切身的例子,都被我用来作数理逆推的证明案例。这一次的功败垂成,在我的反溯中被抽丝剥茧。错误通过演算,异化为人性的数理逻辑,结论早已成为必然。最大的原因,方董事长的命理与我大相不合。我们生来是两个反悖离的角色。用一个通俗的数学说法,他的公约数与我的公约数,没有重合的可能。

这个世界有个秘密,万物的生老病死,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都是一场注定。看似混沌,其实机理与肌理天成,分毫不爽。我的研究,就是通过强大的运算,找到粒子夸克级的千丝万缕中,产生上帝意志的那一个存在。我想提纲挈领,求证第一奇点理论。我的野心很狂,想当新数学的奠基人。

那一天晚上,我与破产了的方董事长,长吁于一场深度的昏醉。醒来时,发现自己肩膀眼肿,睡在一处独身女人的床上。肉体的难受,让一缕熟悉又淡远的味道,似有若无,难以清晰。直到赵小娥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

赵小娥说:“我从街上回家,看见一个醉鬼,在车流的交错中东倒西歪,险象环生,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议论纷纷。人们都说,这个人是想死了,才会这样。”

我想说话,却难受得牙关紧咬,什么

也说不出来,抻着脖子只想呕吐。赵小娥端给我一杯凉开水。我喝了一口,觑了眼看她。分开近十年了,她还是那么个样子,一点也不显老,还是那么叨叨叨的爱说。

赵小娥说:“我这人胆小,怕看醉鬼被车撞死。当时要走开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叫我的名字。”喝了几口水的我能说话了。我说:“你是说,当时是我叫得你?”赵小娥说:“还能是谁呢。我奇怪,又返回来。你看见我站在路边,就从车流中晃出来了。”我说:“然后我就跟你回来了?”赵小娥“嗤”了一声,不屑说:“这你还有脸说啊。要不是我,你那天准死在车轮下了。”

要是赵小娥的话是真的,那她救了我一命也不用怀疑了。救我的为什么是她,而非别人?回想起当年我们在一起时,那些生涩的七长八短。还有,两人赌气的分手,相互恨恨的踌躇。我有点茫然了。难道我们之间,还有缘份未了?

那场大醉过后,我恢复了体能,就一个人见天窝在工作室,逆推这一次与赵小娥历险又相遇的巧合。数理模型求证的结果是,我与赵小娥两人,完全是量子灵魂的游离态,具意识体线性的同一回路。也就是说,她与方董事长与我之间的天然命理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能,或者说是必须结婚,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上帝的旨意,让我矛盾了多日。最后,我强迫自己,其实是更改顺应了大数据的结果,我们旋即结婚。

婚后,我的感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又想,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再加一个自己也是有的。

## 六

为什么要强迫自己,这个问题在事后

又困扰了我的认知。我有些不理解自我了。

这个世界的存在需要证实质,即所谓的穷本溯源。而自我的精神与肉体的存在,是求证最好的试验品,有着双重的体验属性。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手段越来越精尖,在我的函数模型理论的推演下,我发现与赵小娥自以为是的结合,是与公司合作失败后又一个可怕的错误。

错误,错误,错误,为什么当时的演算,会是那样一个结果。现在,时过境迁,结果就完全的变了。思来想去,我发现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

满世界的信息铺天盖地,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的眼睛,或者说是心灵,以至整个头脑,都被信息的流风给飘忽的失去了基本认知能力。换句话说,我的数学天赋,像一把双刃剑,回伤到了自己。剑尖指向,是选择性失明的另类病症。

发现了这一点,我浑身不由哆嗦如筛糠。当了我妻子才几天的赵小娥吓得哭了,以为我得了啥绝症没有告诉她。到这个时候,她对我的事业还一知半解。我无暇在那一刻去解释。何况对牛弹琴,与狗论道,能有啥结果。

别人患病多往医院跑,我不用。我有一个秘密的手段,让身体接上一根数据线,将负极一头伸入潮湿的泥里。然后,我倒头睡觉,让一切在梦中完成。这原理如同早年常被用到的地线。通过这一条线,身体中的许多负能量便会被排泄。

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排泄能量进行了一次完全游戏的信息化处理,发现它们都是一些颜色体的混合。我用数学化手段分解成份,从混合中异化出了许许多多的暗物质。可惜,这样的发现没有被我重视,全都排泄般给忽略掉了!

我脑子里的信息量太大了,大到了我的数学模型都无法正确求证。具体到真实生活中,表现为你确定了A,错。确定了B,错。任何确定都是错。对的答案,只针对你的选择而相反出现,连反之都亦然。那段时间,我失败得连路都不会走,像一堆臭而稀的狗屎。

我的浑浑噩噩状态,吓到了赵小娥,她跑回了娘家。我的父母也几乎同时闹开了毛病,我的兄弟姐妹的家里,一样鸡飞狗跳。我焦头烂额,不辨方向,四面碰壁。联想到了人在这个世上,时来运转与时去运乖,与我当时的遭遇如出一辙,难以克服。一团泥淖之中,我天才的灵光一现,觉出了一句诗的美:此中有真意,欲说已忘言。

那一位方董事长朋友,还一天到晚缠着我,要和我一起买彩票。那一回醉酒后的深谈,他成了我忠实的粉丝,所以在想法上才会比我还荒唐。买彩票这个念头放在过去,比股市更有魅力,更利于我的能力发挥。可叹,此一时,彼一时,唉!

我的数学生命,在我的脑子里被纷乱的信息给窒息的快要死翘翘了!

## 七

半年后,我妻子赵小娥怀孕了。父母一高兴,身体也好了,开始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个神童儿子,终于要有一个传人出生了。我不悲也不喜,有点麻木。这实在有违一个初为人父者的正常心态。反观之下,我这个人真是不正常!

这一年,我已经三十有六,正处在人生的最佳年龄段。我的天才能力,并没有让我的命运顺利成一条澎湃的河流。我的研究工作时而柳暗花明,时而黑咕隆咚,

暗无天日。时而我觉得自己不是自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想到的意识体。

怀孕的赵小娥,性子变得爱黏人,唠唠叨叨。她缠着让我算一算,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孩子还没出生,她就要我给起名字,考虑将来上幼儿园的事。见我不感兴趣,她会没来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骂我说:

“我真是瞎了眼,当年就知道你不是个东西了,绕来绕去,最后还是又上了当。嫁给你这么个油盐不进的寡味东西,一天到晚,行尸走肉,人活得就跟个鬼一样。”

哈哈,终于,我的老婆开始了解我的真实态了。“鬼一样”这个说法,简直太他妈的绝了。我一下子把自己当一个鬼来自觉,就活得飘忽如风,行如魅影。好多次,我看见鬼态的自己,拥有多个身体在四周转悠。

赵小娥不理我了,我反而对她腹中的儿子或女儿,有了完全来自演算的兴趣。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娘肚子里的那些混沌的意识。我的记忆完整到了分毫不差,比镜头回放都可靠。这一现象有时细想,让我也害怕。

站在今日之我的高度,我还是有能力的。生命的构成,除了父母的精气血脉外,还有数学的程序因子。这是万物之为个体所必须的要件。于是,我开始了对自我与赵小娥进行生命的线性函数分析。

梦中,我呓语连篇,说什么天地是零,我是零一,赵小娥是零二。我与赵小娥的合成,如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原则上,我们可以生成无数的二进制。数学运算在其中,既真实,又虚拟。真实成为肉体,虚拟生成精神。虚拟无限大,真实方寸小……

醒来,继续一路乱想下去,我越想越清楚,越想越糊涂。一路算下去,我得出一

个大概率的结果,老婆肚子里怀得应该是一个儿子。这个小家伙出生后的命运,相对而言,会比我正常的多。这是个好消息。

我把这个求证的结果说给妻子听,只是补了一句:“我近一年多,所有的认定,都可能是反的。所以,是儿子,还是女儿,并不敢绝对肯定。”

我承认,自己还没有走出那一段心理水逆期的阴影。用数学的语言来形容,是无理数的泥淖之地。好在,这样的答案,与大局无碍,只是小家的一份期盼。

终于,我的儿子出生了,一如我的推算。儿子成了我脱离数理水逆期的救星。

## 八

一直我以为,我们眼里所见的世界,是真正存在的客观。后来,我的认知陷入了自己构建的数学理论的汪洋,感觉这个世界相对于数学体系,反而是另一种不真实。而真正的真实,是万物的生命全息,在同一层面上共享,然后结构出的客观。人类的语言系统,无法描述这样一副存在态,只有数学,才能精确出它的灵魂所在。想到自己钻研的是这样一个科学高峰,我每每会心志满满,激动在梦中。

爷爷说过,好吃的吃一辈子,好受的受一辈子。我好思,所以我注定要想一辈子。我的形象记忆力天赋,助力我的理论研究步步为营。可是胜景在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老是可望不可即。跟着,便是那一段时间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坚信,我继续潜心钻研。为此,我加盟到了国内一家有名的AL公司。这种委身,是为了利用公司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也就是这一次合作,打开了我就生命数学研究的最大

障碍之门。

变异,或者说升华是在一天深夜出现的。超级计算机的强大的运算,让我的数学理念,出现了物化的苗头。它先表现为各样的色彩,进而,自我组合出了时空的具相。一切不过昙花一现,但偶然是我追求数学的必然之门。

整整半年时间,我和我的团队全封闭在研究室。反复,再反复,终于抓住了必然的重复态。进一步,我的生命数学,演变出了音乐、语言、文字等等形象态。这一发现,让我狂放了多日,觉得离理想的高山之巅不远了。

这些类似幻象,又决不是幻象的虚拟物态,在我的一步推演之下,显得越来越真实。构成他们的不是原子、质子等,而是无穷的数。相反,我感官中的传统世界,出现了崩塌的迹象。这不是地震的结果,而是一种量子恐怖。

我给牙牙学语的儿子打通电话,是他妈赵小娥接的。我难抑兴奋,道出了这一令我狂喜之事。狗屁不懂的赵小娥,兜头给我一通臭骂。

赵小娥骂我,是因我半年没与家里联系。被骂得懵懂不清的我挂了电话,觉得脖子上发痒,顺手一摸。脖子不痒了,我的指头上挂着一片细碎的数字,晶亮如水滴,灵动有生命。

这是什么东西?我下意识地一甩手,又把手移近眼前。透过一千度加散光的镜片,我看得非常清楚。数码滴没有掉落,他们极具生命态地钻入我的指尖不见了。

## 九

我活了九十三岁,死于一堆得自人类的荣誉。我见证了自己一生的努力与经

历。赵小娥小我一岁,早我十年就走了。她给我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晚年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出生地。村里的同龄人所遗只有一个人,他叫刘长顺。他完全的活傻了,而我腿脚还灵便,头脑清晰,胃口也好。但老还是老了,这是自然的事情,谁都无可奈何!

在那间倒塌的窑洞中,我遇到了童年的自己,那个傻头傻脑的大头娃娃。一切都是我记忆的数码投影。我已经看过无数次,或者说无数次地活过那样的一段时光。按我的理论,它永远不会消失了。

村里有年轻人恭维我:“耿家老爷爷,人们都说你能活过一百岁。”我说:“不行,最多了,九十三岁我就走了。”有中年人问:“你老咋这么肯定?”我说:“这都是算出来的。”

我说的是实话。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自行运算的状态中混沌地活着。我也一样。在我的理论之下,一粒尘埃,都作用着一片天空。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生命被自己研究的数理给替代了。

这个秘密我对谁都没有说过,说出来怕人们会骂我不是人,是一个老鬼。作为老鬼的我倒没什么,活得一如继往,两耳清风。不对,是两耳的数码铃铛声声。

我非我,是因为我的数论,将整个天地宇宙,都换算对应为天地间最为严密的数学逻辑语言。然后,我再把这种精密的语言,用它自身衍生出来的色彩、情感、符号等,反构出一种全新的生命体——数码一族。我当仁不让,成为其中的一员。

数码体的我,看我肉体的一生,如看一出很短、又很逗的小品剧。所有内容可前可后,一如观影。反复看了两遍下来,我已没了再去回顾的兴趣。无他,旁观者清,当事者昏。数码的我已经超越了人类原有的七情六欲。

但存在即客观,又让数码的我无法修正人类的我,走过那条笨拙的生命曲线。于心不忍之下,我出手给了他一个超强的影像记忆功能。我闪入,功能即显。我退身,功能便逝。如此一来,我活在一个怪圈之中,像追着自己尾巴狂咬的狗。

过程永远在那里进行着,了然一切的我自由自在。我看着妻子赵小娥死于肝癌,看着儿子有了儿子,女儿有了女儿。我的后代都很正常,活在和光同尘的哲理中。

可悲的是,这种观看如果一节节由前而后,还有点趣味。一目了然,便会索然寡味,如同嚼蜡。你不是鱼,所以已经不可能享受到鱼的快乐了!

日久天长,百无聊赖,我坐在数码人修建的思想高台之上,看着沧海桑田。我想到过死亡,像肉体的我那样,寿终正寝于某一刻。可是,无所不能的我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的数码体用我的数学理论,求证的结果,是我没有自己的上帝,所以不能死。得出这样的结果,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这不是扯蛋吗!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开夏利的莫比乌斯

■陈雪琴

“和你对接的人叫吴比斯。”我瞬间脑门儿发凉。

我十年前就认识吴比斯。

在我的印象里，这人用不靠谱形容都不确切，他比不靠谱更不靠谱。就比如，他上学的名字叫吴斌，毕业以后就不顾父母反对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吴比斯，他妈迷信说这名字谐音不好听，吴必死……哪有叫这种不吉利名字的？他却用所学的科学道理和他妈讲他妈根本就听不懂的道理，他说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圈子叫莫比乌斯，假如把公路修成莫比乌斯环形状，人走上去就永远走不到尽头，因为根本分不出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只要走上去就进入一个无尽的循环当中。他想要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种能让人类生存的幸福感得到最大满足的模式。只要人类走上这种模式，就进入一个无尽的幸福循环当中，一直幸福……这是他一生的追求，所以他给自己改名叫吴比斯，莫比乌斯的比斯。他妈听不懂他的追求，警告他不把名字改过来就断绝母子关系。他像是受到了某种蛊惑一样，执迷不悟，最终被他妈赶了出来，在村头的一间荒废的屋子里住了下来，开始他一生的追求。

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自豪的像是刚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沉着的思考，在揣测他

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反而还劝我说“人在该放得开的时候要放得开，该收敛的时候也得想办法放得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就要活得轰轰烈烈。总而言之，人活着就一句话，要敢于活着。”他如果一身西装革履，然后又事业有成，他说这话说不定我就信了。可是看着眼前的他，我只能长叹一口气，在心里默念：“疯子！”一个人，连自己都活不好，他说什么别人会信呢？

每一次见吴比斯我就知道他不可靠。

去四宝村儿扶贫，第一次见面。下了飞机，环视完整个接机大厅，都没找到接我的人，我焦急地打给接洽人，电话也是无人接听。无奈只能拉着箱子走出大厅，一个巨大的花牌直接伸到了我面前，就是那种运动会上领队举着的某某队又大又白的牌子，上面用粗黑的毛笔字写着我的名字，牌子的周围用不知名的野花围了起来……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表情，只能无奈地闭眼。

见我出来，他凑上来无比坚定的朝我嚷着：“你就是王翼吧？我叫吴比斯，欢迎你来我们四宝村儿扶贫。”说完腾出手和我握手。吴比斯显然是精心打扮过，一身搭配的很不协调的西装，还系着条领带。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尴尬万分地指着牌子

问他可不可以收起来。吴比斯嘴巴一咧，参差不齐的黄牙立即就夺人耳目的冲了出来：“我估计也就是你！所有出来的我都问完了，那大厅里也就剩你一个了！”说完，拉起我的行李就走，大步流星。我感觉人都丢到太平洋了，还是不得不点头说谢谢你。

我一路小跑跟上，吴比斯把行李放在一辆破旧的夏利车上，绅士地打开后车门：“王领导，你坐后面吧，前面这个拉手坏了，还没顾上修，后面也宽敞。”我听着别扭，说你就叫我王翼。我上车，发现车里面也被精心收拾过了，还放了一瓶罐头和一个装满了水的罐头瓶子。吴比斯发动汽车跟我说：“王领导，你吃点儿罐头，那个杯子我洗了好几十遍，很干净，你喝点儿水，我早上出来时候烧的开水。”我又说你叫我王翼，他说那不尊重，不行。我渴了，端起杯子就大口大口咕咚咕咚。他应该是从后视镜里看到了，笑得爽朗又自豪：“甜吧？我们村儿的地下水，没有污染，比你们城里那些什么矿泉水干净多了！是吧？”我礼节性的点头称是，他得到了赞同情绪更高涨了：“就这水，我们村儿种出来的瓜那才叫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一会儿尝一尝就知道有多好吃了。你算是来着了，我们村儿好东西多着呢！”我笑了笑。他又得到了认可，更开心了，一路上滔滔不绝，说得大好河山乃至全世界的江山画卷都比不上他的四宝村。

别人介绍的激情澎湃你就会对未知的世界充满期待，类似传销的惯用手法果然是摸透了人性的根本和底线。我问他还有多久到，他说还有半个小时。我哦了一下，他立即想到了什么，指着前面的一辆丰田 5700 跟我说：“看见前面那辆车了吗？提速没有咱们这个车快，看我超它！”

说完，一脚油门。我还没做好准备，就感觉夏利冲了出去，我整个脸猝不及防的撞在了前面座椅的靠背上。我说，注意安全呢。他说安全着呢，车好着呢稳着呢，先超了它！言语间车就超过去了，还差点儿和 5700 擦着边儿，好在有惊无险。

我说不急慢点儿，他笑的憨厚口气却很硬，我的技术你放心。我不敢说话了，也不敢有任何表情，怕有什么地方点燃他的情绪。

车一停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车，这行为可能真的有些冲动了，他着急的从驾驶室出来端详了我好几分钟。我赶紧解释有点儿晕车，我从小就晕车。村长已经迎了上来，嘘寒问暖，又把我带到给我安排的住宿点儿。吴比斯拿着行李比我还快，先一步进门撩开了竹编的门帘子。

村长问我咋样，吴比斯恳切地看着我。我配合的说非常好，很快就到了。吴比斯听到满意的回答，高兴地走了出去。我长舒一口气，和村长了解情况。

突然，门帘子被人用屁股拱开，然后是稀稀拉拉的水滴到地上的声音。我和村长同时抬头，就看到吴比斯怀里抱着一个滴着水的大西瓜，衣服已经湿的不成样子。他的笑容绽放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反应的速度，他说这瓜他早上 5 点出发的时候就放在水缸里冰上了，现在吃最好。我站起来要接他的西瓜，他却把西瓜放在了我刚刚坐过的炕上，然后从腰里掏出一把刀，就在炕上切开了西瓜。真是好瓜，刀一碰就汁水四溅。他拿起一块塞我手里以后，就自顾自的吃起来，汁水顺着嘴角直接流在了衣服上，还不忘热情的招呼我，真是好瓜，你快点尝尝，解暑，吃完还有呢！

村长比较文雅的拿起一块大的，低头

尝了一口,看着我说是好瓜,吃点儿,吃完好休息,工作的事情明天再接洽。

我一听吃完就能休息,大大咬了一口,又甜又脆。但一想到这炕上和地下的西瓜汁水,手里的瓜立刻就不香了。我说就这一块就可以了,剩下的你们带回去给家里人吃,不然都浪费了。吴比斯以为我是不好意思才这么说的,大大咧咧地说给我的就是给我的,这么一个他一个人都不够吃,我一个人怎么能吃不完呢。我说真吃不完,人和人的饭量是不一样的。

在我的不断劝说下,村长和吴比斯终于把那个西瓜消耗干净了。我看角落里有个簸箕,就收拾瓜皮。吴比斯抢过我手里的簸箕,把瓜皮全部都搂到一个洗脸盆里:“簸箕脏,这些瓜皮还能喂猪,喂鸡。”

我红着脸点头,村长说那就不打扰了,安顿吴比斯给我收拾干净然后嘱咐我好好休息。我道着谢把村长送出去,就看到吴比斯把洗脸盆里的西瓜皮一块一块的扔到远处的地上,几只鸡飞奔而来。我又目瞪口呆,簸箕脏,直接扔到地上反而干净了……我说吴比斯你也忙大半天了,快回去休息,剩下的我自己收拾就可以。吴比斯却无比认真的一本正经非要给我收拾,说那是他的任务。我只能看着他用抹布蘸着西瓜汁给我把炕擦了一遍,然后把粘粘的抹布塞到炕洞里。

我千恩万谢,吴比斯终于自己回去休息了。我摸了一把那炕,油布上还有西瓜汁残留的糖分,有些粘手,苍蝇也飞的欢呼雀跃。我只能用带来的毛巾重新擦洗,然后打了一下午苍蝇,才总算躺了下来。

早晨在伴随着无尽凄惨的羊叫声中拉开序幕,我印象里农村的早晨不应该是鸟鸣啾啾、羊叫咩咩、鸡叫咕咕、然后牛叫哞哞吗?我一骨碌爬起来,却见吴比斯牵

着一头羊站在院子里,一见我大喜过望:“王领导,不对,王翼,我就等你起来呢!今天给你杀羊吃。”我一头雾水,问他为什么要杀羊,他一脸的理所当然,我们村儿来收羊的都得先杀个羊尝尝味道,你来给我们扶贫不尝尝怎么知道我们这羊好。听领导说你给三道牙村儿卖西瓜,一次能卖30000多斤,全村儿的西瓜都不够你卖的。咱们这个羊更好,你尝尝就知道了。我说知道羊好,就不用杀了。他却说买东西哪有不让顾客尝尝的?我说可是这是活羊啊?又不是三瓜两枣不值钱,杀一个好几十斤,快要上千块钱……他说他说不过我,反正一定得给我尝尝,不尝尝不能让我卖,他一个人杀不了,等等帮手们来了杀了给我尝尝。我被这个大气的过分的安排给震惊了,一个年收入才一两万的人,拿近乎上千的产品出来给别人免费尝尝?这是什么商业逻辑思维?我感觉这个难度空前绝后的大,这种夸张过度的实诚,有点儿不保本儿。

我竭尽全力,还是没有挡住吴比斯一定要让我尝尝的热情。羊还是按计划杀了。我问吴比斯杀的是集体的羊吗?吴比斯一脸的诧异:“村里哪有羊?没听说过村里还集体养羊的。”我问他那杀的是谁的羊,吴比斯满脸的不解,跟我说是他的羊。我问他知不知道一只羊市场价大约要1000块钱,他说知道呀,但是那要卖出去才能值1000块钱,卖不出去天天吃饲料相当于还在赔钱。我说都能卖出去,就是路不好,别人也不知道咱这儿有,还有没有形成集约化喂养和销售体系,大一点儿的收购商来收购一趟不值当,小收购商没有实力也给不上价。但是,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帮你卖出去,你这一顿就把1000块钱给造没了。吴比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

着我,然后突然灿烂的笑了,值了,我这羊一年要是能卖出去2000只,1000块钱算什么?因为卖不出去不敢养,你这么一说我一年20000只也敢养了。我脑子里飞速把他的不靠谱又脑补了一遍,20000只,那是说养就养的吗?

羊肉太好吃,全村儿老少都吃的笑容满面,有会生活的,还拿盆子给家里人带一盆子。我突然想到他在路上聊起来的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的他妈,就问他,人家都知道给家里人端一盆,你给你妈你爸端一盆了吗?这不靠谱一句话就把我顶歇菜了,他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爸他妈就是比邻居多给他吃了几顿,要吃他们就自己来,这些人也都是自己来的,有必要去给他们端一盆吗?我说那是你爸爸妈妈呀,你快去给他们端一盆,他们来了吗?吴比斯反而不太高兴,说他们爱来就来,不爱来端它干什么?端的别人不够吃怎么办呀?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叫过他们爸妈了。我说那也是生你养你的爸妈,有血缘在。你都这个岁数了,他们岁数更大,你还有多少年给他们端羊肉?他撇了撇嘴,不为所动。我又和他说说比如说,你到时候养了20000只羊,然后都卖了。但是因为羊不想让你卖它,你不顾它的想法把它给卖了,它领上其他羊在你卖他的路上就跑了。就请问你这些跑了的羊是不是你的羊?他都急眼了,嫌我说了不吉利的话,他还没有开始养,我就想着他的羊跑了……我说我就问你跑了的羊是不是你的羊,吉利不吉利另算,就问你他还是不是你的羊?他低下头说,当然是他的羊,他养大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他的。我跟他说,你就是那个半路跑了的羊,你爸爸妈妈就是那个养羊的。

他不说话了,从屋子里拿出一个不锈

钢盆子,跑到锅里实实在在盛起了一盆肉,看我,然后愣愣地站在一边。我问他又怎么了?你不是说人就应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就要活得轰轰烈烈吗?连你妈也不敢见还轰轰烈烈什么呀?他被我一激迈了两步,但随即又停下,对我说你跟我去认认门子吧,万一我要被打出来,你以后就不要让我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我差点儿骂出来,给自己的爹妈送个羊肉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吗?我白了他一眼,还是跟他去了,万一是莫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呢?

到了他爸妈家门口,我对他的不靠谱又多了一层见识。我说你去敲门吧,他说敲什么门,放在院墙上让他们自己出来端就行了。我正要说话,就听到他扯着嗓子大叫:“刘爱知、吴玉虎出来拿羊肉。”我脑子里瞬间展现出了另一副场景,就是在乡下,每次到了祭奠去世的亲人的时候,活着的人就找一个十字路口,然后用一根杨树棍子画一个圈,圈里放上祭奠的鸡鸭鱼肉和纸钱。纸钱烧起来火焰飞舞的时候,来祭奠的人就跪在圈子前,然后嘴里呼唤着亲人:“谁谁谁,来取钱来……”和吴比斯给他爸他妈送羊肉这感觉一模一样。我瞬间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就不能好好的把肉给他们端进去,然后说两句暖心的话?你还上了那么多年学,怎么能这样呢?他说那要怎样,在农村不是都是这么送东西的吗?我生气的端起那盆羊肉,推门走了进去。

开门的是他妈,比我想象的还要苍老,家里真是家徒四壁,除了正面墙上吴斌的那一墙奖状之外,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我没找见他爸,就问:“叔叔呢?”吴比斯拽着我走到了里屋,就看到他爸躺在一堆黑色的被子中间,脸也很黑。见有人

来不知所措的想要爬起来。我说：“叔叔别动，我是来咱们村儿扶贫的，小吴过来给你们送点儿羊肉。”他妈没有说话，看着吴比斯有些不可捉摸的情绪。他爸不看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想要发出声音，却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能很机械化的说：“坐，快坐。”说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炕沿。吴比斯却不管不顾的拉着我往出走，边走边说：“快走吧，村里人还都等着呢。”他妈也没有说要挽留，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卷子用塑料袋子包着的钱，塞到吴比斯手里。吴比斯嫌弃地看了一眼，随即扔在了地上。我狠狠地瞪了一眼吴比斯，抓起那些钱，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1000块递给他妈，说这是吴比斯卖羊的钱，我就做主孝敬他们了。他妈浑浊的双眼闪动着无奈，有气无力地说：“他自己过好就行，不用管我们。”吴比斯抢过我手里的钱，然后重重的塞到我的手里，拉着我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我哪能拿那样的钱，挣脱他的手把钱顺着院墙就扔了回去。吴比斯着急了，掉头就要进去拿回来。我威胁他：“你要是进去拿这个钱，我行李也不要了，直接就从这里回我来的地方去，你们这个村我是不待了。”吴比斯这才强压着怒火，倔驴烧着了尾巴一样快步走在前面。

我回头，看到他妈追了出来，一路追着看着他，我转身示意她回去，她定定的又站了好久，直到我们彼此都看不见对方。

我追上吴比斯问他：“怎么这么让人没有办法理解呢？为什么对所有人都比对最亲的人好呢？”吴比斯说：“他们伤了我的心，别说亲情，连血缘都想找个医院换个血给断了。”我说：“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呢？你落魄了别人看的是笑话，你爸妈伸

手拉你反而不对了？”吴比斯自己生气了：“他们凭什么评价和左右我怎么活着，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做不了主了吗？”

他怎么能不靠谱到这种程度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也气鼓鼓的朝着另外的方向走了。

我们之间的僵持在一众群众热情的吆喝声、吃肉声、猜拳声和互相的恭维声里显得微不足道。我径直走向屋里，他受用的接受着他用牺牲自己的羊换来的浅显而敷衍的恭维。我在屋里的吃喝吵闹声中回味他的不靠谱。认知怎么是那么奇妙又让人捉摸不透的决策归属呢？偏移一个人的思考方向和侧重点，然后再转移他的思想，最终形成一个固定思维的容差，让那个拥有这个容差的人有着迷一般固执自信，进而迷失自己。没有见识，还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就从吴比斯一个人，我就悟到一个问题。他们什么都有，缺的是见识。可是，见识贫乏要怎么扶这个贫？

我思考的时候应该看上去很病态，吴比斯本来拎着一块红的发紫的羊肝像是想要质问我什么，但看到我这个状态立即就改了口气，跟我说他的不对。我回过神来，吴比斯还是有些不太甘心的拎着羊肝问我：“这个是红的还是白的？”那不是明知故问吗？很明显是红的呀。我说：“你都知道是红的还问我是红的还是白的，是几个意思？”吴比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矛盾就像是这个羊肝的颜色，红就是红白就是白，不可调和。”

我说：“你青红皂白不分，也用错了对象。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在表面上夸你，在你面前夸你，你能引起众人关注，就很有成就感。你用奇怪的名字，自己的牺牲和其他的东西

换来的那些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尊重。你得到的那些尊重,说不好听一点儿,肉一吃完就没有了。”

吴比斯好像受到了奇耻大辱,脸色憋得通红。我也不怕,站起来跟他说:“现在有点儿受不了是正常的,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

吴比斯踉踉跄跄的出去了。

我反而把心脏里堵着的一堆东西发泄了个干净,觉得神清气爽,想出去走走。

穿过喧闹的人群,吴比斯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受触动,他依然在喧闹的人群中随着声浪迈着欢快的步子陪着笑脸跟着众人的情绪此起彼伏。我突然感觉他的人生有些悲哀,该看到的看不到,不该看到的却放在眼睛里拿不出来。这一辈子,说不定就这样了,一直这样了。

一叹气,就感觉忧郁都能沾染到月亮和无辜的云朵,怨气冲天而上,和我格格不入。

我看到了吴比斯的夏利,破旧的不知道几手的夏利是吴比斯成功的标志,他自以为的。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想带吴比斯去看看真正的成功。

我在喧闹的喝酒声中顿悟了不知道会不会奏效的方法,窃窃对着月亮笑而不语。

天刚蒙蒙亮,我就又被奇怪的驴叫声吵醒。来到这个村子,每天叫醒我的都是不同的方式,天天充满意外和惊喜。我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又是吴比斯,手里牵着一头驴。我走出去,问他干什么牵头驴,他说他妈昨天给他牵了头驴,那羊钱是我付的,把这个驴给我。说完,把牵驴的绳子递给我转身就要走。我叫住他,跟他说我不要。他说不要不行,硬塞给我。我说能不能商量个事情。他说要是不要的话就不能商

量。我说要是我的话是不是就什么都能商量。他思考了一下说可以。我跟他商量,这个驴我要,但是需要他替我跟他妈说,帮我喂上。他都没有思考就替他妈做了主说可以。我说你找我办的事情我同意了,我想带你去个地方,你也得同意。他立刻警觉起来。我说放心,我是被派过来扶贫的,一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

他继续追问我去哪里?我说我想带你去城里。他一脸的不屑,我上学都在城里。我说你看到的城里只是表面的城里,你应该到真正的城里。他说尊重只是表面的尊重,城里也只是表面的城里?我说就像你照镜子,你是你,镜子里的你也是你。吴比斯说那镜子外面的我是真实的我,镜子里面的我是表面上的我?还是哪里的我是我?你这个人根本就不讲道理。我哑然失笑,我说你别管哪个是你,你就说你去还是不去?吴比斯说让他定一定,好好思考几天,再做决定。我说对你有好处,我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去了以后,你会对自己和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新的看法。吴比斯看着我,然后就很敷衍的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失望的表情走了出去。我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从见到我时候的热情期盼到失落的全过程。

我开始准备各种东西,联系相关的人,甚至连带他去的时候穿的衣服都里里外外的给他买好了。单位却突然打电话让我交接好手里的一切工作,马上回去。我问怎么这么突然,他说回来就准备谈话。我还要再问,电话就已经挂断了。

我意识到事情好像是有点儿严重,不甘心的给平时要好的同事们打电话,离奇的是所有人竟然都不接电话,连信息都不回,好像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的样子。就连村长好像也得到了消息,早早的给我下了

逐客令。

我想着正好带着吴比斯回去,吴比斯却无比的坚决,说什么也不肯动身。然后把他当初送我的驴牵了过来,说虽然我要走了,但是当时送我的东西还算数,让我牵走,送的就是送的。相较而言,在不知原因的被冷遇的时候,还是我认为原来最不靠谱的人最靠谱。

事实是检验判断的唯一依据。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错的,不靠谱的人永远不靠谱。

我刚回到单位,对桌就挤眉弄眼的示意我低调行事。我放下包,对桌就递过来一张撕扯的很不规则的纸,仿佛急不可耐写就的大字:你被人告了!

被人告了?我不怕艰苦、加班加点、远离家人、远离舒适的生活圈去扶贫,被人告了?还没来得及生气,领导就一脸生气的让我过去一趟。我也顶着一肚子的气体,东西也不收拾了,直接跟在领导后面进了办公室。

“王翼,你看看你这个事儿办的!上边都知道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收场!”领导语气严肃,盯着我就等我表态。我一脸懵:“我怎么了?我得知我怎么了,我办什么事儿了吧?”

领导气得直哆嗦,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你装糊涂是吧?你自己办了什么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自己能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过去!你做好思想准备。”

我皱着眉头堵住领导走来走去的路:“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是真不知道,我不就是去扶贫了吗?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呢,到底怎么了?”

领导把一张破纸摔在我脸上,不是闹情绪,是真的破纸。就是学生的作业本上

扯下来的,边角上还有淋上的菜汤留下的污渍。我端详了一下,吓的后退了几步,我就是想让他们改变思想和见识,从最根本的方向去改善贫困,他们联合起来说我传播邪教。

我赶紧跟领导解释:“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邪教,我怎么传播邪教,领导您要相信我,我就是想让他们到外面去长长见识,见过市面才能从最基本的认识上扶贫,治标才能治本啊!”领导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别跟我讲这些乱七八糟的歪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把这个事儿平息了,二是我给你放个长假,你等处理结果。”我企图争辩说我没错,领导好像已经猜到了,跟我说:“就算我理解你,别人怎么理解,这传播邪教是能避重就轻的事情吗?你虽然年轻,但在工作上你也算是老同志了,这种错误以后不得再犯。”临了,还嘱咐了一句:“不管你想怎么做,做之前千万先告诉我一声。”我转身和领导说:“领导,我想去村儿里把这事儿给平了。”领导看了我一眼,拍拍我肩膀说:“你别这么快做决定,回去好好斟酌斟酌。”说完,朝我摆摆手。

我回到工位上立即就反应了过来,赶紧给领导发了一条情真意切的微信,跟领导说不知道怎么办好,请领导帮帮我,看我应该怎么办。

等到下班,也没等到领导的回复。倒是同事们都齐心协力的用行动给了我最好的回复,大家连打水都绕开我的工位走了。

我没事做但还是坚持到了大厅里最后一个人离开,没看到领导,我起身走到领导办公室。怕领导以为我要打持久战,我赶紧说:“领导,您见多识广,给我指条明路。您看我上有六十岁的老娘老爹,下

有还没有成家的亏空，要是再受到处分，这以后怕是要孤家寡人一辈子了！”领导看了我一眼，眉头一皱：“我也在积极的帮你想办法，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捅到上面去了，你说说，这传播邪教是简单能够处理的事情吗？”我说：“领导，我真的没有传播邪教，就是给人定罪也要讲究证据吧？他们告我，他们有证据吗？”领导眉头皱的更厉害了，跟我说：“现在那个村，咱们的任务因为你是不好完成了。要不你看看能推荐谁去接手，要是把工作完成了，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我一听，这是让我找个人告诉那个人泥坑里都是宝藏把他推到泥坑里去，然后踩着他的肩膀爬上来。不对，也许对有的人来说真的是个能挖掘宝藏的地方，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方钢。

方钢为人耿直，一身正气，话不多，只知道埋头苦干。现在40多岁了，一个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还做着打杂的工作，原因就是太善良，心软。我们这种单位，每天都会有好多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来我们的平台寻求帮助。领导也会在制度范围内尽量帮助解决问题，但总有不好协调的时候。可是方钢，只要遇到所有寻求帮助的人他都是菩萨心肠，这就给单位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领导们不约而同的被这些来寻求帮助的人麻烦过，自然而然就迁怒于带这些人来的方钢。

我跟领导说：“领导，您看让方钢去怎么样？”

领导竟然瞬间就转身回头露出了笑脸：“方钢？方钢不行，要是像你一样又让告了怎么办？”

我说：“方钢跟我不一样，我这个人开拓型的，就是好高骛远；方钢是助人为乐的，就想着怎么样帮助别人，在咱们

单位工作这么多年了，您还不了解吗？他这个性格，一定能做好。万一做的好受到村民的拥护，对谁都是好事……”

还没说完，领导就拍板了：“我把这个事情和班子成员们商量一下，你去具体落实这个事情，得让方钢心甘情愿的去。”

我说：“待遇和我一样吗？”领导：“废话！”

我跟领导客气了一番就走出了办公室，我用背影感觉到领导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方钢怎么能不愿意呢？对方钢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提了10斤瘦猪肉，10斤小米辣直奔方钢家。

方钢有个绝活，就是做鲜椒碎肉。

这种时候他是单位里唯一愿意理我的人。要是没点儿事儿求他，这事儿还不好开口。方钢这个人我摸清楚了他的性子，只要有事儿求他，他对你的事儿比做自己的事儿还要上心。我一打电话说要他帮我做鲜椒碎肉，他立即就答应了下来。

一通烟火，鲜辣红润的鲜椒碎肉就好了。方钢给我盛在了一个不锈钢盆里，然后就去刷腌泡菜的那种大玻璃罐子，跟我说：“稍微晾晾就能装罐子了，这些可够吃一段时间了。”

我说：“能不能就在你家吃，煮点儿米饭，咱们一起吃个饭？”

方钢有点儿拘谨，但在我强烈要求下还是动手焖上了米饭。

我跟方钢说了我的事儿，还有领导的想法。然后跟他说：“一天给补100块钱，回来工资还可能给提一级……”方钢放下手里的饭菜：“可以不回单位上班了吧？”

我说：“你都驻村了，怎么回单位上班？不用去单位上班，只要在村里把工作

做好了就可以了。”

方钢说：“那你跟领导说，我去。我一直想去，就是争取不到机会。”

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不顾形象的吃了两大碗饭，还不忘夸方钢：“你这个鲜椒碎肉，做的真是绝了！”

方钢也高兴，觉得有了用武之地。

我又上了正常班。方钢和吴比斯也是配合默契，扶贫一年成效显著，方钢后来连工作都辞了，定居在了四宝村。

领导一敲桌子把我拉回了现实，问我：“需不需要带个人？”我说：“您不是应该问我去不去吗？”领导冲着我笑了一下：“去吧！不去会后悔的。”我说：“吴比斯告过我，对我影响多大，您又不是不知道。”领导说：“方钢也想让你去。”

一听方钢，我立即就定了机票。

机场还是原来的机场，一转过行李传送带提取到行李，就看到了吴比斯。吴比斯二话不说，拎起行李就走，倒是方钢过来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你别怪比斯，他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才这个样子。”

方钢变化大到让我有些肃然起敬，以前的方钢见谁都是点头哈腰、陪笑脸，仿佛时刻担心得罪人。现在的方钢大方得体、沉着稳重，有着一一种浑然天成的成功

者气质。方钢辞职以后，还是第一次见他。我问他过的怎么样，他笑着说：“这次让你过来，就是感谢你这个大恩人的。你改变了我和比斯两个人的人生。”我笑着看他：“我？改变了你们两个人的人生？”他说：“是。”我说：“其实，我这次来，是想替十年前的我跟你说不起的。”方钢回答：“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领导怕我惹祸，走之前就把一切都跟我讲了个清楚。”我有些脸红：“你知道我得踩着你的肩膀才能爬上去，你还往坑里跳？”方钢：“对你来说是坑，对我来说可能正好是我的水平线呢？”

吴比斯的车换成了最新款的揽胜，他还是尴尬的笑着把我让上车，方钢和我坐在了后座。我说：“比斯，你这些年过的还好吧？”吴比斯说：“途观比夏利快，揽胜也比夏利快。”我一下子就笑出了声，吴比斯也笑的很大声。方钢疑惑道：“莫名其妙你说什么。”我却眼含热泪。吴比斯应该从后视镜里看到了，递给我一包纸巾。我对他说：“吴比斯，以前说好送我的驴，我这次要带回去。”吴比斯：“带驴！带长了见识的驴！”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走进格日敖包

■六月荷

正值晌午时分，羊信的老妈妈听说有山客要来，穿上围裙就开始忙着做晌午饭。好客的河套人待人实诚，炖羊肉的香味不一会儿就飘散开来，正赶上今天是星期日，羊信在县城念书的女儿也回来了，当她知道来客是进山收集岩画资料的，脸上即刻漾起了笑容，这正合她的心意。小女孩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着，说她小时候在上学的路上，同学家的猪圈旁有一道很长的挡风墙，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动物和人头画，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大小蹄印子……那些画线条简单，像是二年级的小孩画的一样。他们每天上学都得走这条路，只要数到365，过了路那边的河滩就快到学校了。

在交谈中，客人得知口齿伶俐的女孩儿叫天华。她扎了两个羊角辫，在没有刘海的脑门上，别了一枚天蓝色的塑料发卡。一身墨绿色校服的接缝处，加饰了两道压线的白滚边，类似于海军服的风格。她的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忽闪着聪慧的灵气。“那你们上学的路上，有这么多的石头画陪着，是不是很有趣呢？”纳林和天华搭讪道。“阿姨，我那时和一个叫小六的同学很要好，为了消磨路上的时间，她提出来看谁能数出的刻画多？我俩能从第一幅图开始数到最后的一幅。小六的口算超强，还没等我算出

来她就告诉我得数了！是365幅！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得数时，露出个小虎牙呢！”她继续说：“我还问过她，为什么正好是一年的天数呢？小六也说不上来，我心想说不定这是巧合吧？”“现在有个网络词叫元宇宙。”纳林说，“穿越时空的数字巧合，算不算也是元宇宙呢？”小天华摇头说她还没听说过。

这数不到头的365个春秋，就是长生天的赐予，定位出第一本无声而有形的、史上人类最漫长、最生动的活着的语言和文字。“你们从大老远的来到我们这背山窝里，得让你们吃上一顿带荤腥的后套饭。”小天华的奶奶一边盛饭，一边招呼大伙坐在炕上吃饭。满屋子飘香的羊肉味儿，早已诱起人们强烈的食欲。大伙围坐在一起，如同亲人般，边吃边唠着家常话……

午饭后，小天华从圈里牵出一头岩羊为他们领路，他们沿着沟卯一路走出了村落的炊烟。这房前屋后的无名沙丘山地，像似用幻想的方式从躺在麦秸秆垛上数星星开始，点亮了古人的形象思维。当他们行至沟卯的中段时，出现了一弯羊肠小路，在路基靠南凸现出一块黑色巨石。包老师翻开书，查出了此地正是——阿斯根

沟。包老师说：“咱们还得往下走呢？”“是的！”小天华领着山客，走进了敖民峰的小沟里。“哇！”人们不由赞叹闯入眼帘的美景。这沟里的风景别有洞天，一湾清水静静地流淌……耳畔不时地传来密鼓的蛙声。坡坝上植被茂盛，古柏与垂柳的新芽梢上蜻蜓俏立；高高的青石边，一个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都忘情地吮吸着雨露甘霖，而那久经岁月的岩刻，静静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

只有身处情境之中，才能体会到大自然天地间的寰宇清气。小天华驻足在一块黑石前，她在观赏一幅引人入胜的岩刻。“哎！天华看够了吗？”纳林朝这边走过来问了一句。天华还是第一次从石头上看到“演出”的场景，她激动地喊道：“阿姨，快过来……看！太好了……太好了……简直是神迹呀！”“果真是美妙绝伦。”纳林也被吸引住了，石画上四位女神般的少女，她们手拉手貌似在表演。那黑石的灰白底色图像清晰，仿佛通体做过磨光处理。在图的右上方，有一人举一物在风中奔跑，带起了流动的风感，再现出了娱乐之中的自我陶醉……近看，画面中间还别有用心地加了一人领一狗的插图。那猎狗的身材细长，全身黝黑，虽然看着有些别扭，可也有些特别。年代久远，刻痕已模糊不清。细看，那大黑狗像是狼犬，两耳朵直竖竖的，更像是被驯化过的家犬。

岩刻展现出的舞蹈与狩猎场景，是珍贵的动物与人和谐相处的人文景观。“啧啧……厉害！”“你们看，跳舞人那神情、那轻盈的舞步，绝对能与当今的舞蹈相媲美！”天华兴奋地指着那舞者说：“那左边的人双臂上伸，下腿弯曲，头上戴着尖尖的萝卜帽。”纳林说：“看样子她们是在庆

祝丰收……”“所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也许她们是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载歌载舞地庆丰年关仓门呢！真是活出了山野牧人的豪放洒脱。”这是宝山的看法。“看见了吗？最前边的那个人是领舞者。”“嗯！虽然没细刻出她天使般的脸蛋儿，就凭那优美的舞姿，绝对是魔鬼般的身材！”包老师接着说：“其实，第二个出场的人，她的舞步和动感美最为强烈。她脚踏鼓点，还一步一回头招手的样子，很像是跳安代舞的样子，像是在无声的律动中起伏，引发出由弱渐强的节奏感……”小天华在一旁比划着安代舞的动作说：“果真是很像的哟，佩服！”她站在第二个出场的舞者前，让纳林阿姨给她拍张美美的照片。

在网络时代，深山也早已不再寂寞。信号塔在那延绵的山顶上，起伏连接成一道风景。包老师惊喜地说他手机联上了网，随即查找安代舞的出处。小天华像念书似的读道：“蒙古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民族。安代舞，是一种在肃北草原广为流传的原生态舞蹈。”包老师接着念道：“安代舞，据库仑史料记载，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最初，是一种用来求神治病的宗教性舞蹈，后来演变成了以歌伴舞的自娱性舞蹈，是古代‘踏歌顿足’‘连臂而舞’或是‘绕树而舞’等集体舞形式的演变和发展。一人领唱，众人应和，唱词随唱随填。”“这么说，这些岩画是明清以后的石刻？”小天华紧接着讲述，她的舅姥爷早年间，就是从库仑带着一队拉骆驼贩货的商人，走到这山里就安营扎寨了。听奶奶说，四代人了，住在这里没挪过窝。

一行人寻访岩画时，天华的奶奶睡起了晌午觉，她想到孙女明天一大早还得赶

往县城去念书。老人先下地去给牛添草料,牛圈围墙上的石刻图像,在她的眼里已经见识了很多年了。每次在喂牛的时候,她就盯着图像没完没了地看了又看,到了也没弄明白是啥意思。“咋在两个大人的脸上都是双眼皮儿,一个小人头挤在中间还咧嘴?”天华奶奶琢磨着。那刀疤似的线条又粗笨又生硬,看着都老费劲了,谁还能琢磨出刻画的是啥意思嘛。牛在慢条斯理地咀嚼草料,老太太仿佛也受了阴山客的影响,她没心思看牛,而是在琢磨古人留下的这些她未看懂的图像。天华奶奶正思忖着,抬起头看到一团乌云打西边儿漫过来,老太太立刻进了家门,喊醒了午睡歇晌的儿子。她知道这个季节的雨下得急,困在山里的人就得跑山水,心里越发忐忑不安起来。

在睡梦中听见要下雨,羊倌一骨碌从炕上起来,他手脚麻利的套上驴车,带了两把铁锹,抄近路直奔山里。驴车刚拐进山坳口,噼哩啪啦的雨点越下越大。羊倌赶着小驴车把草帽顶在头上,一路上的风声雨声劈头盖脸钻到耳朵里。羊倌扬起鞭子喊了一声驴,洒活地羊鞭子敲在了驴腩上。匆匆之中,羊倌见雨地里有三个人朝他这边跑过来。其中,一个洋人大个子衣着很特别,其余的两个是当地人,他们是进山旅游来看岩画的。先看了野生动物园,为了抄近道,徒步绕到了这里。羊倌把驴车拴到了背雨地儿,吼他们快往山地檐下去避雨。“看!山水快冲下来了!快躲躲吧!”羊倌在雨地里高喊着,自己变成了落汤鸡。

包老师他们像似被石画迷住了,还在热烈地讨论着,挡风的岩画墙成了躲避风雨的港湾。风势大了他们才转过身来,看

到放羊老汉和几个陌生人跑过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情急之中的羊倌在招手,他身上湿漉漉的大声地喊话:“你们快跟我过这边来!山水下来了……”黄风中夹杂着雨点,瞬间雨水又变成了泥点子,这才是真正的黄水雨。

草原的天,草原的雨,说变就变,说停就停。不一会儿,羊倌见雨停了下来安顿说:“咱们在上风头的高地势,山水刮下来也不会冲到这儿来,你们不用怕……”那个高个子却有些急了,他用汉语僵硬地说:“还得在这儿待多久?”天华说上回也遇上了发山水,天一放晴淤水就流得差不多了。等待是无聊的,眼巴巴地看着汹涌的水势,冲刷出了大面积的河水渠道。“你们快看,是不是有只老虎在水里?”宝山一惊一乍的。小天华喊着说:“像是大老虎在耍水呢!”“哪是在玩水,明明是在逃生啊!”那落水虎,估计是从野生动物园里跑出来的,身体在水中前行,那游水的样子可把人们都惊呆了。羊倌安慰说:“它离咱们还远呢!肯定会有人管的,它又不是奔着羊群来的。”人们远距离地观望老虎的体力像是撑不住了,可逃生的欲望依然强烈。“你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困兽犹斗,就是说的这只落水虎的样子吧?”外叔的汉语说的很不错。小天华惊叹道:“你的联想也太丰富了,这可不是一回事呀!”随行的小翻译补充了一句,用手比划着说:“犹斗,不是游斗。音同,意不同。”“被小天华称为“外叔”的洋人意会地点了点头。

很快,野生动物园的人带着协警火速赶到,救起了老虎。“好险哪!”外叔面色苍白地惊叹道。山水过后,老虎得救。积水淤满了河道,沟壑也汇集了许多水。羊群踩着沟沿排成一线,头羊在前引路,远远看

去,羊蹄像走钢丝般,却没有一个掉队坠崖的,数只羊蹄不紧不慢地前行,稳稳地避开泥潭沼泽,走出了岩崖险境。远观山羊走崖,更像是看广告上的滚动字幕,流水般地刷新了暗色的天幕!渐渐地,西天亮出了好看的云彩。天地如洗,小天华仰望碧空,不由惊叹:“哇!天咋一下子变高了,山也变高了!”山峰如利剑般插入云天。她看到了老外叔和小翻译,刚爬到了山腰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小翻译提议说:“我看,咱们还是返回去吧,我的腿像灌了铅似的实在走不动了。”纳林鼓励说:“咱们再坚持一会儿,跟着天华小朋友就是了。”于是,大家就地小憩了一会儿,便一鼓作气地上了山顶。站在山顶上,如同走进了原始部落,景中有画,画中有入,游牧人的生活场景不但系在了古槐树上,还跃然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叫人看不够也摸不着。

山顶上异常寂静,草树山石没人打扰,树叶静静地在微风中摆动。山畔上有一棵古松任由晓风轻拂,松树冠上凸现出一个大三角形的冠顶。“快看后边!”小天华喊了一声。山后,是一片低矮的树林,春意盎然,林涧潺潺溪流如碎玉飞溅。据说,当地的牧民常来此取水治病,把阿里沟庙的泉水越传越神,越神来取“神水”的人就越多。包老师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来到了“哈日格乃”与阿里沟庙之间的山顶上。沟中的泉水,如瀑布般地向南倾泻,人们把这眼泉水称之为“神泉水”。所以,常年有人慕名而来,取回泉水,用它来沐浴强身。后经验证,阿里沟庙的泉水被揭开了谜底,泉中含有多种有利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当地的居民和游玩的山客,常年不断地来汲水饮用,那眼泉水看上去似从画中

流出的一股涓涓细流,却被认为是长生天所赐,千百年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小天华看到这里游玩的人临走时,每个人的手里都拎着塑料大桶,还有一次装三四卡壶的……小翻译领着外叔顾不得先去看石头画,而是跑去喝泉水了。这外叔的衣着很有个性,吸引了游人的目光。他上身是桃红色T恤半袖,腿上的牛仔紧身裤膝盖上还有两个水洗的时尚破洞,特别是脚上的军绿色球鞋很潮。“阿里沟庙是什么意思?”外叔不停地提问着。小翻译是当地人,他说“阿里沟庙为蒙古语,是‘山洞’的意思。”这时,红衣喇嘛从山洞里走出来,外叔好奇地看着他们进了寺院。阿里沟庙属“红教”,也是宁玛教派,尊莲花为师祖……小翻译用略带口音的英语与那老外交流比划着,尴尬中也显得饶有风趣。

阿里沟庙,位于塔布村沙金套海苏木境内的狼山山脉中,坐落在汉代古城鸡鹿塞西边的沟里,这里山清、水秀、洞美、石多、沟谷深邃,也是内蒙古地区红教喇嘛的唯一寺庙。小天华没有跑去喝神泉水凑热闹,而是津津有味地在听包老师的讲述:“在公元前120年前后,汉武帝在塔布村境内的阴山脚下修建了鸡鹿塞,它是一座军事防御工事。关于鸡鹿塞还有很多传说故事呢。”小天华又插了一句问道:“那神秘的鸡鹿塞阴山女郎,是咋回事呢?”“故事很传神,三言两语也不好说,等咱们走到她住过的山洞再说吧。”

从古至今的达兰喀喇,包括八百里河套平川,其资源丰富、物华天宝,是人杰地灵的一块宝地。正是如此,包老师总能讲出一些关于阴山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来龙去脉。他说起王昭君当年远嫁匈奴国,

被封为“宁胡阏氏”。“是的,译成汉语,就是安定匈奴的美丽皇后。”“请问老师,‘焉支’咋解释呢?”小天华好奇地问。包老师告诉她说:“焉支”的汉意也作“阏支”。现代妇女们用的“胭脂”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哦,王昭君是古时候有名的大美女,所以她做了宁胡阏氏(焉支)?这么说来,她的美貌是因她搽了宁胡的胭脂,才雪肤玉脂而流芳后世的?”小天华好奇心很强,有说不完的奇思妙想。

包老师讲到,王昭君当年出塞走的是鸡鹿塞,就是离西去不远的“哈日格乃”沟口。难怪人们觉得这一带的岩画,多数是反映那时的春游踏青的题材,不知与这传说是否存在关联。“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小天华算是弄明白了,现在人的春游与古人踏青的含义。她催促道:“咱们也该下山了吧?”包老师看了看天气说:“天气不错,正赶上节假日,来这里游玩的人络绎不绝。”当他站起来时,迎面碰见了他的一个学生小李。那人身着户外登山服,说是他们同学聚会来阿里沟庙玩耍的,已经喝过神泉水了!还灌了两大卡壶,正准备去格日敖包沟的一公里处……“来得早,不如赶得巧呀!”包老师打起了精神,大家伙一同搭上了小李的顺风车。

说是沟,崎岖中蜿蜒平坦。当地早已把这里修建成了旅游观光区。一路上云遮雾障,翠色欲流,穿行在数不完的黑山头上,有种山石迎面压迫而来之感。空寥肃静中只有车轮在飞扬的黄土中疾驰的声音。正值盛夏,太阳将大地炙烤得滚烫如油,可在山道上兜起的风,还是凉爽宜人。沿途的向日葵站在山路两旁,似在那里静静地养神。“咔嚓”,车身子闪了一下,停在了目的地。这里的山沟分成两支,如果是

进西山支,还得向北再走八公里。山沟由此再往西拐,这里的东北南三面壁石,双层山段层叠巍峨,满眼的石头比比皆岩刻。数百幅岩画守护在东北南的交汇处或俯视或仰视,栩栩如生、近在眼前……令人目不暇接。小天华跟在纳林阿姨的身后,她眼花缭乱地都不知先从哪开始看。小天华想把这些个岩画都数上一遍,她俩站在星罗棋布的岩刻之中,不知不觉被一幅特殊的“天象符号”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古代文史学家眼中的太阳神、星神和一些点点画画的符号,均被神化般散落在人头像的两边。凡是在表示天象的符号上,都深凹出人物的眉眼和鼻子。尤其是一些半圆形的人物头像,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太阳神的标识,这种标识也为后人带来了无尽的神思遐想……纳林琢磨了片刻说:“既然,先哲们把其中的星象尊奉为神,那跟我们追求的生活是吻合的。”“因为大地万物,汲取了日月星辰的精华,衍生出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觉得白天能看到太阳公公,晚上能看到月亮婆婆,就是永远都摸不着够不上!所以,只能寄托于想象中的画中人了?”小天华说完想起了老师在班会上,给同学们介绍岩画:阴山岩画是中国最大的古岩画宝库……属于世界四大岩库之一。

是啊,阴山的游牧人,在这里点亮了人类文明的种子。“那天象符号上的圆脸人,头顶上为甚刻了三个半圆形呢?”小天华好奇地提出了各种疑问。岩画中所表现出的朴素情感,值得世代人的推敲与研究。小天华目不转睛,看得津津有味;那舞者双臂叉腰,翘臀的曲线优美,在石刻中展现出了魔鬼般地身材。她感慨道:“我们在现实中能看到的画面,在岩画上也能找

得到。”“美随处可见,只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呀!”“谁说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了?咱们的祖先留下了这数也数不清的美,你能全看完吗?”小天华不服气地嚷嚷着。

徜徉于千古岩画的艺术长廊,即使梦过九重胡杨天,追寻美的脚步从未停歇过。但岩刻在外叔的眼里,就变成了匪夷所思的东西。那外叔面壁岩画唏嘘不已,一双碧眼透出的惊奇仿佛是走入了童话世界,他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OK,OK”……他的思绪早已被眼前神奇而古老的岩画吸引了。他激动地上去摸了一下,一边感慨一边连连点头称赞。他感慨古人一点一点地将一个个故事手记在石头上。外叔伸出拇指赞同道:“了不起……”是的,这个民族从远古狩猎开始,一路走进敕勒川,走进阴山下的歌声里……走进了石文化,储存在写满历史的河床上。

小天华见那本地的小翻译,正在陪着外叔探究石上的《怪相画》。何为怪相呢?就是生活中常能看到的那种,善于做出滑稽的面部表情。小天华吐了一下舌头调侃道:“像平舌吐舌的怪相?这滑稽样儿使得大家边看边笑出了声,外叔不禁也做了一个吐舌滑稽的怪相,还耸了耸肩,引得人们都大笑起来。他指着石头说:“那大方头顶,小点窝眼还伸着长舌头,看着就逗人儿!”外叔用手机拍下了“怪相”,他做了一个洋相表情包,还和怪相合影玩起了自拍,幽默风趣地“嗨”了一把。只有包老师没笑,他说这出怪相很特别,在狼山岩画中仅此一幅,虽说书中有记载,但属罕见之作!而外叔指着另一幅抿嘴、眉眼下垂呈八字形的人脸岩画询问:“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是的。”包老师肯定地回答说。“你看,这幅更像是临摹作,仿佛画师

捕捉到了写生灵感便一触即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嗯!也就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长相奇特、滑稽可爱的人物形象来。”纳林认真拍下了唯一的“怪相”图,作为资料存档。

这时的小李从对面走过来,说他们没一一细看,这沟里的岩画太多了,看不过来……原来,这山里山外是两重天?这么多的岩画,不知承载了先人多少的信仰与思索。一行人恋恋不舍地要下山了。车子在行驶中,小李切开了一个黄瓢瓜给大伙吃。小天华吃了一口,她看到小李包上印有一枚鲜艳的梅子,随即说想起了“望梅止渴”的成语。“这西瓜和梅本是两种东西,但都水淋淋的。可我望见梅,咋还是觉得不解渴呢?”“望梅止渴,望梅止渴,望见梅咋就更渴了?”“条件反射得不够,说明梅子还不够水灵……”小李又打趣地说:“你只要脑袋里想着西瓜的样子,就能解渴了。”吃瓜人一多,话自然就多了。“没想到我是越吃越渴了……”小天华大大地啃了一口沙沙的瓜瓢。她哈哈地笑着说:“真爽!”车子里吃瓜人的谈笑声飞出了窗外。

格日敖包沟里的阴山岩画,离塔布村大约有七八十公里。山石砂路很不好走,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司机发现车轱辘陷进了沙土里,车上的男人们都下来了,帮着司机用力地推那车轱辘,一群人愣是把车子推出了沙子地。司机决定绕道而行。泉水沟的两边光秃秃的,觅食行走的山羊随处可见。司机停下了车子,指着低头啃草的羊群说:“这儿的牧民普遍爱养山羊,因为山羊的攀爬能力强,哪都能上去……”羊头攒动,“咩咩”地叫声,伴随着其特有的羊膻气直钻耳孔、鼻孔。石沟里的山羊见了陌生人,直顺着山岩往上爬。一只落

在末尾的小山羊，正在岩石沟缝中啃草，它的嘴角上沾满了绿色的草汁，还时不时地抬起头，软绵绵地朝着陌生人叫了两声。

虽然车子离羊群还很远，但也不免惊动它们。乌拉举起相机，他看到那山羊顺着岩石沟卯消失在视线中。当人们走近时才发现，原来羊群就在这光秃秃的石头缝隙里觅食，它们的世界不存在红绿灯，也不用走斑马线，在山野间活得自在。车子又返回了原路，小李他们按原计划要在阿里沟庙的泉边吃烧烤，凡是来喝泉水的人，几乎都学会了在这儿吃烤串儿，这也成为了一种旅行时尚。小李把提前准备好的一只羊腿利落地剔了出来，大家麻利地串着串，还有现成的共享炉灶，这都是过往游客用石头垒成的。小李手脚麻利的把不锈钢大盆稳在架起的锅灶口上，又倒入了半桶泉水，放进了两包葱姜佐料，调好了满满的一锅底料汤。司机曾是烤串儿出身，待他烤好了羊肉串和大腰子，肥羊锅料汤也熬得差不多了。司机又用羊骨汤煮了一锅方便面，人们围着灶台顾不得说话，吃的特别香。用“神泉水”调出来的羊肉汤面，堪比宴席上的美味佳肴，空气中飘散着羊肉汤的鲜美，夹杂着烤肉串儿的油香气，香味弥漫，诱惑着每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在这附近有户人家很有名气，几代人都在这里以养牧为生。“看，就是那户！”司机用手指着说，人们带着疑问，东拉西扯的没个准话头。“真不知道，这独门独户是咋生活的？”“咱们都到门口了，就进去拜访罢？”纳林说：“这户人家，独守山里很难得呀！”乌拉曾来过这儿，他领着众人向这家牧户走去，只见这户人家大门上的牌匾赫然醒目：内蒙古阴山岩画

保护工程·格日敖包沟工作站。“工作站？这就对了！”宝山急着想进去歇个脚，他实在走不动了，泉水炖羊肉吃多了撑得慌。

屋里的女主人听到敲门声忙从屋里迎了出来。女主人五十开外的样子，她衣着朴素，齐耳的短发利落整洁。在与来客的搭讪中，她语态平和的告诉大家说，他们三代人没挪窝住在这儿就是为看护好石刻花花。女主人邀他们进屋，只见在迎面的正墙上挂着《河套长烟》的字画。那笔墨雄宏大气，粗犷豪放而又不失墨韵的儒雅远致。纳林一见好字就走不动了。乌拉举起相机，拍下了纳林和女主人在字画前的合影。“连体”在河套大地上影响不小，可谓是翰墨瑰宝中一抹长长的——河套长烟，它仿佛卷带起了山川河流，飘落在了黄河的几字弯上。尤其是河字的那抹枯笔收尾，力透纸背，如沉淀出了一层细细的黄沙。宝山从字面意思咀嚼其中味道，他说字如其人，说他也练过书法就是写不好，但他会欣赏。他已经看到了意气纵横的“河套长烟”，升起在乡间的路上……

司机边赏字画，边问大妈说：“咋不见老掌柜？”“包三，他去北京了，去人民大会堂领奖了。”“是嘞，我还曾在电视上看见市长给他颁发红本本了……这回，你们家就更牛气了！”乌拉指着墙上的照片说：“听说大妈从小就在这儿生活，还当选过咱们内蒙古的人大代表呢……”大家唠着嗑儿，叨唠的话题转入了摄像头的事。大妈说，在这背山沟安装了监控，对岩画的看管就方便多了。司机问：“原来，这儿对岩画有了实时监控？”“是呢！”说罢，大妈流露出骄傲的眼神。先前，岩画监管缺失，造成的损失不小。在阿巴沟的《群虎图》，有只虎的胯骨上毁了一大片，只剩半只老

虎,变成残画儿了。大妈惋惜地说:“可惜呀!谁见了都闹心哩……”“唉,没人管理是不行的。”“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山客在与大妈的交谈中,能看得出主人的忧心忡忡。这时,大妈忽然想起了还没烧水煮茶呢,她赶紧出门,揽回一抱风干的柳条子,填进了厨房的灶坑里。

当人们走出院落时,包老师看见了太阳能发电机,立刻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他说这个沟里的岩画很特别,记录了先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风俗习惯。“嗯,看多了也能找出原始居民保留下的宗教信仰……”包老师就此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谁知道,在这山壑中分布了多少个岩画群?”“我市境内已经发现的,就有150个分布群!”小李脱口而出,他对岩画的兴趣缘于一次专题讲座。他说,看岩画与游玩不同,会看的能看出门道来。“嗯!岩画的内容也很丰富,有人物、

动植物、天体星相,狩猎及争战场景……”宝山掰着手指细数。“还有舞蹈鞍具和配饰什么的……”纳林认为,阴山先民敬拜天地和太阳神,与信仰长生天和巫术萨满是分不开的。

包老师说从年代上划分,阴山岩画可追溯到新旧石器交替时期。据专家推论,从岩画内容和刻画的技术上看,也有元明清或当代的一些作品。宝山兴致勃勃地自语道:“要想再进一次格日敖包沟,得有专业的向导给咱们带路,那才有意思呢!”小李说下回约好了,他提前找向导带路!“那你咋不早说?”纳林遗憾地怼了他一句。“我现在说也不迟哇?等到了明年夏天,还是咱们这几个人,后套人说话甚会儿放空过!”关于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足迹前来踏寻……

[组稿编辑 陈旭]



# 大河长吟(外一篇)

■ 漠 耕

## 大河澎湃的乡愁

一条大河喂养了我百万年的灵魂,我在河岸上举着火把生息了百万年,是河水滋养了我的骨骼与血液,是河岸开垦了我的河套与乡愁。

我就此诞生了,大河!是你的河水喂养了我的啼哭,我的步履,我的生命,我的气血和骨骼。奶水一样的河流和月光,给了我一脉安澜的湾流,一方膏腴的福壤,让我抔土捏石,构造未来的想象;让我追梦逐光,开辟鸿蒙之疆。

我举着火把淌过了萨拉乌苏河,掘窟,狩猎,捕鱼,凿石,制陶,耕耘和种养,一步步离开野蛮的羁绊,一寸寸迈向文明的光芒。风沙穿透了岁月的鹑衣,日月沉积了我追梦的脚步。我高歌着岁月压制出来的嗷叫,我舞蹈着篝火摇曳出来的欢笑。我生长出:风磨雨击无法折损的意志,雷击火烧不可焚毁的脊梁。

在河岸,在火焰摇曳的穹庐下,在广袤的河水遗留下来的土地上,我的征服欲逐渐膨胀,脚步遍及大河上下。我与日月星辰对视,我与历史对饮,我祈祷神灵,我发动战争,为我的生存,我的女人、孩子和牲口,我的领地和尊严,拼杀出血肉淋漓的荣耀;我为我的大河,我的图腾、稻谷和

水源,我的灵魂和血液,打造出物产丰富的家园。我崇拜日月星辰,敬仰自然之心,我知道天威不可冒犯,万物不可逆行。我的意识广博,呼告不足以达意,挥舞不足以表心。我登高祭天,刻摩岩画,问道苍生。文字就在我的刻画里浮出,脚印就此在河岸生根,故园就此在河湾筑就,我的乡愁就此在祝祷里诞生。

乡愁——是我骨骼里生长的情愫,是大河牵引我不能离开之魂脉,是大河澎湃哺育了我的乡愁,是我埋伏在土地里先民们一茬又一茬植入黄土的基因。

在最后的六千年里,因为乡愁,我化身无数个民族,在征战和和平的交融中滴尽了英雄血泪,用刀枪和壁垒、战旗和火焰,也用大漠孤烟与《出塞曲》,无止无休,解决着爱恨悲欢与乡愁的归宿。

## 古朴的童心

来自昆仑之巅的文明之河,那古老的脚步,还在发出铮铮青铜之音。

来自巴颜喀拉山的圣洁之河,怀揣着古朴的童心,还在奔流着不屈的号子。

穿越万古与千幻,摔打浆泥与黄尘,喷发出炸裂的谷穗与陶韵,在蜿蜒的龙虬身形与黄土祭坛上周流出一个华夏国度

的荣盛浩远!

荣,千万载血脉绵延;盛,万千编史册辉煌;浩,泱泱国脉雄杰迭代;远,千折百回万里致远。守着鹑衣百结的源头,一棹清流,一棹雪浪,一册《诗经》摇醒了三千年文明的满腹忧伤;一把铜磬敲响了悠悠华夏高贵典雅的宫商。那怀揣着青铜气质的王者,身着王黼,驾八龙而巡游天下,西行入河套而成美名千古留传。一位老者,骑牛过关,吟诵一句“上善若水”而离尘绝世;一位夫子,立于河岸之上,蓦然顿悟“逝者如斯夫”而成千古圣言。一首琵琶曲,成就了汉匈胸脯里媾和的美意。而那一袭红尘悲泪,却打湿了孤蓬远征的幽怨,打湿了杨柳烟花,断了汉宫烛火,无人意会。河水扑打着怀中的木筏,满载一舟古国文明的气象,自太白诗笔而下,一泻千载。丝绸古韵,驼道悠悠,挂满了瓷都丝国协和万邦的赫赫威名。草木萋萋,鸟兽茕茕。沃野盛开了城堡的烽烟,长河浮起了渔火的遗址。古道上,马蹄促促,举着文明之火的边关驿卒,传完了历朝邮报,传出了大国气象,传开了文脉渊博,传承了炎黄雄风。

河水依旧奔流不息,古朴的童心万载不易。正如眼前的冰河银雪,流凌如玦,只管浮沉聚散,只管长啸入海,抛却尘嚣,守静如一。河水可知,两岸高山、泽地、平原、沃野、川流、莽林,桑田沧海,数易更迭,不知多少轮回。迄今而后,一条蛰伏百年的轰轰巨龙,疗伤已毕,龙鳞乍闪,云从风呼,扶摇而上,九万里不见头尾,风鹏举。

### 大河的吟唱

舟乘长流,浮槎天渡。

是造物的无言安排,还是冥冥中神意

妙裁。这个以舟为荣耀的国度,自史前以来,无数兴衰沉浮,世事风云都与舟关联。而今,一艘红船发韧誓言,一轮红日普照神州,一篇狮吼觉醒东方,一条巨龙腾云乘电,上摩九天揽日月,下探九渊索原奥,意气高昂,屹立东方。沿着一个宏伟的思想上路,大河奔腾不息,挽起亿万神州复兴祈愿,坚定一面旗帜,跟定一个红色的政党勇毅前行。大河湾头,馥郁着万顷良田水网,嘉禾吐秀,山川焕彩。这片沃土张开开放的翅膀,吟唱着北纬四十度天赋之神奇,挥毫泼彩,渲染着汗水织造的百万民众协力奋斗的诗篇,集合心声,奔赴着一个土地上崛起的盛世宣言。

大河,滚滚河水任意东流,排浪层层肆意喷雪。听着涛涛水声,看着冰凌旋转,望着无际无涯,远上接天的豪放气派,我心中的乡愁,又有了不菲的概念。故园葳蕤,长河浩荡,这土地上的四季变换,人事更迭,时代号角,人民奋发,怎么能不让我深深地眷恋?

我的乡愁啊!如这大河一般,滚滚滔滔,逝者如斯夫,一往无前!

### 乡心诗笔绘丹青

—

后套的地理位置非常明显。在北疆版图上,能很清楚地能看得到黄河穿过青铜峡,北上阴山,复折向南,画出一张巨幅“几”字。几字弯顶端,有一条弯弯的曲线,沿着阴山脚下画出了一片富饶的区域,那就是后套腹地。这条弯弯的曲线,就是乌加河,史称北河。乌加河穿过丰饶的后套平原,千顷沃野之上,伫立着一个美丽的集镇——陕坝镇。

这次,我应后套几位诗友之约,拜访

了后套诗人子献老兄,也真正领尝了河套农家的幸福生活。这次访问,有广林兄、玲姐、欢平和兰子,还有杭后的诗友凤莲和梅子。除了兰子是画家,有百幅《葵魂曲》为代表作,其余都是写诗词的诗人。我写诗词很少,忝列其中,算半个诗人吧。子献兄的家,就在后套腹地的一个村子,叫“满天红村”,这是一个喜庆的名字,是五十年代村子里的一个文化人给起的,当时村民觉得好听就一致同意了。村子隶属于陕坝镇,是一个满溢着典型的后套农家气息的村庄。所谓后套农家气息,就是村庄周围都是田野,院子里陈列着农家机具,饭桌上都是自己种养出来的食材,言谈中都是浑厚质朴的后套方言土语,鸡鸭鹅猪羊牛等活物都在演绎着丰富的生活乐章。后套谚语却有一种类似反语的自美之言:“家有千万,四条腿的不算。”意思是说,别管我有多少财富,养殖的牲畜都不能算在里面,这是正话反说的一种得意表现,也是一种自信的表达。

## 二

子献老兄姓贺,喜好填词,诗词曲赋皆有可观力作。在后套诗人群里,以逍遥君自居。逍遥,足见其人豁达开朗,为人心性淳朴宽厚,豪爽超逸。因我与子献诗兄素未谋面,只在微信里有过创作方面的交流,对他的印象止于诗词。想不到这次见面,子献兄又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让我更加敬重他的人品了。众诗友更对他敬重有加,推崇备至,这让我心里更有了亲切感。

我因道路不熟,晚到了一会儿,众诗友都在翘首待我。踏进子献兄的院子,扑入眼帘的是一幅温馨的农家生活图景。主房在北,砖瓦结构,外墙做了水泥保暖层,

门窗锃亮,宽敞舒适。粮房在南,作为储物间,储存杂物和粮食等。粮房左侧是鸡鸭猪羊们的府邸,以陶渊明的东篱栅栏围拢。栅栏之前是一片小菜地,因春节刚过不久,菜地还没有舒展开绿色的诗意,但泥土已经松软如一团牙膏。菜地中间散落着“玉米轴轴”等杂物,边上有一小抽水泵,与水井相连。粮房前还有一处花圃,是专门种养花草和葫芦,夏日里花繁枝茂,怡情悦性。花圃靠北紧挨主房是一个凉亭,用松木条搭建,夏日花圃的花草葫芦就爬满了凉亭顶子,组成一个绿意葱茏的小空间。亭子里是一张自制的小八仙桌,桌面粗糙,但雕琢着花型。桌围是七八个柳木树墩,是来客的座位。树墩外表犬牙交错,生着许多深槽和疙瘩,颇有艺术感。还有两根半人高的树桩立于亭角,形状扭曲,生着疙瘩和深槽,如一幅烟云出岫的云图般让人浮想联翩。亭子檐角挂着自制的灯笼,用一只自制的“航天发射塔”控制灯笼的启灭。塔身雕镂,塔尖却是一枚葫芦。为啥要做成航天发射塔状的控制台?子献兄说,祝愿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强大。灯笼像北斗星,航天发射塔象征着飞天梦想。我更加恍惚,您一个身在乡野的六旬老者,为啥操心航天的事?子献兄笑了笑,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一种期盼,一种心意。希望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咱陕坝历史上遭受过侵略,也历经血战,虽然打败了侵略者,但老百姓遭罪了呀。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好,只有国家强盛,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更好。

子献兄的这番话让人更加称许了,身在乡野,还能如此忧国忧民,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也是乡村文化人的底色。他们的情怀如庄稼一样朴实,心底却如昊日一

样亮堂。他们的爱国情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如大地一般厚重,也如泥土一样甘愿奉献。正如子献兄的一首诗写道:

曾扶犁杖伺田禾,鞭打耕牛任意磨。  
睹物生情今昔比,农机旷野唱欢歌。

主房的窗台下有两只根雕颇让人称奇。一只耕牛犁田,一只海龟献寿。详询之下,子献兄说这是他平时闲来无事,取乡间地头的根木,依势造意,品物取象,雕琢而成。细察之,两只雕件俱在似像非像之间,朴拙生动,憨态可掬。问子献兄创作动机,老兄憨厚地笑了,哪有什么动机,只不过看着像啥就由不住去雕几下,就图个乐呵。这又让我颇为赞叹。生活原本就应该这样,如果只在庸庸碌碌的名利之中奔忙,心灵会陷入枯燥的境地,成为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俗物。不如也像子献兄这样,做一个朴实、散淡、无欲、平静的性情中人。偶尔将生活中的思想火花付诸于一些看似无用,实则有益的事情上,从中寄托自己的情怀和心灵之光,让生活变得饱满而生趣盎然。

### 三

刚进家门,一桌鲜香亮泽、色味俱佳的农家饭菜已经摆定,主宾寒暄后,众人依次落座。定睛看去,有猪手、咸鸭、烤鸡、牛大骨、硬四盘、豆芽菜、青菜等,还有一条黄河鲤鱼。我打趣道,你们这是来子献兄这里打牙祭来了吧?这么好的饭菜,别的地方可是吃不到。众人说,你别客气,我们每年都来一次,都是这么个标准的。问及子献兄的田亩和耕作收入,他说基本上不种地了,都转包给村里人,拿点租金,够生活就行啦。我说,不错,淡泊名利,只要生活舒心如意就行。这时候,我才更能理解子献兄的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了。

席间谈起诗词创作,众诗友来了兴致。广林兄的一首《迎航天英雄归来》颇让人觉得构思精妙:

青天一柱落凡尘,筑梦航空若比邻。  
塞上长城争喝彩,乱云深处踏春人。

身在乡野,竟然也心怀天下。广林兄的诗颇有忧国忧民的士人风范。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自屈子而下,数千年往事流转,濡养了多少胸藏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碧血英雄。如今,在这遥远的黄河之畔,庶野之乡,这种精神底色依然被这些“乡村文化人”传承和弘扬着。中华文明浩远深厚,绵延不绝,究其原因,在这里可见一斑了。

玲姐写诗多年,在诗友中威信很高。她也有诗倾诉自己的情怀——《七律·2022年生日感怀》:

岁月匆匆又一秋,酸甜苦辣在心头。  
任凭飞絮随风去,淡看落花逐水流。  
挂雪披霜情不改,吟诗弄墨意难休。  
苍天许是还怜我,赐得安康解后忧。

玲姐也年过六旬了,耳顺之年,难免会对自己的一生回顾和慨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淡泊超然的心态和爱诗写诗的志趣。读之颇有一种文人的清风和志士的慷慨。岳武穆词曰“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而玲姐的“挂雪披霜情不改,吟诗弄墨意难休。”既不为功名,也不为利益,完全是性情使然,挚爱所系。岳武穆身居庙堂,欲借赢得功名成全“还我河山”的家国梦想,完全可以理解;玲姐处村野乡土,却不忘文士风骨,委顿中有追求,苦涩中有奋发。“意难休”完全道尽了内心澎湃的诗情和明如皎月的志向。

众诗友还是很推崇子献兄的诗,要他选首好的出来分享。子献兄吟出一首:《写在劳动节》以飨众人:

辛勤劳作侍桑田,坐卧腰酸岁复年。

漫顶稼禾丰在望，秋来不负汗流泉。

诗作质朴醇厚，有实在的辛酸，有收获的喜悦，更有劳作的本色。乡村，就是一本歌咏不绝的厚重的文化大书，一卷演绎不尽的斑斓的生活画卷。每一位身在其中的人，无论他会不会写诗，他都会在劳作之余，心中充满无限诗意。因为只有全部身心投入劳作的人才能真实地体验到其中幸福的滋味。我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在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里，子献兄正在弯腰割着玉米秆。阳光炽烈，秋风来过，汗珠涔涔地滚动在他的脸上，而他舞动镰刀，奋不顾身向前割去，一排排玉米秆在身边整齐放倒，形成起伏的波浪。一排排大雁从头顶飞过，他安静地割着他的玉米，创造着属于他的幸福……诗作所展示的，是一种勤劳奋斗和淳朴自然的境界。诗，兴发之间，最见性情，最显品格。子献兄的勤劳朴实是这片土地给予他的，他用自己朴实的诗句回报土地的滋养，感恩土地的厚爱。这就是我们的农民，最可亲可敬的农民，他们把付出才有收获当作人生信条，

把勤劳朴实当作自己的生命底色。他们在宽厚的大地上，涵养成了宽厚无私、善良淳朴的品格；他们在挥洒汗水的创造中，磨炼了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意志。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血脉才能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才能行稳致远。

“才停诗笔又拿锄，躬耕沃野绘丹青。”这就是朴实的农民形象，也是乡间诗人的才气。这次小聚让我收获了许多思考和感悟。我觉得似乎触摸到了乡村文化的底蕴，或者是振兴乡村的一条唯美小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应该厚植乡村文化自信，认同乡村文化的重要价值，认可与尊守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思维模式，让乡间田园小路充满诗情画意，让乡间文化继续有生长的土壤和养分。要想乡村有生气、热气和烟火气，也许可以先从推动乡村文化勃兴入手，让乡间文化的锣鼓声响彻四野，震撼古今吧。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阴山腹地

■高莉芹

### 一

“今年草原上到现在几乎没怎么下雨，即使有雨，也是能数见的几颗，饥渴难耐的岩羊都跑进院子里找水喝。”饭桌上，本家三叔父告诉我这事儿后，我要去乌拉特中旗杭盖嘎查寻找岩羊的想法甚为迫切。

三叔父家在山里，但他们很少回去了，留在城里陪孙子读书，山里只有儿子儿媳放牧。我让先生打电话联系山里的堂弟温脉，可温脉的电话老是接不通。无奈给靠近山前的堂弟温脉拨通了电话，告诉我们进山的消息。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草草收拾好出行用品，开车去菜市场，买了各种蔬菜和水果，山里交通不便，购买蔬菜非常困难。

沿着 242 国道向东北方行驶，温脉的电话不停地打过来，告诉我们行程注意事项。我开了导航，可距离阴山不远时，网络信号中断了，只能凭借路标识别里程。

公路上没有几辆车，这是一条新修的进山国道。随着地形的起伏，放眼远眺，公路像一条长龙，盘旋在阴山脚下，因为有了导航提示，脚下不自觉地用力，车速张扬起来。零零星星的山榆顶着巨大的树冠，一晃而过，我心里竟然产生了自己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只是为了与它们相遇的

意外喜悦。

车轮碾碎了一条公路的寂寞，视线过滤了一株山榆的孤独，可它们没因为存在的单调而冷落了时空转换。炎炎盛夏，山榆叶子浓郁出的深绿，为苍茫的戈壁赋予了无限生机。

终于看到了 101 里程碑，然后离开了国道，转入沙土路。左转右拐，一会儿上坡，一会儿又下坡，车仿佛是大海中前行的一艘帆船，随着波浪的起伏奋力穿越。我两手握紧方向盘，眼神丝毫不敢偏离道路。

一座座山峰向后移动，便道渐渐平缓，一望无际的戈壁草地如一幅绿色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们惊诧于这里竟然有这么好的草，放慢车速后才看清，草地周围都用网围栏围了起来，先生说：“这是禁牧后，草原生态才恢复了应有的生机。”

可我心里还是不得其解，这么大的草地，岩羊怎么会缺少食物来源呢？难道网围栏对岩羊也有制约作用吗？

### 二

当我们顺着便道继续向前时，远远看到一辆皮卡车停在缓坡上，堂弟温脉向我

们挥手。当我们停下车与他握手时,才看到一道铁门横在便道中央。温脉走过去打开了铁门,我们的车才可驶入,随后他又将铁门锁好。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在这条便道上设卡?”“这片草地是我们自家的,外人轻易不让进来,尤其来这里旅行游玩的人,乱扔垃圾,锁了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环境破坏,也保护了草地。”

温脉建议我们把车留在这里,坐他的皮卡车回去。我看了看空旷的草地,想说的话又生生咽了回去,听从他的安排。当皮卡车顺着一条极为颠簸的山石便道行进时,我才理解了他为什么要我们坐他的皮卡车回去。我的车渐渐成为一个逗号,被甩进广袤的草地。

经过十公里左右的路程,终于看到了温脉家这座孤独的房子。房前屋后是巍峨的大山。我笑着说:“堂弟,你这里只见深山,不见老林?”他笑笑:“虽然没有老林,可屋里挺凉快。”进屋后,我也感觉到和外面的酷热相比,屋里还是比较凉爽的。这时先生告诉我:“这是石头房子。”我走出去看了看,墙壁果然是用石头砌成的。对面的山上,不远不近也可看到撑起一袭绿意的山榆,进屋后,我和堂弟开玩笑:家近青山,门前松柏,老弟可谓山中宰相,地上神仙,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我是第一次进山,山前的堂弟温曦,阴山腹地居住的堂弟温度也驱车赶了过来。山里人待客厚道,锅里早已煮好了手扒肉。他们依然保持牧人的生活习俗,一只羊卸成几大块,在锅里慢火炖,炖好后用大盘子盛上来,每人拿一把刀,割着吃。

温脉手里捧着一个条状物递在我面前,我盯着它看,心里一动。他笑着说:“嫂子,这是羊骨髓。”我岂能不知道这是羊骨

髓,但我没想到一条完整的骨髓竟然有这样的长度,我赶忙用手接了过来,送入嘴里,慢慢咀嚼一份朴实厚道的深长滋味。

满屋的香味吸引山风穿帘入室,白云绕过山顶深情款款地向这边瞭望,山中的野鸽子吹着口哨,从山榆树上飞起来,盘旋两圈后,消失的不见踪影。

酒足饭饱后,我们随温度去往他家。“都喝了酒能开车吗?”我担心地询问,“嫂子,这里只有大山上的石头检测驾照,你问一下它们就可以了……”我哑然而笑,坐进车里。路况更加崎岖不平,这哪是什么路,乱石经过长时间的碾压,皮卡车勉强能够行驶而已。但这条路却是他们三代人用双手整修出来的。

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他们用撬棍把大石块移开,形成一条可以运输少量货物的石道。这条石道上有过勒勒车疲惫的叹气,也听到过老牛车缓慢的喘息,直到今天,皮卡车可以恣意贯通,这条长达十多公里的路程,是大山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虽然崎岖不平,可也给单调的生活带来许多便捷。

### 三

温度的家与温脉家一样都是石头修建而成。坐落在山洪冲刷形成的沟槽边上。我和先生稍作休息后,全副武装,徒步沟槽凹地寻找岩羊。我们背着水,顺着沟槽向东移动。脚下踩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有的石头已经没有了棱角。时光经年累月的打磨,使他们变得圆润光滑。即使一块小石头,也历经了上万年、数亿年的跋涉,才能在这条沟里与我们相遇。

上万年、数亿年之前,它们身在何处?经历了什么动荡才驻足这里?我拿起一块

类似翡翠颜色的小石头,对着一块大石头敲击,山谷里传来清脆的回声,如水波般四下散开。

也许我手里的这块小石头原是绝壁悬崖上某块大石头的组成部分,它们曾在一次大的板块运动中被挤压、冷却、隆起,形成了一道绵延东西的山脉。板块与板块之间,也在摩擦挑衅。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从来就没停止过领地争夺,那些夹缝中的岩溶聚石成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沧海桑田的变迁。但它们也不是坚不可摧的,上苍的一滴眼泪就会变成滂沱大雨,顷刻间山洪暴发,无数石头被洪水卷携抛入谷底,失去了会当凌绝顶的机缘。

山洪冲刷出一条长长的沟槽,乱石丛中,一棵一棵的山芋从石缝中冒出生机。于是这条沟槽在山间成就了一道绿色走廊,葳蕤的树冠如一个个巨型蘑菇,树干虽不粗壮、高大,但叶片十分茂密。叶子四周呈锯齿状,叶片不大,避免水分过度蒸发。植物的生存智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树干是灰色的,树皮皴裂,毫无生机可言,我随手撕下一小块树皮后,随即被震慑了。灰黑色的表皮下,竟然露出一块类似颜料涂抹出来的橘红色。

这是一块能够拨动心扉的暖光调色板,让寂寞单调的行程有了生动的截屏。

许多山榆不得不弯腰驼背,因为山洪冲刷下来的大石头,重重的压在它们身上,可并没有摧毁它们顽强的意志,它们背着石头,扛起重负,依然撑起浓郁的深绿。

面对它们,我们所谓的生存艰难简直就是夸大其词。想到此,羞愧难当。人类总是过分地强调生存条件,即使已经很优越了,依然不满足现实,殊不知无止境就是一个黑洞,什么时候掉进去,恐怕自己也

不明白。

沿着这条漫长的沟槽走走停停,仿佛钻进了阴山的肚子里,不时抬头观察两边的悬崖峭壁,希望能够幸会岩羊。但陡峭的山峰阴着一张黑脸,似乎在讥笑我们蝼蚁般渺小的身躯。走得累了,找一块平滑的石块坐下来,向四周观望,可我们有限的目光无法触及山崖的高度与山谷的纵深,即使有岩羊在其间活动,恐怕我们也难以发现。

记得临走前堂弟说:“前几天岩羊几乎天天到院里的水槽里喝水,它们从门前的山腰绕道下山,有时混迹于自家的山羊中,和羊一起饮水。岩羊十分警觉,常年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不到万不得已,它们是不到牧人住处找水喝。”

可见为了生存,岩羊只能孤注一掷,仗着攀岩走壁的能力,寻找救命水源。

虽然混迹于山羊中,可堂弟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岩羊。因其毛色比白山羊灰暗,体格也相对小一点。来水槽边饮水的次数多了,它们渐渐放松了警惕,竟坦然了许多。喝饱水之后,跳上山崖,隐匿于大山中。

#### 四

山体苍茫,我心中的希望渐渐渺远,河槽有多长,靠我们的脚步无法丈量。于是猛灌了几口水后,我决定不走了。其实不再走下去的原因,除了累之外还有渐走渐生的胆怯,面对深不可测的未知,一些传说中的险象越来越困扰着我。

这里曾经有过狼,也有毒蛇,蝎子更是不计其数。表弟告诉我,本家叔父就被毒蛇咬过。一旦产生了某种恐惧,就会无限放大,魔咒一般难以摆脱。最终先生只

好随我所愿,开始折返。

个别被巨石砸断的山榆,像一具干尸,突兀其间,它们顶着断茬倔强地立在岩石上,虽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可依旧保持了山榆的风骨,宁可断首,也不折腰。

山里的黄昏来的晚一些,返回住处后,我们不甘心地爬上了门前的山坡。先生指着旁边的一座山告诉我:“这是温曦的山头。”“怎么这里的山都名花有主了?”“可不是吗?山和草地都分给了牧民,便于管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为个人拥有一个山头的奢侈而甚为惊骇。

先生边向山顶攀爬边告诉我:温曦的山叫虎背山,山上有座石头房子,是大堂叔自己盖的。每到春夏之际,大堂叔就把羊群赶到虎背山下自家的草场放牧。山羊善于攀爬,除了草地觅食外,它们在虎背山上蹿下跳。大堂叔就待在山顶上的石屋里,石屋里有基本的生活用品,说是基本,其实极其简陋。几张山羊皮铺在地上,可以防潮防冷,石头屋外面,几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就是炉灶。几个月待在山上,大堂叔不下山,在现代文明日新月异的当下,他依旧习惯简单、孤独的游牧生活。这样的时光,他和狐狸、獾子、岩羊常常不期而遇,但彼此互不打扰。在这片属于他们共同的领地内,相安而栖。

温脉堂弟给我们讲起岩羊孕育繁殖下一代时,无不感慨它们母爱的伟大与智慧。

每年的秋末冬初,是岩羊的孕育期,只有这个适合它们繁殖的季节,才能看到岩羊雌雄同行的情景,其他时间岩羊都是雌雄分群活动。第二年的六七月是岩羊产羔期,一只岩羊只生一胎。出生后的小岩羊,肛门会被胶状的分泌物堵塞,不及时疏通,小岩羊就有生命危险,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形出现了。

岩羊妈妈用嘴咬开胶状分泌物,并把这些分泌物吞进肚子里。只有这样,小岩羊的消化系统才可正常运转,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寂静的山中欢腾起来。

太阳在两山之间渐渐隐去光芒,我们伫立在一千多米高的山顶上。虎背山的轮廓开始模糊,海拔一千五百米山顶上的小石屋被夜色隐藏起来。岩羊的途经地聚拢起十几只蝴蝶,蝴蝶被什么东西吸引飞起落下。我好奇地走过去察看,原来是一颗被遗弃的西红柿,虽然腐烂了,可在荒僻的山坡上,蝴蝶还是凭借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它的特殊气味,纷纷落在这颗腐烂的西红柿上,吮吸它陌生而富有刺激的汁液。

黑夜在大山里迅速降临,堂弟家有风力发电的系统装置,供电没问题。但为了躲避虫蝇的骚扰,他告诉我们,屋里不能开灯。于是我们坐在小院里聊天,温度两口子开着皮卡车过来了。几个人坐在小凳上,喝着弟妹煮好的茶,聊着山里的生活。聊着聊着就感觉黑黝黝的大山里明亮了许多。抬头望向天空,才看到钴蓝色的夜空中那轮明月如一面镜子,亮晶晶地悬在山顶上,端庄娴雅,深情款款地为我们和大山送来如水的月色,这情景不由得使我想到苏轼《承天寺夜游》里“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的描述。

而此时的小院何尝不是积水空明的境况,所不同的是,这里出现的是大山的影子,这是大自然的工笔描绘出的淡雅水墨,有幸目睹此景,也不枉为此生。周边的星星都被月光点亮了,连绵的大山装满了无边的闪烁……

## 五

清晨一轮金色的燃体从高山峡谷中

喷薄而出，崇山峻岭在霞光万道中苏醒了。远处的山脊，近处的陡坡，光线折射出的明暗交替，形成一幅天然彩绘，我的视线穿梭其中，整个身心被凉爽的山风彻底打开后，始觉贯通神脉的旷达不是站的有多高，而是格局有多大。

此时对岩羊的等待不再执着。山里人勤劳成习，弟妹早早起来，烧着山榆木柴，锅里飘出羊肉的香味。弟妹是持家能手，在乱石中，开辟出一块菜地，种了一些时蔬，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因为居住在阴山腹地，外出购买蔬菜，最近的乡镇也有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羊肉出锅后，先生一看肉的颜色就说：“这是正宗的山羊肉。”弟妹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储备的风干羊肉，昨晚就用水开始浸泡，早晨入锅慢炖，风干羊肉的肉质更筋道，越嚼越香。喝着奶茶，吃着风干羊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感觉，那些因见不着岩羊而一筹莫展的情绪早已抛入九霄云外。

不得不承认，美食可以化解不快，调节情绪。肉足饭饱后，余味萦绕唇齿间久久不肯散去，一个饱嗝响过，想到南朝刘

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言：“文隐深蔚，余味曲包”。这撰文与品味亦有相同之处，品美食探求味觉，需要调动五感。作文最讲究余味，说浅了太直白，说满了没有嚼头。我是个没耐性的人，品美食尚有几分热忱，作文就敷衍尔尔。因此，笔墨纸张荒废了不少，可始终成不了什么气候。

听堂弟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防空洞，这些防空洞是六十年代备战备荒的产物。出于好奇想去看看，可防空洞全部被封口了，只有个别的石碑标志作为记号，留在洞口前，在这里日夜守护，没有谁再关注它们，在大自然的风蚀雨淋中，它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看上去原始而沧桑。而个别的防空洞也在自然变迁中，被夷为平地。

岩羊习惯在 1200—1400 米高度的山里穿越，此行我们没有交集，但我祈愿上苍能喜降甘霖，让这里所有的生灵都有一方水土得以生存，不为果腹而焦虑，悬崖峭壁上有活泼跳跃的身影，山坡沟谷郁郁葱葱，虎背山上的石屋前依旧炊烟袅袅……

[组稿编辑 陈旭]

# 乌海边上

■ 刘光明

那日,我竟然迎着乌海湖鸥鸟的鸣叫融入了观鸟之众。彼时,众鸟与游人无间相处,人鸟俱欢,我不禁涌上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二十年来到过乌海的次数历历可数,四十年来乌海的影子从未走远。

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座城也总有一座城的脾性,我对乌海的脾性不甚了解,但凭着我的印象和直觉,我拣出两个字眼来说乌海:火,水。但是我还是犹疑不定,害怕我的武断和片面让我对一座城所说的话苍白无力。还有,人们说每一座城都有眼睛,或是一座古楼,或是一座雕塑,或是一种树木,那么,乌海之眼是什么?是水,是乌海湖的波光?

我还是不敢确定。

不过,我将与一座城面对面静坐着聊聊天,将我对乌海的拼图一一嵌入,就像那胆怯的手指触碰黑白的琴键,多想留下松风明月般的清爽和好感,也像对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暗示和启迪。

乌海是我曾经的幻想之城,那时甚至于不知它的所在。这城的影子与我的村庄有关。少年的村庄就是少年的整个世界,夏日午间天空盘旋俯冲来捕食林间母鸡的飞鹰,也很快会成为全村纷纭传递的头号新闻,何况一家外来户落户村里。很有意思的是正好有一户人家搬走,正巧他们

就搬来了,空出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被买下。原先的那户是回族,口音不是本地口音,大人孩子头上总戴着白布的筒帽,布帽叠得棱角分明丝毫不爽。村里人称他们“西人”,口音是“西话”。以口音区别人群,想来是乡村很久以来的一个惯例,而以相同口音聚为一村似乎也就有了天然的合理。这一家九口的口音是“东话”,私下里村人们怀了分外的好奇,好像饥饿的孩子趴在别人家玻璃橱窗上暗暗窥探食物。除了父母祖父母,这一家有五个孩子,姐姐哥哥下面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与我年纪相仿,还有一个弟弟更小。村庄是孩子们的自由天地,很快这家的二弟二妹就和本村的少年们厮混在一起。我听着姐弟俩说话,那口音竟然柔婉美妙,一比之下,我们的吐字发音土里土气简直叫人脸红。二妹面若桃花伶牙俐齿,不久,她竟然也显出一点霸气和傲慢。常常七八个蹲在树荫下的孩子围着她,听她讲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的见闻,她还不时地提问一两句。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天晓得她的见识咋就那么广。

“你们哪也没去过?!”

“我爸的大拖拉机去过千里山、乌达,还有海勃湾。我见过火车。”她的大弟补充说。他的目光越过村庄的树丛、天空,一直

通往遥远的地方。

海勃湾,这地方我捉摸了很久。有一晚做梦的画面居然是村南沙漠环绕的海子倾斜地矗立起来,海子边缘出现一道缺口,向西倾泻粗壮的蓝色水流,水环侧面升起一个声音说,“你想见的海勃湾,就是这个样子。”我惊醒,诧异。不过,村里的葛钉子不以为然地对我解释说,海勃湾的样子和村里那个弯脖子黄牛喝水是一个样的,没啥子稀奇。葛钉子多次出过远门,村人认为他见多识广。我就常常特别留意每一次走过去的弯脖子黄牛,而它很爱欺压弱小,哗哗地冲我叫嚷,还偏着头忽地一甩锥子一样锐利的犄角,幸而牵牛的人厉声呵止了它的撒野。

十二岁我进城读书,和儿时伙伴的偶然碰面只在年节,而海勃湾就像一块沉入水底的老物件被层层叠叠的水波密封在幽幽的时光里。一次放假回家闲谈,父亲说他十八九岁多次赶大胶车上千里山为村里拉运过冬煤炭,还绕道去过乌达、海勃湾。父亲的话总是那么简短。我就想象他们住过的车马大店怎样嘈杂热闹、沿途的风雪怎样弥漫交织;他们穿着翻毛皮袄高声地驾车,赶车的长鞭在空中甩出连续噼啪的炸响,那是他们心头愉快的回声。甩鞭花的花样很多,得有腕力,得用巧劲,是个技术活。后来,村里抵账得了一辆大马力拖拉机,一入冬就专管运煤。二妹一家的落户,原来是凭借了她爸的驾驶技术。毕竟,在那时的岁月里,和很多别的村不同,我们村的口粮是充裕的,落户当然很难。

就像电影播放的间歇,银幕上闪过黑白交叉的划痕,我与乌海的往来也间隔了一段十六年的空白期。

1999年冬,我出差到乌海参加英语教学培训。一个据说是全国有影响力的矮个

子老头快步登上讲台,扶正椅背,坐下,清清嗓子,双手托起桌上毛茸茸的话筒,使劲吹吹。无奈话筒硕大,越发衬出他脑壳的小。我坐在听众席第一排,瞅着他透亮的小眼睛,不由得神思恍惚起来,深感他是很久之前一部电影里某个角色的全版复活。老实说,三天的培训,入我耳的东西寥寥,入眼的更多,都练习了对一个人物肖像的深入观察和丰富补充。不过,带回他的两本讲义,我研读过,确实获得不少启迪。他还用英语幽默地说出一句:“乌海的冬天好冷,比济南的冬天冷多了。”他故意把“冷”字拖出长调,“冷”字伴随着还紧缩脖子。真一个有趣如顽童的长者。

那年仲冬,西北的几场大雪接连降下,寒冷套着寒冷,仿佛世界都瑟缩着矮下去了。也就由此,我所在的乡中学理所应当获得了一次参加全区英语教学培训的机会,权且感谢上天所赐吧。同去的还有一位小同事,小伙子精神健旺,也很健谈。他是学物理的,数学英语都很不错。本来他要被分配到距离县镇更远的乡镇去任教物理,那一年秋天我所在的乡中学调走多名教师,英语教师一下子缺了两位,这样,他和我成了英语组的同事。

听课之余,他绘声绘色讲给我一箩筐的鬼故事,听的人后脊背直发凉,我常常笑着止住他。我说想去逛逛商场,他狡黠地眨巴一下眼睛说:“给小侄子买玩具就陪你去。”

第一天逛商场并没有找到满意的玩具,人多,我竟然把自己弄丢了。那时两人没有手机,互相找寻了很长时间,在商场门口两人愣头愣脑撞见,相视而笑。第二天下午逛商场,两件憨态可掬的毛绒着实叫人喜爱,是我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玩具。这次,他贴身跟紧我,一言不发;走出

商场已是暮色苍茫，踩着残雪步行，感觉着街道延伸出向下的坡度，一直向东抵达黑黢黢的山脚。

多年以后，暮色中我和几个朋友登上乌海的东山，秋风强劲，猛然间我想起那位小同事，很久不曾见面，听说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我揣测他患病的四五种可能，但是可以确定某同事的恶言一定起了催化效果。我不惮以轻蔑的语调说那是一个獐头鼠目的好事者，对于弱者他向来有落井下石的癖好。在乡中，我也受过他言语的炙烤。于我，他的炙烤不过像一株树厚韧的外皮被钝刃的斧头像啄木鸟似的敲击了几下，回响是笃笃复笃笃。

2014年夏天，QQ上的一位文友约我们去乌海做客，她的诗歌写的不错。我组织的小镇读书会，她很感兴趣，带几位乌海文友来座谈过几次。到小镇之前，她竟然先期邮寄给我一本蒙古史的书籍。那时，我们彼此还是陌生人。诗人就是如此浪漫和出人意料吗？不管怎样，我珍视她善良的情意和坦荡的纯粹。那一次到乌海做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宽阔的KTV唱歌、朗诵诗歌，午餐又极丰盛。她的待客，我定为豪奢，她在一家私人教育机构教英语，薪水不会太高。

几年之后，我从银川返程需在乌海换乘，碰巧一位朋友托我转给她一本诗歌新作集，于是约了见面。不料列车晚点厉害，到了乌海已经日落。她和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男诗人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面店等我，冬夜的寒风和我哐当一下子推门而入，坐在桌旁的眼镜诗人铁青着脸、锥子般的目光狠狠瞅了我一下，却并不起身和我打招呼。她赶紧过来替我放下手上的一个大包，向厨间喊：“老板，赶紧给我们桌上饺子，来一捆啤酒。”是地道的乌海话。

我说不要酒，我还得赶车。

“要！”眼镜诗人嗓声很高，语气像冰冷的刀片。

我落座细瞧，眼镜诗人并不陌生，几年前的读书会他到过我的小镇。他饺子吃的很少，酒喝的很多，不时盯着给我上几盘凉菜——恶语相向。我匆匆吃过，和他们告辞，坚决婉拒他们送我到车站。其实，小店距离车站也不过五六百步。逃脱了乌海寒风卷起的一股一股呛人的气味，我登上火车，人声嘈杂，我晕沉沉的头脑反而一下子清醒，耳朵也分外灵敏起来。落座闭目，她脸上纠结的难堪和歉意浮现。我明白，今晚的乌海就要远去。

2011年秋到2017年夏，每个月我都要两三次乘坐由乌海始发的火车去临河，偶尔的一次听到几个陌生人的对话：“我家那老爷子，每年都要陪他回趟乌海！”略带东北口音的男子腕上套一挂菩提珠串，捻出脆脆的碰响声。

“那你爸身体还好着呢。我家姑娘在苏州上班，春天要专意请假回乌海，看海鸥！”围着猩红围巾的男子说着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这不，去年春上，我在湖上拍的海鸥。”

“嗯！我妈也是怀旧派。上个月我陪她去了乌海煤炭博物馆。猜猜她咋去的？穿上她当年的蓝工装戴着厂徽。”一个微胖的女士从座上起身，神情激动地转头对后排的说。她边说边弯腰笑，腰身抵到旁座的膝盖，人家赶忙提醒她。

“我爸退休要住乌海，我妹硬是接他上鞍山养老。”

“他们哪，年轻时候在乌海干建设，感情深！”

“是啊，五湖四海建乌海！多少年了！连我们也老啦！”

## 红泥炉火驱小寒

■王怀君

黄昏时，站在窗前看楼外的风景。

夕阳的辉光洒在窗台上，两只麻雀仿佛披着厚厚的棉衣，小眼睛迷离，紧缩着脖子，蹲在霞光里。两只小精灵脖颈处的毛直竖着，风从纤毫间穿过，吹起一道褐色的波纹；偶尔偏转小脑袋，我们的目光隔着寒冷触碰，它们的眼中并没有惊惧，似乎闪烁着坦然。有时它们转动脖子，相互啄一下对方的羽毛，轻柔的动作里透着温存。一声炮响惊扰了它们，倏地振翅而飞，融于空荡的天空。窗外那排夏日里枝繁叶茂的杨柳，早已褪去了身上的绿意，树冠间疏疏朗朗的，显得空旷单瘦，嶙峋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曳着、轻颤着。对面马路上稀疏的车辆行色匆匆，排气管冒出的

尾气很快被寒冷的空气裹挟而去。骑电动自行车和路旁步行的人，棉衣、棉帽、口罩，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副臃肿的样子，风度也在寒冷中打了折。几片浅墨色的云朵在不远处电线塔的上方慵懒地低垂着，像是一身疲惫的旅人。

突然，一大群鸟呼啦啦从楼房顶上掠过，仿佛一片阴云快速遮掩而来，又快速漂移而去，窗前瞬息之间发生着暗与明的变化。这一片黑云经过前方电线塔的上方，黑色的羽毛闪动着晚霞的光芒，还未待我看清楚，就消失在远处，只看见渺远的小黑点。这偶然的遇见，给我惊喜。我对鸟类的认知很有限，我不知道这群突然间飞过的是什么鸟，不知它们飞过我窗前时

---

火是乌海的底色，第一代乌海人从煤层里取出暖和光亮，也取出一座城火一样的脾性。乌海普通话普及率很高，南腔北调聚到一块儿来生活，说普通话总会减少交流障碍，然而，混合多种南北方言的乌海普通话还是坚韧地透露出自己的风味：音调直爽、略带鼻音、舌尖小卷。

2018年初秋，我第一次踏上乌海“中国书法城”最高的一级台阶，转身远眺乌

海湖的粼粼水光，正有一群鸥鸟在浅蓝色的水面飞鸣。白驹过隙，五年后的三月下旬，我成了上千观鸟者之一，心却难以汇入那一场无比盛大的人鸟狂欢。面对翻飞喧闹的湖鸥，我想起两句古诗：“我是沧浪濯缨客，寄声鸥鸟莫相猜。”“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组稿编辑 高莉芹]

是否留下一曲欢歌,也许是我紧闭的窗户阻隔了它们的声音。

兴许,这一群翩然而过的鸟是喜鹊,是乌鸦。因为这一天正是小寒节气,二九的第六天。物候学上说,小寒时节,天寒地冻,阳气却已开始萌动,大雁等候鸟顺阳气而活动,此时出现北飞迹象;喜鹊是感阳气萌动而筑巢的留鸟,小寒开始筑巢穴,并将巢门南开,以躲避北方寒风侵袭……我不懂得那些深奥的物候学知识,但就眼前这群鸟无畏寒冷轻盈而飞的画面,也足以让我心动,引我深思,大自然实在是奥妙无穷,季节的变幻、节气的更迭,总有那么多生命比我们更敏感地感知到,并以它们的方式启迪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小寒是相对于半个月后的“大寒”而言的。小寒节气的特点就是寒冷,这是因为一年中最冷的隆冬“三九天”就处在小寒内,故有“数九寒天,冷在三九”“三九出门冰上走”的谚语,也因此才有“小寒胜大寒”之说。

在我的心里,小寒的寒冷,连着童年遥远的记忆,也连着那时冬日里最惬意、开心的时光。常记得,那个时候,小寒时节,学校刚放寒假,结束一学期校园生活的孩子们,终于放下了沉甸甸的书包,不用再顶着北国的寒风早出晚归奔波在求学的路上,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小寒,正是三九的身前身后,天虽冷,可对于孩子而言,心中自有一方天地,自有别样的乐趣温暖童心,那是另一种美好,就像黑夜淹没不了星辰,寒冷淹没不了快乐一样。

村南的湖和村西通往远处的排水干渠早已被坚冰封冻,平坦的冰面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一条长长

的素练,充满着诱惑,充满着期待。放寒假的孩子们早都等不及了,书包一扔,俨然成了“小木匠”。找几块木板,锯成同样的长度;再找两根直溜厚实的枕木,把锯好的木板钉在枕木上,钉成一个长方形,在枕木下面平行装两根直溜的钢筋,一架简易的冰车算是做好了。然后找两根长度、粗细适中的钢筋,一头装上木质把手,另一头砸得尖尖的,略带弯度,称作“冰锥”,作为推击冰车的动力。

冬日的冰面上,是孩子们的乐园,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冻结不了如火的热情。一架架冰车载着一个个幼小的身躯在冰面上追逐着、疾驰着,快乐与开心的火焰便在这冰面上燃烧,寒冷的空气也被他们的热情焐热。有时,村前的湖面似乎玩得不够尽兴,小伙伴们便转移到村西的排水干渠里,举行一场速度与距离的角逐。远距离滑冰,年龄小的优势自然也小,尽管身体轻,可是速度和耐力总还是不及年龄大些的孩子,比赛结果总还是落后于人家。孩子们沿着排水干渠一路向北,滑过连片的农田,滑过苍茫的芦苇荡,滑过别的村落的鸡鸣狗吠,一直滑到另一个乡镇的地界。回头望望,自己的村庄已成模模糊糊一抹影子。玩累了,就去到旁边的沙枣林里,攀到沙枣树枝上,看准枣儿挂得稠密的一枝,用力一摇,干了的沙枣离开枝头,扑啦啦落了一地。树下的孩子边捡边往口袋里装,一边不忘往嘴里塞。几个口袋都装满了,肚子也填饱了,反而口渴了。孩子们就又回到干渠里,用冰锥猛戳冰面,溅起一片片的冰晶,捡一块亮晶晶看着干净的塞到嘴里。冷冷的冰块在嘴里慢慢融化,腮帮子、牙齿和舌头冰得直哆嗦,一缕凉意从咽喉一直延伸到胃里,一种舒心马上从胃里扩散到全身,甚至是每

一个毛孔。

返回的路上又是你追我赶。有时,大地上的雪被我们的热情唤醒,纷纷扬扬也加入到这快乐的人流里,与小伙伴们相互追逐着。那一刻感觉,我们就是那干渠里没有被冻结的浪花,寒冷中依然欢快地流淌、热情地绽放。

抽陀螺也是那时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找一根略粗且圆的木棒,截取其中五六厘米长的一段,一段打磨平整,另一段用刀从腰部向下缓缓削尖,在顶尖的部位镶上一颗直径约5毫米的钢珠,这样,陀螺就成型了。为了美观,陀螺的上面要用蜡笔描出一圈一圈的颜色,陀螺旋转起来,那些颜色便由清晰到模糊、由简单的几圈旋转成复杂的无数圈,最后浑然一体。找一根粗细适度的绳子,一头拴在一根短的木棍儿上,另一头拴一截较细的绳子作鞭梢,抽陀螺的鞭子就做好了。

几个小伙伴相约到村前湖面上,开始抽陀螺比赛。启动陀螺是有技巧的,要不,急得你蹦蹦跳跳也不能让它旋转起来。左手拿着陀螺,把鞭梢紧紧缠绕在陀螺上,然后把陀螺放到冰面上,右手拿鞭,顺时针方向用力拉动鞭子,陀螺被惯性甩出,顿时旋转起来。这时挥动鞭子,一阵猛抽,陀螺就越转越快,一会儿就稳稳当当旋转起来。鞭打陀螺也是有技巧的,力道要掌握好,用力太小陀螺不会转动,用力太猛有可能把陀螺打飞出去,而且鞭梢的着力点要准,一定要抽在陀螺的中下方,这样既不会打得高了打倒陀螺,也不至于打到根部让陀螺弹跳起来。抽陀螺比赛,就是看谁的陀螺转的时间长,其他的陀螺相继倒下了,最后还在旋转的无疑就是胜者。有时,一场比赛,有的陀螺能转一个多小时都不倒,小伙伴们尽管脸冻得红红的,手

上皴裂的口子还渗着血丝,依然玩得忘乎所以。得胜者自然是眉开眼笑,对自己的宝贝自是珍爱无比。

朴实无华的玩具,承载着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些天寒地冻的岁月,那些乐在其中的童心。

这些时候,大人们自然是窝在家里继续他们的“猫冬”。那一炉红红旺旺的炉火,炉畔那一壶香气袅袅的酽茶,那些悠闲漫长的温暖时光,对于忙碌一年的人来说,真的是惬意而珍贵。

再过几日,小年就到了。看日历,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小年竟然有南方小年和北方小年之分,北方小年在腊月二十三,南方小年在腊月二十四。同是小年,何以不同?经查询,才发现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年轻时是个穷光蛋。一年过年,他身无分文,想在肉铺里赊几斤肉过年,老板不肯,他说那就赊一个猪头吧(那时猪头很便宜),老板也不赊。朱元璋心酸又无奈,信手在路边墙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别人有年我无年,赊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两个年。”想不到朱元璋后来真当上了皇帝。这一年腊月,他想起曾经写在墙上的打油诗,为了自己的金口玉言,他颁旨,从当年起过两个年,一个小年,一个大年。当时已是腊月二十二了,就定在第二天腊月二十三是小年。由于交通不便,圣旨传到南方迟了一天。所以就有了北方人小年是腊月二十三,南方人的小年是腊月二十四。

小年是春节庆祝活动的开端。

小时候,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普遍不富裕,但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对过年都充满期待。记忆中,小年到了,人们就纷纷忙碌了起来,开始准备年货。那时,小镇上的供销社是人们置办年货的集中地。春

节前,两个门市部里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百货门市部里,棉布柜台前挤满了人,售货员不得不加班加点。年画组的售货员将年画用铁丝高高拉成几排,按顺序编号,方便人们挑选。那些年画种类繁多,画面丰富多彩,且价格不贵,有一两角钱的,两三角钱就能买一幅好画,最贵的彩色“四扇屏”也就四五角钱。副食门市部里,也是人流熙攘,最忙的柜台是卖糖茶烟酒和醋酱油的。门市部外,街两边也是热闹非凡,卖炮的、卖窗花的商贩不停地叫卖着,小娃娃们守在花花绿绿的炮摊前迟迟不肯离去;女人们将印制的传统手工艺品——红绿窗花拿在手里,左看右看、左挑右拣,选择着自己心爱的窗花。

置办完年货,家里还有不少的活儿等着干。男人们碾米磨面、加工糕面、准备笼旺火的干柴、打扫屋里屋外、贴春联。女人们则不分白天黑夜,赶做一家人的衣服和鞋,拆洗被褥、生豆芽、蒸年糕、蒸馒头、加工肉食,仿佛一年的活儿都集中到这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要叫左邻右舍来帮忙。那些日子,城里乡下,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的味道。

小寒虽寒,寒冷的只是气温,我们心里,自有满满的暖意。再往前走,走过所剩不多的风雪严寒,就将迎来我们期待的春回人间、春暖花开。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林海公园的桥

■刘少光

平生喜欢桥，却无缘见得几座。我听说的几座有故事的桥，诸如赵洲桥、西湖断桥、大渡河的铁索桥、连接中朝的鸭绿江大桥、驰名中外的长江大桥、黄埔江大桥，皆因肩上事多，囊中物少，不能见得，只能神往，如神往神话里的鹊桥。儿时，村里办社火，大人们教唱的秧歌曲儿里说：“赵州桥什么人儿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那是第一次听说了桥。至于桥为何物，大人们不说，我等也不问，只是跟着学唱罢了。

上学了，课本里有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且有插图，才知桥是架在河上的一截儿路。阴山后，草地边，缺水无河，有河也是雨来流水，天晴干涸的季河。蜗居于七沟八梁向阳湾儿里的村里人，有几个见过桥呢。

当兵了，出了家门，见一根独木，几节涵管，接通了两边的路。人行南北，水流东西，人不误流水，水在桥下流。水不碍行人，人在桥上走。慢慢地，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桥的概念：桥是衣扣、拉链，桥是绳结、纽带，桥是接通了路的路。这样，也越来越喜欢上了桥。大凡过桥跨水时，心底里都会对人的智慧、水的敬畏生发出一阵感叹来。

后来，心里收藏了一座震撼不已的

桥。那年因差进京，人流车流里寻不见办事的路，在闷闷的车子里，忽地记起中学时城里同学嘲笑我们农村娃的一串话：山老大进城，腰系草绳，手提洋瓶。眼如牢铃，脸掬得通红，寻不见茅坑。崩断了草绳，打碎了洋瓶，紧闭了牢铃……车子里的我，就如那般神态，开车的同事比我更甚。车流里错过了路口出不去，出错了路口进不来，七拐八绕，见不远处有座桥。问人说是卢沟桥。“好哇！”事就今天不做了，把车停好。在这石筑的桥上走过去，踱过来，数蹴在石栏上的狮子，真的是过去一个数，过来一个数，莫不是多一只，便就是少两个。蹲下身去摸索桥面的车辙，想，多少宫役，多少水车，多少车水，从这厚厚的汉白玉桥面上日夜往返，碾轧成尺把半的沟来，只为皇爷一家煮食、烹茶、净面沐浴，浇花草、灌珍木，饮御马、研香墨。走神了我。人在石桥上，心进了深宫里。落照时分还不走，等看“卢沟晓月”。星河烂了，还不见月影儿。听旁边也如我痴情于这古桥古月成佳景的京外人问答：“初几了？”“要么是初一二，要么是……初几了？我也晓不得的啦！”“初一初二都没得月亮的啦！”

一天光景，事儿没办，月也没来，还忘了与这神往已久、偶而得见的卢沟桥合个影，竟把个遗憾丢在了古桥上。

几年功夫,传说不知深浅的锅底圪巴和与其毗邻的小果园,精巧地幻化成一个可人的园子,还有一个算不得大雅却也不俗的官名:林海公园。依照园艺,园子里有了花草树木,有了假山崖壁,有了曲径亭阁,有了小小河,有了碧湖小岛,必然有了水,自然有了桥。水把园里的河湖相接,桥把园外的街巷连通。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园子呢,有山则显高古,有树就有精神,有水便显灵秀,有桥凸现雅趣。

一座板桥,宽宽展展,铺坦在湖之一角,南来者过桥去了曲径幽幽处,北往的过桥疏散在街巷里。我独爱落坐阳伞下,倚板桥抛竿垂钓。老伴则喜欢坐小马扎,丝柳下看孩子们摇船,看蜻蜓点水,看燕子翻飞。很美的是几座石墩石面石筑的拱桥,一孔若月半,两孔三孔似古窗。一座一个样,卧于净湖曲水,恰到好处,如点睛之笔。是,是比不得江南水乡桥来得秀丽,却也有江南水乡桥的情影。诚然,不可与京都园里的桥比古比壮比精美,倒也有京桥之味道。当初建园时,听筑桥师傅口音似莺歌燕曲,想必是丝竹南韵里有些成就的工匠,举手投足,少不得把江南文化带将来,溶化在桥的身心里。

我查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桥,只见词条,没有定义。

“桥像什么?”我问孙儿。

“桥是变形金刚。”

“桥像什么?”我问妻。

“手镯。”妻笑答。

“桥像什么?”问战友,他是一位诗词主编。

“桥是诗,是词牌。”

又问朋友读大三的女儿,她说桥是白马王子。

看来,桥无定义,形无定法。桥是美的特别存在形式。公园里不能没有桥,没有桥必没有水。试想,一个林荫草碧、霞落湖水、水清鱼跃的园子,没有桥,如龙无戏珠,山无林木,人无精气神,也如是一朵枯枝败叶的玫瑰,蔫蔫地,没了馨香,又有谁人赏惜。

早霞里,夕照时,我爱找个合适的地方,看林海公园桥的剪影和它们水中沐浴的影子。月儿亮亮的,透过桥孔看水中的月,还试图寻找“卢沟晓月”,拣回丢在古桥上的憾来。

更喜欢桥们雨里的样子,雪里的神情。雨雪中拍摄了,藏在我的相册里。

最多的时候,阳台上倚了楼窗小眺园子里的桥,久了,便有了与这园子、园里的桥非说不可的几句话:浓林碧草影崖,亭子拱桥鱼花。琴蚰歌鸟鼓蛙。径幽人暇,园外楼,是我家。

[组稿编辑 陈旭]

## 贾拉格大峡谷

■甄生联

朋友,你喜欢看峡谷的悬崖峭壁溪水翠柳吗?我能想象的出,每一个人在回答此问题时的神情肯定是眉飞色舞,因为人人都有渴望去闻名遐迩、景色撩人的旅游区转一转,但我敢断言,你可能去过黄果树瀑布、泰山、华山等风景名胜区,但未必来过乌拉特中旗的贾拉格大峡谷,因为它是埋在砂砾里的珍珠,才被洗去尘土污垢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如果你哪一天有豪情去一趟贾拉格大峡谷,我敢肯定你一定会目瞪口呆,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当然你不要在这里听我海编,最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跟随我去贾拉格大峡谷兜上一圈。

### —

贾拉格大峡谷位于阴山山脉查石太段的北麓,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镇南此老图村的正南约40公里处。

绵延起伏的阴山山脉硬生生把巴彦淖尔分成两部分,乌拉特草原和河套平原。阴山山脉巴彦淖尔段又分为好几部分,每一段都有好多山口。这些山口是进出乌拉特草原和河套平原的交通枢纽、通衢要冲,也是乌拉特草原上的河流汇合流入黄河的必经之地,贾拉格河就是石哈河

河水从巴二女湾山口经过查石太山的一段。

查石太段的每一个山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期,常有军队和响着“叮铛、叮铛”铃声、驮着货物的驼队马帮在出出进进,贾拉格河也是如此。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生态退化,现在的贾拉格河水已经干涸,河床也变成了到处泛着白光巨石的干河槽,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峡谷。贾拉格大峡谷从巴二女湾山口到河流流经的边墙整体直线呈东北西南走向,但走势却由连续几个不规则的S型弯道连接而成。每一道弯的景色各异,每个山口又都恰到好处地隐匿于山榆野柏中,与弯道遥相呼应。

去贾拉格大峡谷有两条线路可到达。一条从海流图镇或石哈河镇出发,在毛忽洞村九十度大转弯,经西阿鲁村(蒙古语,井的意思)、白音不拉沟口,到洋烟地下车,沿人工坡梯下谷底。另一条从海流图镇或石哈河镇出发后,在白音厂汗村九十度大转弯,经呼鲁斯太村、西此老图村、孙达盘,在玛尼厂汗处下车,分岔路走,往西南走是白教包,经七顶账房到余太庙;往东南走是乱石滩,经五顶账房步行下山进谷底,此线路路程较短。需要注意的是,不论走大峡谷的谷底,还是走山梁的

梁里梁外都是巨石遍布，坑坑洼洼，杂草茂密，所以在观景的同时也要注意脚下的路，小心扭了脚，薊蕨扎了腿，那就得不偿失了。

乘车到了道劳教包沟，只有徒步下去才能到达河边。眼前是河水造成的冲积扇平地，有牧户羊盘，流水淙淙，山光水色，山里人家，仿佛一幅绝佳的山水画，这就是巴二女湾（以抗日英雄巴云英司令的二姐名字命名的）。坡南是大小柏树梁，石峰上柏树相伴，傲耸峭壁；坡北是黄栌梁，名贵药材漫山遍野。巴二女湾是峡谷的门户，西进入头道石弧必经之路，东毗邻白音不浪沟，地势险要。其东南方圆几十里有好多历史遗存和民间传说，比如：刀劳教包、突厥墓群、蒙字坡、五顶账房和伊百灵庙，这些地名都与贾拉格大峡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二

贾拉格大峡谷和白音不拉沟都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碰击交融地，同时也是多民族和睦相处的见证地，有边墙、岩画、突厥墓群和喇嘛庙遗址……其沟里沟外梁前梁后不仅风光旖旎，景点众多，还有许许多多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

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贾拉格河是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官吏的冬季牧场，此人后迁居新忽热苏木的白兴图嘎查，因此而得名。

贾拉格河自古就有人类居住，突厥墓群就是佐证。在乌拉特东公旗巴云英司令执政时期，贾拉格河上游两岸是巴二女的牧地，蒙字坡就是巴二女的管辖范围内的牧人在山坡上用白石头镶砌的几个巨大

蒙字。

1936年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日本人在石哈河镇的六份壕村东南的山坳里和国民党的部队激战三天三夜，战场上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巴二女属地的牧民全部参加了战斗。一个月后，因特务告密，日本人又出动了部队，炮击焚烧了位于刀劳教包东南的伊百灵庙，伊百灵庙是当时乌拉特东公旗较大的庙宇之一，庙内有喇嘛一百多名，喇嘛们死的死逃的逃，日本人随后顺着刀劳教包沟追逃跑的喇嘛，追至大小柏树梁时，日本人用汽油燃烧弹点燃大小柏树梁上的树木，大火整整烧了一个礼拜，焦黑一片，惨不忍睹，当地三年寸草不生。不知为什么，在以后的岁月里此处也只生长柏树，故人们叫此地为：小柏树坡、大柏树坡。逃生后的喇嘛逃进贾拉格大峡谷，攀上悬崖，在佘太庙避难，后又在现在的五顶账房搭建了五个蒙古包暂住，这就是五顶账房的由来。由于时局动荡，巴二女一家也迁走了，但巴二女湾这个地名却流传了下来。

大约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头道石弧。万梁沟口到石门这一段当地人称作“头道石弧”。有名的景点有：樱桃坡、黑圪林坡、舒蓓柳坡、桐茎草坡、河同子、柱柴坡、洋烟地、石门、马人圪梁和上下山的人工坡梯。

说起洋烟地，有个凄惨的传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乌拉特东公旗（即现在的乌拉特中旗）旗府衙门的官员基本上都吸食大烟（罌粟），可他们又没有钱买，只好派一个叫老包小的人（山西河曲人）找一个僻静无人知晓的地方种植大烟供应他们，老包小就选择了这个只有几分地的山窝圪坝种大烟，这一种不要紧，他也抽上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要他重新做人，铲掉

大烟自我改造，他因大烟上瘾无力自拔，在贾拉格里的一棵柏树下自尽了。

当站在北梁的山顶上极目远眺，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近看一条倒过来的几字形谷道出现在眼前，呈花岗岩地貌，在几字的左拐弯处有一个直劈下来的山体别具一格，半山腰处有颇像电影里山寨的洞门，人们称其“石门”，门的两边有石柱，左边还有一长溜的高台，这是榆树圪塔。

下梁，再走到对面攀缘上悬崖，山梁的那边就是五顶账房。所谓的五顶账房就是在地面上铺砌了五个直径两丈有余的石头圆形平面，高出地面一寸多一点，石头平面光滑平整，躺上去一点也不硌人，好像是石匠打磨过似的，堪比现在的土炕，这就是那时喇嘛们搭建蒙古包的遗址。

大峡谷有几千米深，从山顶俯视，不由感叹大自然造物之神奇。整个峡谷仿佛是用石头打造的不规则廊形石城，奇形怪状，模样奇特，多姿多彩而富有灵性，被岁月和风霜雕琢得“奇、险、怪、色、惊”，石缝间不时有泉水潺潺流动之声。

沿峡谷西行，两边的坡面上分段排列着当地特有的植物。值得一提的是舒蓓柳、桐莖草，对治疗妇女不孕及男人肾虚有奇效，有民间谚语为证，“舒蓓柳桐莖草，锅头喝上后炕有”，而柱柴是用来做筷子的。

在河同子边走边看，猛一抬头向前，大山耸立拦路，似乎走到了终点，走近了，一个直角拐弯的山体，像一双巨手在热情地招手，吸引行人前行。“啊哦”，原来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此时已体力不支，只好在石头上歇息片刻。

### 三

在逐水草而牧的游牧时代，人们常常祈祷“腾格里”保佑牛羊遍野，风调雨顺，河水温驯。故以食肉为主的牧人，死后还肉于天的风俗成了铁律，即天葬。把去世之人放在马背上，然后在马屁股上打上几鞭子，马儿狂奔起来，不一会儿马背上的人就掉到地面上，如果逝者面朝天，则灵魂可上“长生天”。在这其中，饿捞翅（鹰）充当了“驾鹤西去”使者的角色，而这些使者的老巢就在二道石弧拐弯处——饿捞翅湾。

饿捞翅湾处的山体上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住着许许多多的飞禽走兽，燕披鹞（蝙蝠）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燕披鹞白天像一个个挂在峭壁上的死硕鼠，摸上去毛茸茸的，晚上出来吞噬贾拉格河域植物上的害虫，使山榆野柏常青，生长茂盛，维护了贾拉格河域的生态平衡。鸽鲁鲁（鸽子）则是护守边墙的将士放生的信鸽繁殖下来的后代，是民族团结的使者和见证者。

光石坡一溜弯的群山全部由光滑的巨石堆积而成，但每一座山的山石颜色各不相同，青的，蓝的，白的，形状千奇百怪，一个角度一个造型，但每一处石头缝隙都有各种各样树木点缀，如：葡萄树、木瓜树、桑树、樱桃树、山榆、山柏、舒蓓柳、黑圪林……

群山的形状也各有千秋。有的山体像树墩，仿佛被刀乱砍了一番，留下了枝枝杈杈、坡坡梁梁、坑坑洼洼，如桑树塔；有的山体像两堵墙将要向两边倾倒，却被一块巨石从中间粘住了，如石楔山；有的山体像起了框架的石屋子，三面齐齐整整，上面压着平板石，屋顶上一堆石头，却没

有门面,如解乏洞;有山体的石架突兀高不可攀,却有一条小路通向山外,如野羊路;有的山体像镶贴瓷砖,砖的四周缝隙里长满麻黄,而砖石面却反射着银白色的光,如麻黄坡;有的山体突然从中间坍塌,细小的石块滑落了下来,碎石缝隙中却长满山榆树,如刘天有沟……

孤山极为奇特,像一个巨人坐落谷道的拐弯处,好像是伸出巨手在和对面的山体打招呼,让你有见尾不见首的感觉。想想,多像人生,跌宕起伏,岁月轮回。孤山山顶处有个孤山窑子,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土匪王毛人因日本人击毙了他的坐骑枣遛马,发誓要杀一百个日本人来报仇,于是他晚上出动到大余太袭击日本人,白天回来睡在孤山的窑子里,故又有“王毛人窑子”之称。每逢刮风下雨,牧人及行路人也常在此暂住。

上盘肠坡需要毅力与恒心,来回的盘肠小道,正面看上去并不遥远,但走起来却异常艰辛,小道两旁的蕨蕨让你不敢有丝毫懈怠,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会让你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无限风光在险峰,盘肠坡的山顶有石床石枕头,躺在上面仿佛伸手就可抚摸点点白云,看云卷云舒。这段路程称作“二道石弧”,有光石坡、石楔山、麻黄坡、野羊路、饿捞翅湾、孤山、燕披鹑窑子等十多个景点。而再往前走的“大柳树湾”(胡家湾)也有死马沟、木瓜树坡、梯子山、力背千斤、张德荣盘、脚心圪旦、二里半、长坂坡、臭虫石架、牛粪片子山、石羊坡、大柳树、阴石架等景观。

木瓜树坡,山峦叠嶂,野树点缀,但稀有的木瓜树一簇簇、一苗苗混在其中,顽强地生长着,枝杈上结着小孩拳头大的果实,甚是诱人。大柳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树皮褶皱苍老,树枝上有多个像萝卜头大小

的野鹊窝,树根延伸到几丈远的地方,和古柳树合个影是非常有意义的留念。张德荣盘,是一个弃旧的牧羊圈棚,恰到好处地盖在山的脚下,屋前地势平坦,河内泉水流淌,潺潺有声,屋西沟壑纵横,奇石林立,白天太阳把巨大平面石头烤得微微发热,躺上去可解除舟车劳顿之累,极像是热情好客的贾拉格在为游客接风洗尘。

继续西行,山体的山底被山洪冲刷出来,形成了不同形状的山窑,深浅不一,人若钻进去,躬腰力挺,顿时觉得整座山在动,有“力背千斤”的感觉,恍然间,觉得自己真的力大无比,有摧枯拉朽之力,可挽狂澜。你想,若有精神压力的人或患抑郁症的人钻一钻此山窑子,是不是所有的郁闷与不快都将烟消云散,心态也会彻底改变。

长坂坡蜿蜒起伏,山顶峻峭险恶,悬崖峭壁,山梁外却大梁大洼,一望无际,是石羊、团羊、扫雪狐等野生动物的乐园。臭虫石架与阴石架恰好搁在长坂坡的两头,为这些野生动物遮风避雨。牛粪片子山坐落在长坂坡的中间,极像牛刚刚屙下的屎,一层一层的,雾气环绕,颇有灵气。

石头是山的灵魂,用长条的光滑巨石垒垛山体,而且又搁的恰到好处,还不忘在石头缝隙里插上些山榆等野生的树木,这不能不说是天下难得的景致。

梯子山是长石条捏造的,层层错落有致,像当年大寨式梯田,但又不像,梯面宽窄不匀,石头形状诡异,直至天际。哪天晚上,如果你有兴趣,去登梯子山,如果运气好的话,可在山顶上碰到从月亮里出来的吴刚,在桂树下静悄悄地喂兔子。你想,皎洁的月光静静洒在山上,夜深人静,没有喧闹,一切尘世间的烦恼都归于沉静,确实是人间仙境。

到了边墙,也就是考古学家说的“秦长城”。这里的主要景点有:直棒廊沟、鞋土山、烂铁片山、边墙。

直棒廊沟是个土沟,因貌似粗木棒而得名,沟长三里有余,沟口正对阴石架,沟内长满山榆树,葱葱绿绿,这在干旱少雨的乌拉特草原来说,不能不说是奇迹。若在沟里行走,虽然磕磕碰碰,可榆树特有的气息在空气中飘荡,你不由得要多次深呼吸,感叹这里的空气清新,同时亦为榆树的顽强生命力折服。

边墙,民间的俗称,这段石头长城堪比北京的八达岭,三尺多宽,一丈多高,齐齐整整,勾缝均匀,缝隙圪晃竟插不进去刀刃,别的不说,就是扶一块石头上去,需要多大的力气,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机械,技术人员也是土生土长的木匠石匠,

其工程的质量却让世界顶尖工程师汗颜。面对这雄伟的古建筑,有时不得不敬佩古之能工巧匠。

鞋土山传说是修建边墙的工人鞋里倒出的土堆积而成的,烂铁片山是因为土山上散落各种各样的古代兵器残骸的碎铁片而得名。这两座土山是贾拉格河上少有的土山,多少年来风吹雨刷,不仅没有降低它的高度,反因洪水带来的淤泥让它增高了。

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如果你有兴趣再来贾拉格大峡谷,别忘了通知我一声,让我再陪你们走一走贾拉格大峡谷,赏一赏这里独有的美景!

[组稿编辑 陈旭]



# 故乡的原风景

■张平

## 一

多少年了，我没有再见到故乡的炊烟。曾经，我每天早晨，在防洪大堤上散步，看村庄的炊烟袅袅升起。

看晨光点亮了树梢，点亮了房屋，点亮了整个村庄。有人赶着羊群出村，有人往田里拉农家肥，有人牵着骡子拉着铁犁往地里赶。

故乡的炊烟，一缕一缕从乡亲们的屋顶升起，然后飘散。它们飘到了哪里，是飘到远离故乡的游子的梦中了吗？

我闻到故乡的炊烟里，有柳树枝、杨树枝、葵花杆、玉米杆燃烧的味道。多年以后，这种味道依然伴着我。我会在某一个夜晚，在一堆篝火旁，忽然闻到这炊烟的味道，我知道它来自故乡，虽然我走过万水千山，但它依然从虚空里陪着我。

## 二

我出生的村庄，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紧挨黄河防洪大堤，但距离黄河岸边大约还有五公里。

过去，人们称这里为沼滩村，后来又改为黄河村。叫沼滩村，说明很早之前，村庄所在之地是一片沼泽滩。改为黄河村，

意思是紧挨黄河的村庄。

村庄东侧是黄河防洪大堤，从防洪大堤再往东走，就是黄河。在我很小的时候，防洪大堤只有两米高，一米多宽，现在，大堤已经是五米高，四米宽，上面还修成柏油路，大堤变成了沿黄公路。在村庄的西侧，是黄河总干渠，我们称之为二黄河。村庄北侧有黄河旧道形成的池塘，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些池塘里学会了游泳。村庄南面是一个只有六间房屋的小学，叫黄河小学，我小学时就在这里读书。

村子由南向北铺开，中间一条南北村道，向南通往小学，向北通往中学和供销社。一条东西通道，向东通往打麦场和河滩地，向西通往110国道。我家就在东西村道旁，距离黄河防洪大堤只有200米远。

多年以后，不知我使过的那把大弯镰哪去了，它还在老屋凉房的墙上挂着吗？炎热的夏天，我曾持着它，在麦田里挥汗如雨；不知我使过的那把铁锹丢到哪里去了，我曾用它挖渠、打地堰、淌水打坝；那停在院子里的牛车、铁犁、石碾子哪去了，如今都不知所踪，只在我的梦里一次次出现。

那年回村的时候，我曾酒后围着老屋转了一圈，仔细端详，房子很旧了，后墙裂了很大的缝，只有院子中曾经拴骡子的老

柳树依旧倔强的在风中屹立。

### 三

沙枣树,是故乡最普通的树种,褐色的树干、绿灰色的树叶,总生长在沼泽滩、盐碱地、沙漠旁、池塘边等环境恶劣的地方。每年五月,嫩黄色的小花挂满枝条,村庄、田野、校园,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芬芳。

枣花香自苦寒来,恶劣的环境,却酝酿了最浓郁的花香。这么多年来,沙枣花香,是我闻过的最浓烈的花香。有人把沙枣花晾干,泡茶时放一点,有满屋的香气。有从南方来的养蜂客,会把蜂箱搬到沙枣林里,酿出香甜的蜜。

常常在梦里,梦到故乡的沙枣林,梦到童年,和小伙伴们一起打沙枣。冬天里,把捡回的沙枣放到小火炉的盖子边上烤,那香甜的滋味,竟温暖了整个冬天。

故乡的沙枣树,每到深秋,结满了红色、白色、紫色的果实,那是我们儿时小伙伴们的零食,也是故乡鸟儿冬天赖以生存的食物。

### 四

多年以后,那两只灰色的斑鸠飞哪了,它们还在故乡的沙枣林里吗?上小学期间,每天清晨上学的时候,我总会碰见它们,它们用黑色明亮的眼睛盯着我看。每天放学的时候,我又会碰见它们,它们依然静静地待在那里。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出现,在沙枣林里守护一生一世的爱。

故乡的斑鸠,好多次在我梦里出现。有时我竟很羡慕它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想飞就飞,想睡就睡。它们静静地守候在故乡的沙枣林里,看花开花落,看四季轮回,看着我们走入学堂,走出村庄。

### 五

有一朵云,绣在我的心中,这是一朵来自故乡的云。这朵云里,有故乡的雨露、炊烟的气息,直到今天,这朵云依旧飘荡在故乡的天空,它就停留在老屋烟囱的上方,村口的用柳树根砌成的老井的上方,隐藏在河滩的沙枣林里,隐藏在院子中老柳树上喜鹊的巢里,隐藏在我的梦里。

故乡的云随风起舞,穿过打麦场、村庄、旷野和绿色麦田。思乡的雨露会在某个梦里打湿我的心,那长长的防洪大堤、蜿蜒的村庄小道、晨起的炊烟、暮归的羊群、绿色的田野、村后的池塘……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这朵云里。让我在刮风时候、下雨的时候、飘雪的季节,心中常常隐隐作痛。

故乡的云,从未离开我,一直在我的天空漂浮,随我浪迹天涯。它见证了我在麦田里挥汗如雨,看见我在河滩里放牛,在池塘里嬉戏,在清晨的防洪大堤上散步,在黄河边静坐沉思。故乡的云呵,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从你洒落的雨滴里闻到故乡的气息。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草本植物 (组诗)

■付志勇

### 时光书

1

露从今夜白  
没有饮过风霜的小草是不会懂的  
月是故乡明  
只有漂泊在外的人才最能体会  
风声里,光阴碎成一地  
指尖握不住流年

气凝结成水,水凝结成露  
露凝结成游子床前霜  
春后是夏,夏后是秋  
秋成离人心上愁  
此后是堂上明火,是雪山寒鸦  
一年至此几近尾声  
可红尘还在飘摇  
我们在生活中越陷越深

2

无法自拔,无力自拔  
爱过的恨过的  
都在红尘  
你逃不脱你躲不掉

最多醉在他乡  
可他乡明月扰人

一会儿挂在窗边  
一会儿卧在床前

3

有多少河才可以汇成大海  
有多少伤才可以度过一生  
有多少年才可以真正靠近自己的内心

不说伤不说痛也不说人间的坎坷  
春来秋去  
又有多少风雨雪霜谁能说清

人生多处通道  
有的宽阔有的狭窄  
唯有放过自己才是莫大慈悲

4

说什么呢,人生已经过半  
现实的生活越来越厌倦  
想要的生活越来越清晰  
桃花梨苑,田园青山  
都是我多年未了的心愿

此间心生白马  
达达经过人间  
不怕落日无多,不怕花开迟晚  
我只一指

大漠戈壁塞外江南皆是我的江山

5

有人诵经有人许愿  
我不语亦不言  
草为佛,树为佛,万物皆为佛  
我只叩拜自己  
诗心永驻何方不是莲花  
心存善念处处皆可涅槃

6

来,让我最后把月色写下  
凡尘不过花开花落  
人世就是月缺月圆  
前世不得相逢的今生或可偶遇  
此生相遇的却是越走越远

万事皆为一念  
至此放下人间

### 羊群沟的树

一到十月,羊群沟的树就变得落魄  
先是挨过一次冷雨  
又经历了一场霜冻  
后来,疫情来临,万物萧索,山河空寂  
再后来,树叶被风吹落  
一片一片,堆积在异乡人的窗前  
与往年不同,它们卑微、脆弱、无助……  
每一片似乎都有岁月的伤痕

### 过年

学会了慢  
学会了慵懒  
  
看一本书

喝一杯茶  
发一会呆  
听绿萝生长  
或在玻璃后面  
瞅着一朵白云出神

不出门  
不拜年  
不走亲访友  
困了 就和狗狗  
比睡觉  
它趴在我脚下  
我靠在藤条椅上  
身子随太阳移动  
照前身 照后背  
它不哼  
我也不说话  
这素静的人间  
多么温暖

到点了  
儿子会喊我吃饭  
一碟肉  
一盘素菜  
一碗稀粥  
或一碗面  
……  
不倒酒  
酒杯就空在桌子上  
有时爱人用它来斟清风  
有时我用它来盛月光

### 草本植物

那么多的草本植物  
为了生活  
都挤在一片洼处

它们向上努力争取阳光  
它们向下拼命摄取水分  
多么不易

生长 拔节  
不过是刚刚尝到了一点甜头  
寒霜就来了  
西风凛凛中  
一把明晃晃的镰刀  
把它们齐根斩断

### 唱歌的虫子

它们怎么活得  
我知道  
它们天天为生活唱颂歌  
夜越黑  
唱得越响

它们怎么死的  
我不清楚  
也许是死于一股寒霜  
也许是死于一场农药  
最后风把它们挂在草上

### 清明

死者为大  
今天他们可以高高在上  
接受人间的  
香火 纸钱 贡果  
和箔纸做的金银细软  
今天他们可以俯下身来  
听亲人们的悲伤 哭泣  
问候 以及忏悔

今天 大地庄严 空气凝重

尘世放下了所有的梦想  
阴阳不过隔着一堆黄土  
生死薄成一块墓碑

### 春夜

不寂寞,有长夜伴我  
尘世在左,我在右  
风把我们分开

桃花流水全亮了  
树叶奏响弦歌  
有虫鸣悄悄溜进来,一身月色

### 西风辞

风你别吹  
让薄云留下来  
为一个漂泊者  
为一个异乡人

在途中  
他因寂寞而有足够的空旷  
他劈柴 烧火  
把远山的冬雪煮开  
他也因孤独而有足够的澎湃  
他挥毫 泼墨  
把沿路的炊烟写成流岚

他长河饮马  
身上落满月光  
他荒野行走  
从冷风中取出火苗

他认真地绿  
认真地荒芜  
认真地爱和恨

认真地拨出身上的乌云

也静止 也动荡

也沉默 也喧哗

停不下来的奔波啊

他把自己安顿在西风里

## 秋分

说是把秋天分为两半

这边寒凉靠近 那边温暖走远

说是北方从今天后开始夜长昼短

暮色苍茫中

适合做梦 适合回忆

更适合自己和自己对话

说是一候雷始收声

说是二候蛰虫坯户

说是三候水始涸

三候过后 日子有时结霜有时挂雪

这多像我们的人生

繁华过后 岁月开始把我们的叶片打落

把我们的边幅收敛

不是颓废 不是败落

更不是向生活妥协

不过是把身子紧了一紧

等着冷风吹过

## 落日

它即将被埋在深山

只剩下霞光或烟岚

一天就此被分为两半

它即将被途中人借用

用以抒怀

用以将心中的思绪渲染

它即将被遗失被忧伤被忽略

成为不可的复述

成为不及的遥远

这是一个白日最后的呈现

此后,新的日子又来

它们或许相似,或许根本不同

## 落花

它们被时光用旧

它们被风吹下来

它们居无定所

它们随风流浪

直到干枯,直到破碎

直到被泥土收容

原来所有的盛开

所有的美丽

所有的欢喜和落寞

在如水的流年中

都不值得一提啊

那就不必委身于旧事了

也不必拘泥于存在的形式

退一步,再退一步

把生命退进尘埃里

挨过了这一季

就又是春天了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蒙古马传奇 (组诗节选)

■ 燕南飞

### 一匹马与一条河流

一匹马的梦想,已经被一条河流偷走  
 诺大的黄昏,总是无法安放  
 它血脉里流动的欲望  
 奔放  
 追寻  
 用毕生汹涌养育一尾鱼儿,游了一辈子  
 也没能游出它蹄铁那么大的领地

一条河流已经习惯一匹马的倾诉  
 它说着说着,就将泪水滴入河中。那  
 咸咸的味道,和泥土  
 是一样的

让一匹马,将一条河流  
 走失的灵魂追回来吧

它说:这光阴之索太长  
 这一整条河流的苦药也太稠了啊  
 喝一口  
 要等一生,喝一次  
 要用掉一滴滴泪水,装满整条河流的光阴

它说:等多久就是忍多久  
 暮色像一把利刃,悬在头顶  
 直到一条河流将一匹马的底牌抽走

它,只能咬紧一条河流  
 像咬住一根绳索  
 像一根稻草上,悬着的悲悯

一匹马与一条河流纠结终生  
 一匹马被一条河流,或是,一条河流被一  
 匹马  
 牵走。那疼痛  
 和幸福是一样一样的

### 大地或图腾

一匹马就是一把刀子,祭奠风雪,以及  
 一朵朵山脊的咏叹  
 谁能安抚古道的悲悯  
 上马石上,拴着一颗慈悲为怀的心

但愿马銮铃紧  
 用嘶鸣打开一片旷野:小卒已在归途上相  
 拥而泣  
 马鞍上,刀锋的刃口波澜不惊  
 只等这一日,  
 老马识途,走入每一个英雄的暮年

一条河流没有名字  
 一片黄土没有名字  
 一匹老马没有名字

它们,被深深地刻进一曲东风中  
成为经幡或者图腾  
它敬畏的样子如身怀咒语

大地上  
马群挨着马群,马群弄乱马群  
马群拯救马群  
每一朵蹄印中必定藏着一个部落的身世  
将流水,西风,瘦月和刀斧  
都交付给古道口

叫一声亲人  
我们将无法道别  
别等我几世的鬓白了血干了骨朽了  
别等我买下一座南山。不如  
在何处归隐就在何处汹涌。你  
原本就是一根弓弦的宿命

弹一声  
空  
也是一种信仰

### 我有一匹马

那些野草,镇守着一匹马的故乡  
古道上惊魂未定  
蹄铁叩问,在科尔沁的脊背上  
落日归处,刃响如乐章,几番风起云涌

我有一匹马  
它有着和我头发一样浓密的鬃毛  
它和我一起阅读一片草原  
辽阔  
如沙场,步步惊险  
静默  
如老贼设伏,斟酌中一劳永逸

三军未动,却按捺不住几声嘶鸣  
步步生烟色  
步步都是陷阱  
鞭子上系着草民的渴望与悲愤  
旷野无垠,要让老马和骑手在此耗尽一生

我有一匹马  
爱上鞭子,和我手中的缰绳  
也许是相见恨晚  
才会与绝版的词牌相依为命  
半卷史书说不完英雄事  
告诉你吧  
一只蹄子摠住的是八百里野性

当一块山石记下一匹马的来龙去脉  
才懂得它最爱的  
是将自己捕捉到的动词,还给人间

### 像一把鞭子那样精忠报国

请给我一根鞭子,教育山路  
怎样学会精忠报国  
你用蹄子掩饰内心羞怯的样子,甚是可爱  
一匹小马  
从山坡上走过:天高高,云高高  
长亭上走失的号角你要不要?

断刃已是信物  
英雄本无名。他只是敲一敲石头  
问它有多苦  
——它有多苦,这座山就有多孤独  
蹄铁造业,只喜他吃醉酒的样子  
把身子抵押给山路,如同把一颗棋  
抵押给残局

走马坡下不收无名之客  
那些吹号的,拉弦的,搭弓未决的

都等着向一堆土开刀问斩  
我笑  
我哭  
我只能让一匹马当家作主  
伴我十年,我把你抵押给山路,把山路  
抵押给一座山

刀尖上浪费了太多春秋  
马鞍上空负了白云苍狗  
不过是走马坡前再多几个孤魂野鬼  
我只想多收拾几枚山河碎片  
拼凑成硝烟尽,杨柳岸  
而后就去做南山下放马的汉子  
不再记得尘土飞扬的事

有酒  
它才是一壶被窖藏的野性。洒在那坡前旧  
土上  
某一日  
会与蹄声突出重围

### 用尽大半生爱与恨, 只学会了一个曲子

转瞬即过  
它已学会在草原上怀古  
在草原的疼爱中走路  
大漠是一部辞,随手翻动  
便会有一匹马冲出:是否还记得蹄子的诺  
言  
野烟横渡  
竟把一片旷野都洗瘦了  
  
尘埃中  
它佯作无所谓  
穷尽大半生爱与恨,只吹一个曲子  
美酒里腌着琵琶声紧,琵琶声乱

才引得东风大彻大悟,去最矮的那块石头  
中

读出梗概:倘有危难时  
可去灯火烂漫中找我

一匹老马被种在古道上  
蹄声还活着。已不见烽火搁浅  
却牵挂得云鬓白透  
春花秋月无尽  
必会用碎步收拾千里风骨  
有人说壮行酒是酒,断头酒也是酒  
之后  
才会有蹄铁踩住哽咽

青草深处是故乡哦  
别问它偷听过谁家的小悲伤和小幸福  
小木门吱呀呀地响  
落日和一副马鞍住在里面

### 一匹马的爱情简史

直到暮年  
它依然爱着木桩,绳索和墓碑。已习惯  
日夜咀嚼辽阔  
将一条路走到无路可走,与另一匹马  
诉说日冷西风瘦  
一片草原是我早已备下的嫁妆  
等你来填一首新词:雁归竟无语  
转瞬已三秋

说好的  
杨柳岸,每一片叶子都是设计好的密码  
将低啾还给春天,马鞍还给脊背  
等一场雪和北风交换信物  
等一场雪为你披上婚纱  
——那是我最爱的苍茫

“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苍老的样子。”  
鞭痕是岁月袭击时的硬伤  
你是唯一替我委屈的孩子,贪婪的落日  
拖走眼中的泪光  
我恨那根绳索不知冷暖  
为什么不替彼此拴紧问候

已无法捕捉喉结里逃脱的呜咽  
像一根鞭子荒芜着  
小蹄子去原野上踩啊踩啊  
我愿意放纵你捕风捉影

光阴哦  
就是被宠坏的孩子  
我们日渐苍老,它们长大成人

### 一匹马回到草原, 像一把刀回到鞘中

一匹老马从夜晚的鞘中,抽身出来  
你想象它有多么锋利,就有多么锋利。天边  
还在集结烟尘的故乡和狂野  
听惯了风声鹤唳  
一把残刀,惊跃而起

我试探过骑手的前世和来生。我把守着  
人间唯一一块净土  
一匹老马是一片草原的锋刃  
拜祭唇亡齿寒的落寞

取几寸光阴,抚慰蹄声吧  
每一次谢幕都是恩赐  
沙场间尚有战鼓回响  
槌槌都敲击就要开刀问斩的人

两把锋刃相互拥抱取暖,两匹战马相向而  
立

兄弟,草场就是我们赌了半生的城池  
其实我们谁都不能把谁逼退半步  
鬃毛被刀光洗过,背影被落日抚摸  
给彼此一个原谅的理由  
相逢一笑,几十载风尘  
全留给蹄铁慢慢翻阅

琴弦替它颤抖  
会替它回味奔跑时的愤怒。背水一战  
成全一片竹筒的敬畏  
而血迹已在刀锋上生锈,如同草民相依为  
命  
成全一把刀的孤独

### 一匹马的生命简史

它用终生捉拿一条路  
敲击泥土和碎石的背脊,如同打草惊蛇  
不放过每一根草木的蛛丝马迹  
沙子的爱情如此卑微  
对于蹄子的背叛,却一再放纵  
像鱼儿,容忍水

一匹马容忍一条路  
每一声响蹄都被篡改过。你  
能读懂我的叩问么  
信不信我心中牵挂的长安  
依旧装点着人间烟火,依旧十里桃花  
淹没了仆仆风尘  
当它驮回远走他乡的忠骨  
那都是一匹匹从容的灵魂完成契约  
安抚苍茫大地

蹄子有蹄子的犹豫  
青砖残瓦里,住着故乡。我们都是收拾江  
山的人  
日夜丈量一根鞭子的苦难和悲悯

戈壁上  
落日如榔头敲击大漠胸口  
要逼出一匹马的嘶鸣,一匹马的渴望  
如同鱼儿,对一片海的记忆

最慷慨的家园就是辽阔  
从一匹马驹开始,就与光阴相互折磨  
有香客叩拜至此  
仿佛已听懂它的喃喃自语  
恨,就是千里奔赴  
捕获曾漏网的失眠和想念

这旷野  
圈养着蹄铁和深渊。要熬走多少赌徒  
才能将一匹马放归于南山  
它会念念不忘  
一条路  
偷走了它的一生

### 一匹马的乡愁

那些鞭痕是它对岁月的记忆和回答  
无论曾收割多少灯盏  
一匹马,最后还是原谅了这个世界  
成为泥土的一部分  
黑夜的一部分  
以及青草的一部分

泪水是最惶恐的交代  
还会淹没说书者的眼眸吗  
大地的胸腔里塞满杂念,听,马群低低吟唤  
喊一匹贪玩的马驹回家  
旷野已承受不住小蹄子声声叩问  
我知道科尔沁的土路是一根绳索  
将半生的回忆,越抻越长

蹄铁追问过河流的去处  
一匹马站立的样子  
像边陲的老树  
戍守着庞大疆土,却只占有身影那么大的  
渴望

直到腿骨撑起琴声  
直到成为孤烟,屹立不倒

将嘶鸣赶进石缝中  
只有北风才可以领走。还会佯装成猛兽  
趁四野无人时  
去巴特尔的几壶老酒中怒放

沙场早已不见了  
大漠深处,又住下一个  
画地为牢的草民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河套平原， 亮出你春天的坦荡来向人间问候（组诗）

■高朵芬

### 雪片飞来，向你发出一份 酥软的邀请函

雪，于清晨醒来时就已经穿过人间烟火  
召唤你，我不及言说雪国里的种种迹象  
众多的父老乡亲们与我一样  
我们都是雪国的孩子  
一起从冬的步态里找回春  
我们蹒跚跋涉  
夜畔树梢先是托住  
一片雪的晶莹  
然后又转瞬化为雨的节奏  
一头扎进了泥土  
黄河北岸，被浸染于春的气息里  
大地醒来，人们的内心随之醒来  
整个河套平原  
像拥入祖母怀抱里的婴儿一样  
柔软又古老  
一声声爬山歌穿越时空  
叫醒了一粒种子  
同时，紧跟着千万颗种子  
睁开了眼睛

### 春来早，这是大自然 献给人类的礼物

一阵紧似一阵的风

没有训练就柔软了下来  
被浸润过的黄河北岸  
依然一片萧瑟  
风，摆脱了钻骨的寒凉  
唯有百灵鸟的鸣叫，三声两声清脆的迷人  
之后，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湾  
寓言一样浮现  
封冻的黄河水，静卧于母亲的臂弯里不肯  
醒来  
冰峰开裂，体内的声音咔嚓作响  
这分明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基因  
直抵了这个春天  
脚步声近了，又近了……  
河套平原  
宽展而绵厚，胡燕儿们成双成对  
首先掠过渠背衔来泥团  
紧跟着，一场春雨  
浸润了北纬40度的辽阔……

### 春播，一场童话世界的现世

山雀，用翅膀捧回了童话  
春天的故事里情节也愈来愈精彩  
它们有的扮演成精灵的模样  
拉开神话般的序幕  
田野里，拖拉机的马达  
驱动着春播开耩的现场

老农说得好：  
 春天的节奏是属于种子的  
 命里的定数，没有人能从头复制下来  
 在北方，开播之前，冰凌花  
 曾经凝成了玻璃窗框的风景画  
 一场雨没能阻挡切肤的寒凉  
 田野上，纵横交错的渠水，闪出银子的光斑  
 喜讯，盈盈而来  
 每每都盘结于大地脉动的真相  
 是河套平原农人的笑  
 随即而来的不光是跟着群星闪过的光  
 更重要的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事徐徐展开

### 白杨树，河套平原 纵横交错的分割线

每次回故乡，都要沿包兰线西行  
 然而每次沿包兰线西行，也都要凭窗而坐  
 这让我产生一种执念  
 也妥妥的注定，生命中用这样的姿势  
 来遥望故乡……  
 似乎，我认为已成一种老习惯  
 最大的益处，这样做  
 是从空间的架构上获取了  
 河套平原的时间感念和地理概念  
 映入眼帘的总让我惊讶不已  
 大地上，那么多的白杨树  
 一律向上挺直腰杆  
 它们站成一排又一排  
 如父亲的脊背一样刚柔并济  
 它们交相呼应  
 农田和水利、乡村和机遇、农民和农事  
 在河套平原的地理版图上嬗变  
 我发现，每每我隔着车窗遥望的  
 看似静默的大地  
 才是我一生的心动……

### 地壳深沉，与不断 变幻着的荒野交锋对峙

时常陶醉于无言和肃穆中  
 不可自拔。身为一个河套人后代  
 在不断行走中拾取荒野中的尘埃  
 一座阴山，一脉相承的是绵延不断  
 想到这个修辞时，我会立马产生联想  
 许多个修辞积蓄的养分中含有一座宝藏  
 至于巍峨或雄伟等宏大的词汇  
 也曾经淹没过我们的脑洞  
 我想把胸膛里绸缎般的语言表达出来  
 可我再次置身其中的时候  
 又一次被峰峦之间的动态裹紧了内心  
 然后从这荒野中慢慢弹出  
 天空恍若羊群般带来了春风  
 散养的白云和蓝画面之间  
 就会自然而然攥出水分  
 至于层层叠叠和起起伏伏之间的  
 内部结构以及古老的脉象  
 岩画、崖柏、长城等等物象的走势  
 诸如祖母，拉紧我的手

### 夕阳下，祖母手搭凉棚 目送黄河东流

我稍稍向前探了探头  
 就可望见一条古老的黄河  
 在唐诗里无所顾忌  
 它一边浣尽夕阳中的倒影  
 一边穿越古老的农庄  
 拉开夜幕中的银河系  
 从我的祖辈门前流淌了千年的大河  
 原来如此匆忙又漫不经心  
 这座河套平原的之上  
 麦茬地刚好谢幕上演的人间喜剧  
 那些以板为美的女人们

精心喂养着自己视为宝贝的家禽牲畜  
天地之间,一望无垠  
极目远处,辽阔至极

### 踏上这片大地时,就立刻 唤回我少年的记忆里

我和我的同伴谈论着  
那些坐北朝南,宽宽展展  
能容纳玉米棒子堆成山的院落  
即使是牛羊入圈的门楣上  
也要贴上红对联的院落  
即使是房前屋后的白杨树下  
也要喂一头猪、一圈羊、几只芦花鸡的院落  
即使是忙得顾不上吃饭  
也要种上花、点上豆、栽上果树、晾上红腌  
菜的院落  
那些年,我因不安分它的土气  
从这个院落奔向远方  
这些年,我因思恋故乡常回到这个院落  
我的一切欲望由此而生  
葵花地、玉米地、麦子地  
甜辣椒、红番茄、华莱士、灯笼红……  
它们唤回少年时的我  
恨不得追着一只蝴蝶疯跑

### 所有的当下,让我从中 捕捉一种照见的可能

他们遇到春雨  
遇到田野上奔跑的野兔  
遇到一群麻雀飞过头顶  
遇到星辰笼罩的夜空

遇到瓷器一样鲜活透亮的笑声  
遇到阳春三月耀眼而明媚  
遇到农家秸秆  
被白杨树诗化了的乡村小道上  
站着一个人……此时的我  
更懂得珍惜。我觉得  
这是一种最养眼的回望  
河岸和地畔上的白杨树梢上  
看上去,许多喜鹊搭建的窝高枕无忧  
才是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套人最大的安慰

### 亿万颗星辰,也抵不过 渠水里银子一样的诱惑

隔着河流、村舍  
果园、高铁不断变化的速度  
乡村几乎被磨制成一弯新月的镰刀  
挂在村口的树梢上  
人们围着一堆蚊火宵夜  
叫惯了刘爷爷的那个老石匠  
已经被卷入几万年的星辰大海逍遥而去  
最远的那颗几乎肉眼望不到了  
夜晚来临,每当群星闪烁  
最大的那些常常露出咄咄逼人样子  
我似乎听到绘声绘色的神话里  
有邻居家的四眼狗冲着上苍狂吠  
那几条坚守故土的永济渠、六八渠  
还有杨家河等众多水系  
它们手挽着手  
或歌唱、或悲悯、或洋洋自得

[组稿编辑 陈旭]

## 五月 (组诗)

■ 苏 目

### 我是谁

再也想不起  
 黄昏的水面  
 究竟有几道波纹  
 谁的手如此温暖  
 谁的心,热如烈火  
 想不起风雨交加的夜  
 钟声是否安全  
 是什么覆灭了我  
 是什么  
 寻一段路,坎坎坷坷  
 听一支歌,断断续续  
 生活的瀑布  
 你慷慨激昂。纵然万劫不复  
 我也要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  
 扮演一个勇敢的人  
 是什么覆灭了我  
 我在谁的思想里  
 来回穿梭

### 五月

天空的尽头仍是天空  
 大海的尽头不是大海  
 大雨,淹没了来时的路  
 花朵低垂。请让我抵达一种梦境

手持火把,寻找出路  
 是什么焚烧着我的记忆  
 欲望和根搭建着整个天空  
 一再退让。一再退让  
 五月是海的滋味  
 种子饱满,蓄势待发  
 等大雨结束,回来的人  
 一定都是满头白发

### 下午的光

它们越过  
 日渐单薄的草丛  
 越过车道,房屋,涌动的人群  
 越过波光粼粼的水面  
 我安静地消耗着  
 慢慢接受,一尾鱼  
 从水中  
 游到我眼角的过程

### 与阴山话

1  
 在微凉的风中  
 雾是一朵一朵的  
 它们撞在我的脸上  
 冒充我的眼泪,博取你的同情

站在雾中,我看见你的骨架  
没有一丝血肉  
像祖先留下的坟墓

绕开那些云朵  
思念在树上开花  
我爱过你吗?我一定爱过

2  
请用你的手掌  
把草原分割  
我曾试图用眼睛丈量  
然而,我失败了

只好等待一场大雨  
把你的皮肤擦亮  
让我站在你的额头上  
破解这迎风而来的密码

3  
时间紧迫  
我想在今夜,就赶往你的心脏  
任何修饰都过于苍白

而这途中,我遇见了雪花  
它们是饥饿的  
在你褶皱的皮肤上  
奔跑。为了寻找食物  
险些掉了下去

与雪花相比  
我为什么这样安静

### 梦阴山

守住这枚月亮  
用她的光

来修饰你的沧桑  
一层,一层

风系在脖颈上  
使高飞的鸟儿  
有些为难。它们的翅膀  
还不够强健  
飞着飞着,就滑了下来

夜路挽成一个又一个纽扣  
让我迷失在你的怀中  
依靠风的温度  
来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容易疲惫的人

那么多的石头  
坐在一起。它们并不是哑巴  
而是擦着彼此的肩膀  
来传递自己的感受

月色笼罩。今夜  
我就坐在你的心上  
这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像床。如果我累了  
请允许我睡上一觉

### 占有

撕去一层一层的秋意  
孤立无援。在阴山的脊背上  
我还没有脚印  
月光,你是不是  
还亏欠我一些东西

打开它们。一瓣一瓣  
请调出水的颜色  
我从来不会假装善良  
一枚星星,坠入我的眼睛

如果我被它撞死了  
我还存有一堆白骨  
就让这风把我占有  
吹向你的腹地  
啊，阴山

### 吊坠

让我  
在你的怀里，种上云  
种上雨雾，流岚  
种上一个家

我的贪婪，始终不能把我放过  
它曾揣走一条河流  
放进另一个夜晚  
让我躺在阴山的怀中失眠

一夜秋抵  
我白发苍苍的故乡  
并不像一个母亲  
她把我放在这里  
像一个吊坠

### 手掌上的春天

故乡。这些河水  
都是被我宠坏的  
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  
袖子里装满了炊烟

我喜欢用雪花来清洗我的身体  
它的冰冷  
恰恰可以平衡我的愤怒

生命  
轻于纸张

我只能在我的手掌上  
画下一个普通的春天

画下树，画下鸟  
画下一对对的可爱眼睛

### 你怀疑了我的春天

在徐徐开放的花蕾中  
那些温柔  
被你折断。我努力修补  
这些疼痛。而你  
却怀疑了我的春天

不甘寂寞的鱼  
徒劳地搬开水面  
它们并不知道  
水是没有缺口的  
反复尝试着  
却依旧败得那么干净

把一串一串的刑具  
背在身上。你不是为了赎罪  
而是为了惩罚自己

### 深处的低吟

云，突然就疼了一下  
一串一串的闪电  
从云的缝隙里逃了出来  
它们集体落在花的肩膀上  
而那些花，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闪电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  
它们熄灭的时候  
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甚至有些固执  
在闪电消失的地方  
我一定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不信你听  
有一些细细的土壤  
正在土地深处  
低低地呻吟

### 降心

唯一  
可以裸露的  
是眼睛  
我们在雪中发现了自己  
疼痛

衰败在一阵风中  
除了人,我想冒充一切

埋没一些心跳  
在无知的范围里  
我们所说的对  
是不是还有错的成分

### 电话那边

电话那边,母亲的声音  
有一些力不从心  
它们一截儿,一截儿的  
掉进我的耳朵  
像一块又一块的石头  
历经磨难

此刻的听筒  
是一口巨大的深井  
母亲的声音从井底传来  
到达我耳边的时候  
支离破碎

### 夜色深沉

我不想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人的模样  
在夜幕中欺骗自己  
那些山是一座一座的

它们从来不去依靠什么  
即便天黑了  
它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态度

云朵把脸色拉了下来  
夜色深沉。而有一些人们  
喜欢在看不见的地方  
做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事情

### 一个被冬天绊倒的人

故乡,就站在大雪背后  
让我找不到一种  
合适的工具。抵达

雪,下得那么大  
它们横在路上  
看我。让我突然想起一个姑娘  
于是,就放弃了回家

我是一个被冬天绊倒的人  
故乡就站在眼前  
而我却常常在梦里取暖

我离炉火那么近  
几乎有一种被烧焦的感觉  
而它的热量  
却不能战胜我的寒冷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南行记 (组诗)

■河套叶子

### 夜行车

上车前,听见谁说了一句  
生活是盲目的。而我决定南行  
夜行的火车正如待产的蛇  
穿行山冈密林。一个低音滑落  
面临深渊。尖细的笛音扎破圆孔  
它将不选择折返。接着是断裂  
我们的去向不明。燕山隧洞  
似乎也容不下一条受孕的蛇  
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水滴,在挤压下变形

### 香港,香港

在浅水湾,宽阔的海风  
快要吹破你我心中的犹疑  
你的美多么薄脆  
只要我一转身就会没了踪影  
此刻,几样暂时的风景如下  
几个裸晒的外国人  
顺溜的好比剥皮的大芒果  
右手是青翠的低山  
左手边棕皮肤的男孩在踏浪  
在香港,你的犹疑需要裸晒  
也需要紧挨另一颗芒果  
甚至,你也需要像紫荆花一样  
日夜旋转五瓣嘴唇  
和着街头五十岁粤语歌手

激荡起的海水。转身  
风中只留下你的一句话  
——只要你给我海风一样的宽阔

### 澳门之夜

啊,从来没有一个流浪汉  
在子夜来到澳门  
斜下来的石头墙隔断犬吠  
树枝上结满不知名的果实  
潮湿的路面随意转弯  
飞驰的摩托没入小巷  
我们流浪街头  
我们伸长脖子眺望赌场的灯火  
想象自己就是那个  
一枚赌注就资产万贯的大佬  
手指夹着古巴出产的雪茄  
唇角留着八字须  
在旅店,葡式门卫躬身引导  
我一个人走向入口  
而我的伙伴正在把手心里  
最好的一枚赌注押上去

### 在珠海, 罗西尼的指针从未停下

谁也说不准一款指针的疲惫  
是锈迹斑驳所致,还是

它吞咽的时光太多  
一只机械表和 200 多枚零件  
计算着宇宙的滴答声  
除此之外,似乎世界毫无意义  
不过,在珠海的情侣路停下  
他们短暂的接吻  
大概就是人类唯一  
可以与时间比拟的记忆

### 虎门大桥

是历史的风装饰了虎门大桥  
是珠江的水测准了历史的深度  
在虎门,我们心中的斑纹大虎  
威猛不可侵犯  
在虎门大桥,历史也停顿了那么几秒

###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

纸剪的飞鸟花卉  
在人造的河流上芬芳四溢  
童话故事的二分之一  
从我们身边缓慢走过去  
等待新一轮冒险船出发  
听说我们可能命丧鳄鱼滩  
就像我们童年的蚂蚁比狮虎还凶猛百倍  
童心加冒险,勇气就会坚硬如磐  
顺着弯曲的轨道掉落深渊  
说不准就误入一处藏宝的洞穴

### 车过衡水

衡水车站的避雷针  
已经安装了二十年  
它与我无关。我与衡水从一瓶酒相遇  
当时醉得一塌糊涂  
我稀里糊涂说,水  
给我水,我要以水为酒

衡水的水一定是甘冽的山泉  
我推测衡水有山  
有山就不怕没有泉水  
山泉和高粱密封一辈子就出好酒

### 向塘车站

和你在向塘有过一场闲聊  
而此前你我从未谋面  
就那样在向塘的一家小店  
落座,点菜,斟酒  
对饮,聊天,说起向塘往事  
说起你我曾经迷恋的一个词语

### 水痕

随着唢呐吹散天边的水痕  
傍晚的街边有人遽然消失

我们匆匆套上无袖的白布衫  
为遮掩内心的悲伤或不悲伤

小如纽扣的灯盏串起亡者的轻叹  
黑夜侵蚀沥青路面的冰冷和坚硬

我们,围着一圈熊熊上窜的火焰  
跪下,就带她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 闪电

那时的闪电  
正好隐喻一代人的理想

起舞在暴风雪之夜的白鹤  
为天空之外涂抹一道闪电

在它的腿骨上钻三只孔  
迎风上去就有音乐飞出

如果暴风雪消失在平原上空  
起舞的鸟群不会发出耀眼的火花

### 我的一九九四

到山谷里去  
干涸的土层上生长着山榆  
山榆是活着的  
它漂亮、健康、会思想  
它刚刚二十三岁  
好像整个山谷都是它的世界

### 河流

我还深深记着他  
就像月光普照流淌的河流

他站在坡上  
我低头不语

粮仓里他收获的麦粒多饱满  
就像我对他的记忆一粒一粒

### 日子

遇见她的日子  
我心事重重  
当我很快回到忙碌的人群  
穿过二十五年前的街道  
稍作停歇时  
竟然想不起一点她的样子  
就像河对岸的一声鸟鸣  
传不到我耳边，空落水中央

### 诗人的远行

他，博尔赫斯的影子

路过雅鲁藏布江的峭壁  
在湍急的水面上  
我看清楚了他的影子  
——南美洲大陆尽头的海水  
西西里岛的童年，恒河的夏日  
一个不肯回头的瘦孩子  
独自走在黄昏的冷风里

### 诗行的生命

他，博尔赫斯的眼睛是一条金色的河流  
盛产精灵一样的阿根廷蝴蝶

在语言沉默的大地上  
“同一个”蝴蝶不停地加入飞舞

丛林、沼泽、黑夜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都得到他的触摸

它们苏醒、它们惊喜  
在他的诗行里，一切都获得丰富的生命

### 《拂晓》片段解读

他，站在拂晓的博尔赫斯  
手持雪茄，正在面对一个难题  
——一个游荡在荒野的谎言  
急于找到它的肥胖的宿主  
谎言潜入深邃无边的黑夜  
混入一阵迷路的疾风，侵入沉默的街道

博尔赫斯脑子里出现两位哲人  
——他们点亮剩余的烟蒂  
推测着黎明的另一个形式  
——光线如一枝正在伸展的藤蔓  
即将缠住阴影的墙壁。人口众多的都市  
布宜诺斯艾利斯不适应谎言的栖居和繁衍

博尔赫斯抽出一张 A4 白纸  
他写下：丑陋的大鸟从天空坠落  
溅起漫天的灰尘和泥浆，谎言逃遁  
黎明到来，人们走在干干净净的街道上

### 仲夏夜之梦

无休无止  
仲夏的闷雷带来夜晚的陌生感

潮湿的夜晚多像一个人的忧伤  
我想和弟兄们睡在童年的星空下

晚风把空旷的夜吹得更空旷  
却无法吹干一个人潮湿的忧伤

### 肉铺店小街

长不过五十步的小街很逼仄  
你得徒步进入还得徒步出来

店主整日里寡言少语  
好像透明玻璃柜里储存的肉块

不过，你的秘密他一眼看穿  
数不清的躯体在他的解剖下，逃走灵魂

你付款买下的也不可能带着灵魂  
灵魂也是徒步逃出肉铺店小街的

### 城里影剧院的窗帘

听说过城里影剧院  
就在 A 街和 D 路交叉路口

每次我站在那里想象  
城里影剧院过去的场景

进入电影开幕前  
骤然沉入的黑暗梦境

城里影剧院的巨幅窗帘  
在黑暗的水面徐徐打开

一个幽灵携着她的花朵  
从 A 街 D 路缓缓走过

### 北二街

北二街的黄昏摇摇欲坠  
像一块苍老的玻璃，走动着漂浮不定的影子

那些来过北二街的人  
已经看不清屋瓦上的青草和光斑

我想起街口补车胎的老人  
和那条黄狗疲倦的眼神

一条街市的落寞和安宁  
多像一个人的出场和离场

### 岩画拓片

跨过 E 城新区的一面墙  
一道阴影落在一个姑娘面前  
她无所适从地张望，看见墙  
墙面上印着阴山岩画的拓片  
几个人在山谷围猎一只黄羊  
姑娘一闪念成了另一只黄羊  
她吸引了围猎者好奇的目光  
墙上的那只黄羊借机逃走  
新世纪的黄羊倒在 E 城的阴影里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巴彦淖尔诗草(外二首)

■齐·恩和

巴彦淖尔——  
北国边城特殊的符号  
古老而年轻的阳光和空气  
将这块美丽的土地  
沐浴滋润成塞外江南

翻开它那尘封的历史  
汉武帝与匈奴交战的地方  
马蹄声碎  
金戈沉沙  
弹指一挥间  
历史回位了今朝

一个富有朝气的新兴城镇  
横空出世  
它向世人昭示：  
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  
风景这边独好

### 二狼山与白绒山羊

二狼山的狼  
已幻化成了图腾  
从此  
白云不在天上飘浮  
而在原野上滚动  
至此

这里的云不再叫作云  
而叫二狼山白绒山羊

### 鸡鹿塞

说起鸡鹿塞  
不能不说和亲使者王昭君  
一个天姿国色的江南女子  
竟敢来寒风凛冽冰封雪飘的朔方  
为的是见证四个字：边疆安宁

传说她是王母的三女儿  
她那琵琶缠绵伤怀的妙曼之音  
感动了天庭上朝的母亲  
于是送给王嫱一件霞帔  
到底穿与没穿  
无从确切考证

传说终归传说  
勿妄加昭君神话说  
鸡鹿塞——  
亘古守边的历史老人  
只有你有资历诉说  
昭君出塞  
鲜为人知的神话……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永恒黄河 (外二首)

■梅 伟

裹挟着巴颜喀拉的水  
乘着青藏高原的风  
一百万年的脚步  
一百万年的涛声  
一百万年的历史  
凝聚着一万里的征程

骑上昂扬的骏马  
我奔腾在黄河岸边  
抬头遥望雄伟的雪山上  
有西王母的巍峨宫殿  
低头寻觅汹涌的波涛  
有声如洪钟的周穆王的呼喊

天上的瑶池  
西灵圣母凭窗远眺  
黄土地上  
八匹骏马踏破苍凉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老聃出函谷  
留下《道德真经》五千言  
张骞领命沿水踏出丝绸之路  
黄河东流  
孕育了泱泱华夏八千年

我浮想联翩,大地上谷粟的繁衍  
那每一棵茁壮的秧苗

都是陶钵盛满黄河水的浇灌  
最美的中国文字,那每一点一横  
俱是几千年的相传  
顽强地走到今天

我浮想联翩,踟躇在黄河源头  
看到涓涓的溪流在高原上汇聚  
但我的脑海中却浮现出  
奔腾汹涌的壶口天地间

我浮想联翩,一条黄河张扬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条黄河凝聚着  
老百姓的无限情感

我浮想联翩啊  
东方大地上的  
母亲河日夜不停  
迈着坚实的脚步  
一直奔流到太阳升起的大海  
浩瀚无边

### 远行,要带上一坛老酒

远行,要带上一坛老酒  
有了一坛老酒  
远行才有味道

## 致高炉

我把老酒揣在怀里  
行走在大运河边  
行走东海之畔  
行走高山的峰巅

我眺望着祖国的  
大好河山  
我大呼  
我呐喊  
拿酒来

远行  
要带上一坛老酒  
那样才有味道  
太阳当空  
我坐在古老的  
苍松之下  
倚靠着  
斑驳的树干

我要喝酒啦  
摇晃  
酒坛中  
响起哗啦啦的声音  
一股浓浓的酒香  
弥漫在松树下  
高山上

我美美地喝了一口  
是神仙一般的  
真味道

站在你的面前  
我显得渺小  
站在你的肩上  
我感觉崇高

我亲吻你黧黑的面庞  
我羡慕你宽阔的肩膀  
我仰望你魁梧的身影  
我用热情靠近  
你炽烈的胸膛

你是我的兄长啊  
与你日夜依偎在一起  
我们共同冶炼  
性格和力量

出铁啦——  
那悠扬铿锵的钟声  
震荡着我的胸怀  
那红彤彤的耀眼铁水  
让我心明眼亮  
意志坚强

出铁了  
你孕育了钢铁的生命  
出铁了  
你锻造了兄弟的臂膀

紧紧抱住你高大的身躯  
让你的体温  
温暖我永远的  
挚爱情肠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诗词集萃

### 游奈伦湖(外二首)

■张雅萍

一波碧水揽云天,纵目金沙远日边。  
坐伴鸟喧芦叶下,静观蝶乱柳丝前。  
凭栏独自怜新绿,隔岸谁人烹小鲜。  
乘兴约来三五客,晴空鹤影正悠然。

### 致敬三八妇女节(新韵)

妇女从来半壁天,国情家事放心间。  
巧妆添色羞春景,纤手揽星会九仙。  
傲骨敢于千丈怒,柔肩能负几重山。  
平生忙碌油盐醋,岁月绘成诗数篇。

### 游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新韵)

云也轻柔天也蓝,驱车乘兴进深山。  
羊腾石壁烟尘卷,风过林梢鸟雀喧。  
落日松间霞半岭,樱桃谷底翠一湾。  
此情此景诗情减,不待举杯已醉酣。

### 送别(外一首)

■张素亭

柳絮轻扬舞小城,溪流寂寂送君行。  
常思昔日心相印,更觉今朝意共鸣。  
满载离愁车已动,犹留不舍泪充盈。  
不知何岁能重聚,惟望他乡诸事成。

### 咏春

细雨霏霏润土膏,山川渐绿展妖娆。  
岚烟缈缈浮新野,溪水潺潺过小桥。  
近岸梨云翻雪浪,临门桃蕊染红潮。  
千般娇媚争春色,更喜田间那垄苗。

### 东升庙阳山大佛(新韵)(外三首)

■陈广林

千里边关万里云,狼烟散去现金身。  
莲花指上云千朵,菩萨心中福禄深。  
北望阴山生紫气,南缘华夏佑天恩。  
梯高难阻登临意,好借春风再洗尘。

### 癸卯年仲春同学小聚有感

历尽风霜遇白头,童心未泯梦何忧。  
儿歌又唱从前爱,杯酒重温撞日秋。  
往事悠悠风不止,余波滟滟浪无休。  
一声淡淡校园曲,催我轻轻荡小舟。

### 磴口作协、诗会换届有贺

老牛卸甲小牛耕,不用扬鞭自启程。  
十里春风留不住,一堂盛宴两相逢。  
阴山脚下观光景,河套平原忆古风。  
往事归来回小镇,总关风雨总关情。

**沙尘夜梦(新韵)**

帘外东风漫卷尘,黄沙阵阵梦难寻。  
春天若有桃花运,定是村头那朵云。

**拥抱春(外二首)**

■张霞

犹知二月亦寒凉,遥看近听揉入肠。  
桃杏杳然词叠叠,燕莺难遇步慌慌。  
攒藏三载东风券,买得一枚如意章。  
四季寻常烟火味,诗心缱绻赋春光。

**冬日家乡黄河一角(新韵)**

西风欲冻止冰川,急涌飞流碎玉盘。  
三两渔舟勤撒网,谁将生计纳严寒。

**赴旧日玻璃纤维厂有感**

曾经喧闹繁华地,今日荒凉无路行。  
乱草空阶勾旧梦,老房破瓦共深情。  
纤丝木桶堪成忆,银布机梭未有声。  
唯独流云知我意,青春在此已留名。

**青玉案·咏荷(外三首)**

■马慧玲

田田翠盖罗裙舞,绿波里,芙蓉渡。馥郁芬芳香暗吐,锦云深处,醉凝瑶露。伫立频频顾。

一池碧水春几度?十亩红蕖曲中诉。试问尘间谁眷去?镜中花底。客程归误。蝉歇蛙声鼓。

**一剪梅·霜降(蒋捷体)**

一夜西风百草残、枫叶流丹,霜染秋山。余霞秋水暮云寒、渔笛声传,雁阵横天。  
千里乡愁寄笔端,三载今还,忽觉心

酸。逢年杯酒与谁欢?烟火人间,各自相安。

**鹧鸪天·年末感吟(新韵)(外一首)**

■李美香

数日白毛卷地风,牛羊饿困不出棚。  
寒云漠漠荒原冷,飞雪茫茫大野空。  
山何处,鸟无声,徘徊自叹到三更。  
饱尝酸苦望春远,期待花开岭上红。

**鹧鸪天·戈壁初秋感怀(新韵)**

一日更觉一日凉,离离原上草尖黄。  
浮云漠漠蓟花谢,听雨潇潇秋绪长。  
风未起,梦还香。浓浓厚意泪千行。  
来生还做牧羊女,不负真诚与善良。

**过万亩葵园(外二首)**

■任玉莲

金黄一色向晴空,时有香风沁鼻中。  
百亩葵园花正艳,轻车驶过韵无穷。

**早春草原初行**

高原独步行,及目触心惊。  
草木无生气,牛羊踏雪行。  
薄田横野陌,早柳盼新生。  
敬畏蓝天下,还期沃土耕。

**春风**

三月风和暖,河堤草色新。  
桃红添雅韵,碧柳瑞枝伸。  
蛙鼓歌田畔,鱼游戏水亲。  
祥云飘四野,丽景惹情真。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陈慧明, 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

——从《春风已在广场西》和《尘缘》说起

■ 官亦鸣

河套作家陈慧明 2012 年 6 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和 2020 年 10 月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散文《尘缘》是代表着河套地区文学创作走出河套走向全国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获得 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并被译为蒙古文发表在国家核心刊物《民族文学》上,这两部作品是作家陈慧明文学创作中最具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的代表作,在这两篇作品中,她为底层的现实民间注入浪漫哀伤的诗意化色彩,她充分借民间底层表达她对生活的自由追求,她立足于民间,专注于底层,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境遇中展现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价值取向。

陈慧明 12 岁失父随母从天津来到河套一个偏远的乡村落了户,从此她便与挣扎在底层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离婚进城成了一个无业游民,靠双手打工卖菜,靠一辆三轮车改装的 0.99 平方米的售货车,昼夜栖居在影剧院广场一角养活着一家老小,她最知道底层社会的艰辛,也最了解民间众生的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在对底层意识和民间文化的转译和想象空间中总有她情不自禁和驾轻就熟地自然流露,这使得她对底层社会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民间立场、价值取向总

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源于她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源于她对民间社会深深的眷恋和尊重。

—

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春风已在广场西》是陈慧明文学创作中最具底层意识、民间立场的代表性作品。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作协、巴彦淖尔市文联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亲临会场并主持了研讨会。

作品充斥着浪漫和少许诙谐幽默,也夹杂着淡淡的哀伤色彩。她写到:“我待在零点九九平方米的小铁车里,小铁车停在一万平方米的广场里,广场溶在漫无边际的夜色里。”

一个年纪不轻的单身女人,一个带着三个孩子,养活着一个孙子的女人,一个亲眼看见她的三儿就在她的眼前出了车祸——“我看见风中他的头发在抖动”的母亲,此时,她唯一可坚守的就是这辆用三轮车改装的 0.99 平方米的小货车。这一切在她的笔下成了她走出农村后精神回溯的视野落脚点,她饶有兴趣的写到:“我

在农村种了二十多年地,一九八七年进城后,先在菜市场卖了两年菜,之后就靠这辆小铁车讨生计讨文学了。”

这个时期的陈慧明,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想象基调:语言诙谐哀伤,格调少许浪漫。

在一个全中国人民都期盼合家团聚的大年三十晚上,她蜷缩在她的 0.99 平方米的小铁车里,一半为了生计,一半陪着她失去的三儿。那个到处想找一个电话,想给在家留守的媳妇通个话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江的出现,是作品画龙点睛的一笔。除夕夜广场孤独的一角,为生计彷徨的小江“看到电话机就说谢谢我,因为他总算找到了能跟媳妇通话的地方”。这一切使得作品饱含着哀伤浪漫和淡淡的忧伤情调,她用这淡淡的忧伤情调打动着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她用她的文字将一个深刻的社会底层生活置于民间视角来观照。她的语言质朴自然,她的民间立场在哀伤中透着诗意,在对底层社会的表达中渲染出淡淡的哀愁,透着诙谐和调侃:“我从这狭小的窗口中感受到暖意,也领教了阅世的快慰,包括令人哭笑不得的世间百态,比如整条的好烟面对面就被骗子换成了假烟,比如睡到半夜突然被流浪的疯子把小车拉走……”那个年三十深夜中寻求和同样在家孤独等待的女人说一句话的小江此时的孤独落寞和大年三十广场的寂静落寞形成情感的互应,这使得这个特别的大年三十夜在哀伤中有些浪漫,在浪漫中又充满着对生活的企盼,也使得这个寂寞中更显寒冷的民间底层又有了丝丝暖意,作者摒弃了文化人的彷徨哀伤而是用充满同情和同是民间立场的温暖,去温暖着同是底层民间的人。“窗外的风势不像往年那么猛,应该算是在刮春

风吧。”于是一个文化人的文化意识使她想起了一位古人的感慨: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当她让寒风中找电话的小江挤进小铁车避风的时候,她似乎也感到“我的春风应该已到了广场西了吧。”一种来自民间立场的文化自醒自信便油然而生。也正是在这种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的文化形态中孕育出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的民间精神。面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是她在民间立场下最具真诚的底层关怀。

## 二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是在发现了生活的不完美时仍然热爱着她。”

发表在《上海文学》2020 年第 10 期的散文《尘缘》,更是把这种底层民间芸芸众生鱼龙混杂,甚至是藏污纳垢却仍然有着大善大爱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追求现代性基础上去努力发现、尊重并认同民间立场。正是因为对民间世界的爱和眷恋,她才执著于批判其间的污浊。她用和她同在一个菜市场卖菜的陶半月的出家离俗和难以割舍的尘缘去表达着她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的爱恨尘缘,这里有对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既爱又恨的眷恋,也有为生计而忍辱负重的无奈的叹息,更有诙谐调侃中的温情和略显苍白的批判。

“陶半月曾经是爱人的,但她爱了七年就爱不下去了,把自己变成了尼姑。”同是菜市场卖菜的“我”和陶半月开始是偶遇在同一菜市场里,“后来熟悉了,陶半月才对我说:咱俩都不爱说话啊。但我觉得,半月是有话忍着不说,我却是没什么可说的。”

陶半月的老公周旭“前两年做服装生

意赔塌了”，于是一蹶不振，天天喝酒打麻将消磨生命。某一天听信了同是菜市场里传来的闲话说他老婆和另一个男人“咬耳朵”，于是醋性大发，“周旭当即失去了最强大脑，奔进菜市场就大骂老婆，‘糖货贱货’，陶半月立即嘴角发白，可周旭却不想按捺，一边胡噻乱骂，一边夺过香菜摔在老婆脸上，最终失去理智，提起板凳往老婆头上砸去……面对失去理智的老公，和菜市场看热闹拱火不怕事大的人群，在醋意、敌意等等形形色色的目光中，陶半月扭头就走，直接走出了一场婚变。”

陶半月出家了。

评论家陈思和说：“民间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

因为民间污垢表现在善恶交织、美丑互现、高尚与卑鄙共存的文化形态上，所以民间污垢中也蕴涵着民间充沛的生命活力，这种充沛的民间生命活力同时也充满着生命的烟火气，而这种生命的烟火气也孕育着民间底层的大善大爱。出家的陶半月终究在“一只手即将落在一朵莲花上时”告诉我：平姐，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说，孙女马上上幼儿园，儿子的生意那么忙，再说……我也不想最后死在庙里……其实我才是最该看开的人。”

人是大自然的生灵，也是生活的主人，一个挚爱生活的人怎么能脱离了尘世呢，真是出家容易出世难。

这种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在她面对一只小小流浪狗和浩瀚无垠的大漠时找到了治愈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症以及个体命运和底层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感。

面对流浪狗，“久而久之，我感觉到它来垃圾堆里找吃的与我在小铁车里找生

计一样，都是为了活着。”

而在面对浩瀚的大漠时：“大漠里端坐着一个童年失父、中年失婚、老年失子的女人。”“没有喊叫、没有骂人，因为我整个人被大漠无垠的威严镇住了。”“我坐在天地中最大的空间，想想坐在那个0.99平方米的最小空间，我极端地享受了对比的伤害。”于是“我坐在北风咻咻的敦煌大漠里，感觉着自己的一文不值却想明白了很多事。”大漠的博大净化了她的灵魂，她想明白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作为文化人的觉醒，她觉得她有必要用她手中的笔去阐释人和大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博弈的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

正是这种文化自醒，她对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为这种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注入了浪漫哀伤的诗意化的色彩，她立足民间，专注底层人物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境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地再现他们的生存状态，面对这种底层社会民间的善恶混杂、生存危机甚至藏污纳垢，任何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她在最后自觉地把自已溶于底层，融入民间，去充分表现他们的乐观自在、自足自乐，自觉地向民间靠拢和皈依。这其实是作家的底层意识在民间重新寻找身份认同感，因为她在乡村、菜市场、广场里形形色色的众生里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生活元气，发现了存在于他们内心的善和美，体会到了他们充满韧性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底层社会和民间生活既不诗意，可能还包含污浊，但它却充满了不可雕琢的质朴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也更加有生活的温度，更加接地气和烟火气。

陈慧明说：我就是地气，我就是烟火气。

陈慧明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散文随笔,大都是以她生活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为背景,作品中大都展现了底层社会对世俗欲望的追逐,底层意识、民间立场深深地刻在她的意识中,当她开始试探着用文化立场去解读底层社会、民间立场时,她给予底层社会极大的尊重和民间立场充分的关注同情,她用她的笔、她的文字,甚至是嘶喊着用文学去“政变”他们的命运。这种可贵的对底层意识的尊重和民间立场的内心观照,一直贯穿于她的创作中。她抛开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用通俗幽默、浪漫诙谐的民间话语来表达民间,她坚守一个文化人的人文关怀,对城乡底层和民间立场的尊重和同情使得她与她笔下的人物成了朋友,那个年三十找电话的进城务工的小江以后几

年除夕夜都来陪她熬年,那个菜市场出家的陶半月至今都和她保持着联系。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自觉地摒弃了文化人的说教与批判,用她特有的外冷内热的叙事风格,表达着她对底层和民间立场的深切关怀,在许多看似轻松的调侃中寄托着她对底层人物的深沉的尊重和极大的同情,这使得她的作品更侧重个人化的精神和审美构造,他们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对民间日常生活进行新的整合,她和他们共同在黄河母亲的哺育下延续着生命本该有的光泽,她和他们的生命像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为此她说:“我就是黄河的人了。”

这就是陈慧明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可贵的底层意识和民间立场。

[组稿编辑 陈旭]



## 浩荡的春风吹过巴彦淖尔大地

——浅谈高朵芬《河套平原，亮出你春天的坦荡来向人间问候(组诗)》

■谢鹤仁

咆哮的黄河裹着黄土高原海量的泥沙，滚滚北行，撞狼山，转身缓缓东去。这一急一缓，无疑，成了一个免费的运输机，在“几字弯”的地方，垫出一个肥沃的河套平原——为“黄河百害 唯富一套”找到证词。河套平原既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又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河套有天下人，天下没河套人”的说辞虽然久远，但是，河套的这个大平原至今还接纳、养育着东南西北的国人。也由于包容，悠久的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都是河套文化的组成。“黄河北岸，被浸染于春的气息里/大地醒来，人们的内心随之醒来/整个河套平原/像拥入祖母怀抱里的婴儿一样”。春是万物复苏的象征，春是生的、希望的簇拥者，当惊蛰的雷声从远处再次传来，醒来的不仅仅是春风一样浩荡的诗句，同时有爱，像春风吹过这片土地。

### 一、格局，精神高度决定了诗的高度

诗是灵魂出窍，诗是心神的远行，诗是诗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解析、确定和打开。从《胡杨，大漠之魂》到《卓越之星，献给乌兰夫》，高朵芬的诗，始终以高格局出现在读者面前。诗集《一抹蓝》问世，又得到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好评。

可能与职业和生长环境有关，出生在乌拉特草原的高朵芬，从事着教书育人的

工作。茫茫无际的草原决定了她的视野，雷打不动的山岳驻入了她的骨骼，淳朴的爱国情怀渗入了她的灵魂，而多年的教育工作，让诗这种再生载体，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个人素养相揉合。

地处北国的河套，属于半干旱地区，有“春雨贵如油”和“瑞雪兆丰年”之说，当新年的雪纷纷扬扬地降落，便预示着丰收。“雪，于清晨醒来时就已经穿过人间烟火/召唤你，我不及言说雪国里的种种迹象”。在此，诗人不“伤雪”，不“赏雪”，而是站在“大我”这样一个高度，迎接雪的到来。乌拉特前旗是诗人的出生地，呼和浩特市是诗人生活的地方，从呼和浩特市西行坐车回河套“要凭窗而坐”，因为“农田和水利、乡村和机遇、农民和农事/在河套平原的地理版图上嬗变”是诗人的牵挂、期盼。一个对“新事物”始终保持镇静的诗人，她固有的理念和习惯性的表达方式，能给一片古老的土地带来欣喜。在《河套平原，亮出你春天的坦荡来向人间问候》这组诗中，高朵芬骨子里所阐述的思想是对长久堆积的能量，做一次流畅涌动。

这就是格局。

“被浸润过的黄河北岸”“河套平原的时间感念和地理概念/映入眼帘的总让我惊讶不已”“从我的祖辈门前流淌了千年

的大河/原来如此匆忙又漫不经心”。可以看到,在诗中我们找不到“街角的拐弯处”这种小心情小情绪,也就是说,在取材上,诗人以应有习惯,关注和关怀的范畴是丰富的,精神上的高度,让格局更加宽广。

## 二、视野,立场决定了价值

“春风任意歇,王孙自可留”的贵族思想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悯农思想,分别代表两个阶层的立场,而立场的形成,和其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个性的,地域的,民族的,很容易激发部分人的想象力,并且随着文字的跳跃、延伸,我们的视野逐渐被打开,从而拨开文字表面的“泥土”,露出诗人本质的“根”。

河套灌区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万古沉积物堆积起来的河套平原,在北部高原成就了“塞上江南”。因地肥水美,汉设五原、朔方二郡,单于和汉武帝大打出手。于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基因/直抵了这个春天”;于是“田野里,拖拉机的马达/驱动着春播开耩的现场”;于是“大地上,那么多的白杨树/一律向上挺直腰杆”。

美并不缺少,缺少的是被发现。

“又一次被峰峦之间的动态裹紧了内心

然后从这荒野中慢慢弹出  
天空恍若羊群般带来了春风  
散养的白云和蓝画面之间  
就会自然而然攥出水分  
至于层层叠叠和起起伏伏之间的  
内部结构以及古老的脉象  
岩画、崖柏、长城等等物象的走势  
诸如祖母般拉紧我的手”。

——《地壳深沉,在不断变幻着的荒野交锋对峙》

精神的远游和未缺席,表明诗人有

“荒野中慢慢弹出的羊群”在场的体验,如果一味的矫情,“散养的白云和蓝天就会自然而然攥出水分”。事实上,当你身入山峦跌宕的乌拉特,古老的长城、食草的羊群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解禁的思绪,它不是辞藻的堆砌,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喷发。著名的评论家和诗人赵卡说:“高朵芬的诗是扩张型的,她不含蓄也不节制,拥有热烈的体量;从高朵芬的浓烈的抒写方式上观察,她为她的诗注入了一种丰饶的意志,使她的诗罕见地达到一种声音的高度。”

## 三、激情,天地人的融合

激情练就了诗人的格局,激情开拓了诗人的视野,没有激情,没有文学;没有激情,更没有诗歌。遇草即草,遇水即水,作诗就是融入。

“这些年,我因思恋故乡常回到这个院落

我的一切欲望由此而生  
葵花地、玉米地、麦子地  
甜辣椒、红番茄、华莱士、灯笼红……  
它们唤回少年的我  
恨不得追着一只蝴蝶疯跑”

——《踏上这片大地时,就立刻唤回少年的记忆里》

霍普金斯认为:感情,尤其是爱,是诗歌的伟大的动力和源泉。诗人寻求的轨迹扑朔迷离,像童年像故乡像小麦玉米,我们都有经历。“一头猪、一圈羊、几只芦花鸡”;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声声爬山歌穿越时空/叫醒了一粒种子/紧跟着千万颗种子都睁开了眼睛”。此刻,当我再次回到故乡的院落,我不再是现在的我,是童年的我,少年的我,我多么想“回去”的纠结,引发强烈的共鸣。

有一次高朵芬去阴山看岩画,当她看

到一个图案时,她说那是萨满,然后充满激情地展开一系列联想: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萨满的作用是什么?萨满代表着什么?人们为什么都奉信萨满?假如自己就是萨满,自己在想什么?

“河套平原/宽展而绵厚,胡燕儿们成双成对/首先掠过渠背衔来泥团/紧跟着,一场春雨/浸润了北纬 40 度的辽阔……”作者此刻把自己化作“一场春雨”。雪、雨、山水,天地人,火浴火,铁打铁,水洗水,显然作者早已把自己融入进去,优秀的诗人

以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

高朵芬用十首诗组成了《河套平原,亮出你春天的坦荡来向人间问候》,就行同风、霜、雪、雨,春天用十种姿态对河套进行问候,河套是古老的,情感是火热的,或如大河浩浩汤汤,或如和风千回百转。诗如千帆出港,百舸争流,我独惊艳于高朵芬蓄意的高远。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矗立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读陈志国长篇报告文学《杨力生：乌兰布和丰碑》

■马永真

在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中，英雄模范辈出，灿若明星布满广垠天际。而在此英模谱系中，就涌现出焦裕禄、杨善洲式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杨力生。如同为祖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一生的千千万万的英模一样，杨力生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工作生涯和创下的模范业绩，特别是在他担任磴口县首任县委书记四年、担任巴彦淖尔盟委行署领导二十年间，无论是他在磴口县领导剿匪建政，还是带领干部群众治沙造林、发展沙草产业，为生态文明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都在为造福一方百姓而无私奉献，谱写出为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荣篇章。令人欣慰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更加重视党史教育，更加重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广泛深入宣传英模事迹，这必将鼓舞着我们更加信心满怀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值得欣喜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杨力生：乌兰布和丰碑》一书，已于2022年第四季度由磴口县委、政府作为珍贵的内部资料出版，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学党史、用党史，像杨力生那样干事创业提供了生动教材；也是该书作者陈志国继近几年出版长篇历史散文集《走进磴口》之后，出版的

又一部力作。让我们对此书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通览全书，《杨力生：乌兰布和丰碑》一书除了全景式地展示杨力生在六十多年革命工作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外，该书主要聚焦治沙造林功臣杨力生的感人事迹，讲述他治沙的执着精神，以及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将绿色梦想铸成黄金信仰”，走以绿色为先导、高质量发展的路子等重要问题，对深入总结沙漠治理、巩固沙区脱贫成果以及大力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经验，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杨力生朴实而光辉的形象在河套大地和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在该书中，杨力生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力量，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情怀和顽强奋斗精神。在杨力生的带领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数十年来，沙区人民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一直持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沙治沙斗争，谱写出一部战天斗地的治沙史诗。该书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磴口的沙害程度如此严重，“大风起兮，沙尘蔽日，吞天揭瓦，凶猛如兽……曾经的古地名包尔套勒盖、陶升井、冬青梁子、土城子是磴口无人区……乌兰布和沙漠输入黄河的沙粒

每年多达 7500 多万吨。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如此挑战,这让杨力生焦虑万分,夜不能寐。治沙如救火,已刻不容缓”。追溯既往,“千年以来,沙进人退,汉代垦区被沙吞噬,只留汉墓,荒无人烟”。为此,早在 1950 年 10 月,杨力生就在磴口县召开的“三干会”上提议,决定搞“沿沙设防,植树造林,营造防风林带,保护沙区草木;沿河筑堤,沿堤栽树,营造黄河护岸林带”的建设工程。从此拉开一场全民动员,与风沙灾害作斗争的治沙造林的生产运动序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九年中,杨力生为磴口县治沙造林、农牧业生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磴口县治理乌兰布和沙漠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老百姓说,沙漠害怕杨力生,杨力生走到哪,沙漠退到哪。特别是在“三北”防护林工程中,308 里的锁边林带、50 公里的黄河护岸林带的建设,是杨力生身体力行,带领全县人民为母亲河——黄河系上的绿色宽腰带。1958 年春,林业部授予磴口县“全国治沙造林模范县”的光荣称号。为此,群众编了歌谣来歌颂这个变化:“东临黄河西靠沙,育草治沙好办法;苦战九年黄龙伏,绿树丛中有人家”。如今,在以杨力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治沙人精神的鼓舞下,磴口和河套地区治沙产业覆盖全域,治沙也能致富,“沙害”趋向“沙利”,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显现。这些都可以告慰杨力生老前辈了。杨力生临终时留下遗言:死后葬在磴口县旧地村西沙窝,彰显

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四十多年来,杨力生从担任磴口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开始,他的亲民爱民、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工作业绩无不受到群众的称赞。在磴口县以治沙般的干劲完成《杨力生:乌兰布和丰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出版的过程中,是杨力生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深深地鼓舞和激励着该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和笔者。特别是要感谢磴口县委、政府,他们表示,要把老书记杨力生的事迹和他身体力行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赋予杨力生精神新的内核,并作出《向杨力生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在全县开展学习杨力生、缅怀杨力生,争做杨力生式的人民公仆的活动。倡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杨力生为楷模,继续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奋发有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促进大地增绿、企业增益、群众增收,再造一个新的河套磴口。可以说,《杨力生:乌兰布和丰碑》一书的出版及磴口县委、政府作出的《向杨力生同志学习的决定》正逢其时,是建设美丽和谐富裕磴口宣传动员的一个极好契机,是及时雨雪中炭。让我们追寻着杨力生同志的足迹,以实际行动缅怀学习杨力生同志,把磴口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宜居,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组稿编辑 陈旭]

## 蘸了塞北风的黄河情结

——梁衡散文《开河》读后

■ 薄燕妮

一口气读完梁衡老师的《开河》，便陡生冲动，欲驱车疾驰到黄河岸边，领略那塞北风里的黄河壮举——流凌！

我亦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套人，如梁衡老师所言吮吸着黄河水活命，却从不曾真真切切地抚触这条亘古流淌的母亲河的心魂，实为遗憾。但读完梁衡老师的《开河》，却如黄河“文开”一般，畅快而坦然了。

我被梁衡老师蘸了塞北风的黄河情结“蘸”住了心，他把曾在内蒙古临河县的青春回忆，绽放在《开河》四千余字的横平竖直里——

一是对黄河的深情。全文的描写细致生动，特别是场面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开头的“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结尾的“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支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即便是身在南方未曾见过“大漠黄河”的读者，读罢梁衡老师的文字，大概脑海里心中已勾勒出大气磅礴的国画，周身也浸在自然伟力的震撼中，久久不能平静吧。这些如一支遒劲画笔写就的文字，饱含着梁衡老师对黄河的赞叹之情；这从文字中渗透出的火热情感，又如开河之后吹起的仍有些凛冽的塞北春风，感

“染”了读者。梁衡老师在即将结尾时写道：“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果然，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当人生与黄河交织，奏响了生命求索的凯歌，黄河的水已融入身体血脉且奔腾不息，这就是令人向往的‘天人合一’境界吧……”

二是对劳动的思考。大学一毕业便分配到塞北，参加战天斗地的劳动，这实在是当下年轻人急需补上的一课。劳动到底有什么意义？梁衡老师在《开河》中有着鞭辟入里的“点金”：“我这一年在河套平原生活劳动，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上去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噼噼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她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一是生出感恩之心。梁衡老师又写道：“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动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就把我改造成了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

年的土,担杖(扁担)都记不清压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二是催生出朴素的团结情感。梁衡老师还写道:“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万里黄河边的旷野上。大约这就是在预示一个人将要独立走向社会。”由此可知,劳动的作用三是促使人成长成熟。梁衡老师在《开河》中,给予劳动真诚的赞美,也用黄河沃土上的劳动成就了他华彩的人生,更为当下的青年人上了一节“劳动可使生命更深邃厚重”的哲思课。

三是对生活的热爱。《开河》中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生活由衷的热爱。如: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又如:今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聚义酒、大块吃肉的味道。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这是什么,这就是黄河边上的日子,尽管塞北的风粗犷,但经黄河润泽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红红火火的。梁衡老师不仅没有对这朴拙的粗糙的不加修饰的边疆烟火气感到不适应,反而为自己闻到泥土气息、触摸到了如冰似火的塞外岁月发自内心地喜悦。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黄河边上的人们也令梁衡老师怀念和感动。“一脸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油的大铝壶,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王叔把胡油的香淋进了梁衡老师“寡油少肉”的日子里。姓李的护林员临走时问的一句“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把暖意滴进梁衡老师“形单影只”的日子里。不做作,不矫情,不冷漠,不要滑——乡亲们爱着黄河,更把黄河的品质揉到骨

子里,泼洒到年年要开河的四季轮回中,让梁衡老师踏踏实实地感受着活在人世间的酸甜,人生况味生发: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借气流滑行。这不是妥协,而是应对生活的昂扬姿态和智慧取舍!

四是对奋斗的追求。《开河》通篇闪动着积极的因子,给人以向上的力量。“我就是踏着黄河开裂的轰鸣声走向社会的。”——梁衡老师迈开了成长的关键一步。“我内心里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梁衡老师担起了工作的重任。“我从北京来到塞外,从学校到生产队,再从生产队来到黄河边,被一双无形的手推过一程又一程。”——梁衡老师在时代的熔炉里淬炼。“那么,凌汛过后的我又将漂向何处呢?”——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梁衡老师也曾迷茫。当看到“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竟诗兴大发,且激动得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一捧黄河水泼在自己脸上……梁衡老师在文章结尾处写道:“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在感知了春的味道,目睹了河滩群马的恣意奔放,特别是领导完成黄河开河的防凌汛任务后,梁衡老师仿佛淬了火,借着黄河输送的精神食粮,迸发出十足的劲头和力量,勇敢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组稿编辑 陈旭]